

1940 年

第 1 卷第 2-3 期



3 1515 2688 0

四十年代

1237

265

第一卷 ·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出版

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 (社論)

英德大戰前夕的歐局總檢討

東線與海洋之間——波浪洶湧的巴爾幹半島——蘇土關係謠傳的內幕——在希特勒和平新政勢的裏面——薩爾茲堡會議及巴局的展望——莫洛托夫的外交報告與德蘇關係——英德大戰的前奏

司馬鋒
射 翟

西綫戰爭的總結

思汗譯

西班牙會參戰嗎？

凌嵐譯

蘇聯為何不和英國接近？

劉澍譯

殖民地問題與戰爭

單戈譯

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下)

黔甫譯

今日的「北京」

李磊譯

論哲學史

光 明

顧亭林哲學批判

華 頤

歷史唯物論基礎教程(第一章)

黃 特

讀新哲學談話(書報評介)

廖英夫

民族詞人辛棄疾誕生八百年紀念

趙東原

一天(創作)

高 挺

新中國的兒女(四幕劇)

黎 陽

四十年代大事記

資料室

讀者園地

上海新出版社發行

商務印書館藏

一九三九年的國際

爭民主的浪潮

喬木 著

實價二元九角

一九三九年，是國際局勢變幻莫測的一年，凡是要想理解，今年國際間的變動與發展的人，首先必須正確地把握過去一年中國際局勢演變的來蹤去跡。

本書以最正確的觀點，全面地詳盡地分拆了過去一年中國際局勢的演變過程，實是開切時事者的一部絕對必讀的好書，同時也為研究國際問題者的一部極有價值的參考書，全書三十六萬言。

（三版）
出書

新哲學談話

黃特著 實價壹元壹角

「……因此本書，在寫作的當時，我是自覺的想到，全面性，系統化，簡明和通俗，因為唯此才能使剛讀了入門書的來讀也不覺其深，而讀完了它，便能對新哲學有一個整個輪廓，和比較深入的認識，這樣再去讀深化著作，便可以不感到什麼困難。」（作者自序）

國際問題優秀讀物

一九四〇第一季的國際

今年的春季是國際問題的一個大大的關鍵點和轉捩點，這本書對它作了最精湛的分析 and 指示。

喬木著 實價六角五分

歐洲大戰演義

用演義小說的體裁，通俗的文字，和有趣的內容，把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形形式式都活生生的描摹出來

土勻著 實價五角五分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

意大利參戰了，可是在墨索里尼統治下的實際狀況究竟如何，這是人人所要理解的問題，本書提供了最好的解答。

子晉譯 實價五角

人民之戰

劉漣等譯 實價二元四角

「本書是以一個外國作家對中國事件的觀察所得，用活潑細緻的筆調而寫成的一部報告文學。」

愛潑斯坦氏的這個著作，却更是有着他的獨特之處，它是第一次全面地寫出了抗戰的歷史根源，二年多來戰爭的實況，以及抗戰的前途。尤其難得的是作者站在一個進步和正確的立場，而作純客觀性的描摹；但由於歷史的真理，使他顯然對中國人民為自己的獨立自由而作的鬥爭，表達了同情和欣悅。因此，宋慶齡女士對於這本書曾經作過的介紹，也決非過分誇張的稱譽。她說「本書與任何描寫我們抗戰的外國著作不同，因為牠是分析地具體地說到了鬥爭的過去歷史，以及我們民族革命的未來遠景。每一個中國的朋友都應該讀牠。」

上海

新出出版社發行

地址

靜安寺路四四一號
電話：三三九八

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

司馬鋒

近百年歷史上的二個四十年代，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和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無論就世界史或中國史而言，它們正巧都構成了社會發展的一個轉捩的關鍵點。而從前世紀的四十年代到本世紀的四十年代，這二個歷史的轉捩關鍵點的轉運，却是提供給我們一套完整的歷史變化的規律。

先就世界史而論，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離開一七八九年歐洲資產階級通過法國大革命而第一次建立起來了它本階級的民主專政，正是整整半個世紀。法國大革命的基本內容，原是在於孕育在舊的封建生產關係中的機械生產力的勃長，而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可能，於是它不得不爲了突破包圍在它外面的殘餘的封建胎殼而鬥爭。可是緊跟在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的具體形成之後，歷史的必然却立刻帶來了它的正對立物——無產階級的存在和滋長。從一七八九到一八四〇這五十年的歷史底發展，就正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機構的建立到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尖銳的暴發的第一個階段，粗略地說，也就是從商業資本主義進入於產業資本主義的階段。在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時，農業經濟還是法國的基本生產方式，在約計二千六百萬的全人口中，鄉村人口要占到二千四百萬，用百分比說差不多是百分之九〇。大城市除了畸形發展的一個有着六十萬人口的巴黎和另一個有着十三萬人口絲業中心里昂外，其他超過十萬的就很少。因此當時的整個歷史規律只是商業資本的侵入農村，促使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城市無產階級的推動歷史發展的作用，是還並沒有被提到歷史的議事日程上來。

可是半世紀畢竟不是一個很短的時期，特別是在生產力激發發展的資本主義歷史的初期。到前世紀四十年代，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產業資本主義是已經普遍的奠定了雛形，城市工人的數量是有着高度的增加，光就在當時法國工業部門中并不占着最重要地位的金工業而言，一八三〇年已有工人總數二萬五千人，到一八四〇年更增加到六萬萬人，這較之大革命時代所有城市工人的總數還要多一些。再換一個角度來觀察，那麼在大

革命的前夜用汽機的企业僅有十五家，到一八二〇年已有六十五家，到一八三〇年已增加到六百二十五家，到一八四〇年更增加到四萬家，這些企業的激速擴展和生長同時就正是無產階級的擴展和生長。這一個情形是說明了在大革命當時還不能作爲歷史發展的積極動力底無產階級，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却已經有了質與量的飛躍的進展。他們是開始從自在的階級走向自爲的階級之路了。這一個事實，正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世界歷史的諸特徵底最根本的一個特徵。

伴隨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內在矛盾的日益的外化，實行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是不得不應用其一切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優勢，來防圍和打擊那歷史的定命地要代之而起的無產階級。還在四十年代的前夜，殘酷的無情的二階級間的生死之爭，已經揭開了它往後一個漫長的鬥爭過程底序幕，一八三一年與一八三四年二次的里昂工人的暴動，一八三九年「四季社」在巴黎的大暴動以及無數無產階級的秘密社會的組織和不斷的向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進行作戰，這都造成了後來一八四八年整個歐洲革命高潮的先聲。而在一八三九年路易白雷之出版了他的「勞動之組織」，更是正面的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而提出了接近於社會主義的主張，作爲歷史進入四十年代的有力的呼喊。

在法國之外，這時我們最當注意的當爲德國。一般的說，在十九世紀初葉，德國的經濟情形是遠較先進的大陸法國和海洋英國爲落後的。舊的封建生產制度在鄉村中是還保持着絕對的優勢，城市居民只占到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德國的封建制度的動搖底信號是直到一八〇七年對拿破崙的戰爭中才吹響的，這時小工業始加速度的擴展而又逐漸走到完成大企業的階段，到了四十年代的前夜，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而甚至趕上了法國。當時所有七萬八千家的企業中，已經雇有工人五十五萬。普魯士某一織製廠，佔有一千枚的紡錠，在撒克遜的某工廠，則更備有三千六百枚紡錠。歷

史進入四十年代，由于普魯士之轉入產業資本主義之完成，更幫助了生產力之大大的提高和無產階級之質與量的躍進，它是同樣的從自在階級發展到自為的階級。

因此歷史給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基本課題，已經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了；已經不是僅僅爭取空泛的法律上的平等和虛偽的政治上的平等，而是要爭取現實的經濟上的平等了。惟有根據這一個認識作為前提，我們才可能理解和說明為什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假設完成的作為無產階級社會革命之理論武器的科學社會主義，在前世紀四十年代是替代了資產階級的陳腐學說以及空想的社會主義而出現；並且這一理論的建立是即刻被轉化為具體的革命實踐，當前世紀四十年代中的一八四八年，緊跟在「共產黨宣言」的正式出版之後，普及於整個歐洲的革命高潮是來到了。這歷史上偉大的一八四八年，綜合了法，德，奧，以及其他許多歐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流血的鬥爭，而構成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歷史轉捩的關鍵點具體內容。資本主義終於跨上了下降期的命運，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變成了歷史發展的方向。

我們如上說明了前世紀四十年代的歷史轉捩的關鍵點意義，但歷史本身的不斷發展底動力，促使這個轉捩的關鍵點成為了轉變的決定點。從四十年代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開始，往後的一百年歷史通過了一八五一年第一國際的建立，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鬥爭，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資本主義總崩潰時期的來到，以及最後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成和勝利，歷史的發展規律終於得出了它自己的結論。而俄國革命成功以來的二十年的歷史，就正像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以後的一個革命的傳染時期一樣，這二十年的歷史便正是從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走向世界革命的時期。而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今天，就正展開了承繼以前的歷史發展規律底另一個轉捩的關鍵點，就整個歷史言則它更將成爲一個轉變的決定點。世界社會主義祖國蘇聯的強盛和無限的發展，國際無產階級覺醒的滿底和力量的膨大，使我們清清楚楚的看到這個轉變的決定點，將通過以英德火併爲其具體表現的第二次帝國主義自殺戰而完成。

這樣，從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世界史是提示了如是完全的一套歷史的發展規律。

在二個四十年代間的近百年的中國歷史，同樣正是從一個轉捩的關鍵點發展到另一個轉捩的關鍵點，並且配合了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而也到達於轉變的決定點。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前夜的中國，它的社會經濟結構還是原封不動的封建社會經濟機構，當時主要的生產條件仍是土地，因此基本的統治階級也仍舊是地主，滿清的皇帝便是第一個大地主，在政治上從而是採取了絕對的君主專制政體。而揭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歷史序幕底第一個年頭——一八四〇年，却便爆發了決定此後一百年中國的命運底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是國際資本主義發行了武力掠奪中國的開始，給予「封閉的中國」以第一擊的，便正是作為西洋先進資本主義老大哥的英國。由於前世紀四十年代產業資本主義在歐洲普遍地完成，它加深了國際資本主義找尋市場和殖民地的刺激，這樣，努力敲開中國的門戶是必要的了。鴉片戰爭便是直接的完成了這個企圖。

中國誠然是在鴉片戰爭裏失敗了，可是這一個外強中乾的添入却無疑的推動了並且撥快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引擎，龜步蟬行，「長期停滯」的階段是告一結束，接觸到空氣的木乃伊不但陷入於腐蝕的命運，却更神蹟地獲得了新生，中國的社會經濟機構是開始發生變化並且發展了。雖則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歷史的進法是「一個殖民地化的過程，但由於舊的農業經濟機構之爲國際資本主義的大砲所毀壞，生產力的逐漸增長畢竟也成爲了歷史的必然。從而反封建的歷史課題，才開始爲中國人民大眾自覺地實踐，並且必要地和反帝的任務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近代民主革命便在這裏種下了它的幼苗。這一個事實，正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歷史的諸特徵底最根本的一個特徵。

中國歷史上一整個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從一八四〇到一八四九，就在各方面爲爆發於五十年代的「第一個年頭一八五〇」的太平革命準備好了必要的條件。而太平革命又是後來的康梁維新和辛亥革命的先聲，這一條歷史的鮮明紅線是貫串着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二個交互牽連着的環鏈，而成爲了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的具體內容。而辛亥革命完成以來的三十年的歷史，却正是在爭取這個轉捩的關鍵點底最後實現的階段。歷史進入於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這一個轉捩的關鍵點便正將明顯的通過了神聖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而完成。

這樣，從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中國史是同樣提示了如是完整的一套歷史的發展規律，中國史原來是不能外於整個的世界史而來理解的，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中國歷史轉捩的關鍵點已經和世界史的轉捩的關鍵點結合了起來，中國史必將和世界史打成一片。整個人類歷史的轉變的決定點就將來到

英德大戰前夕的歐局總檢討

射 翟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將是未來人類史上的一個重要界石，在這一天，法國正式向德軍求和。雖然法德雙方一直要到六月廿五日方才真正停戰，但是從整個國際局勢上說來，十七日是最最劃時代的一天。當法國求和的消息在那一日傳佈到全球以後，世界大局立即就引起了一個非常深刻的變化，我們可以說，此後發生的國際大事，幾乎是沒有一件不和法國投降這件事實不密切相關的。

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固然產生了一個全新的國際局勢，然而法國的投降却又領導我們步入於另一個全新的關係中。這二件大事同是歷史上承前啓後的轉捩點。國際局勢的步步向前推進展開，正像舞台上戲文的從一個高潮到另一個高潮似地移向它最後的一幕一樣。歷史是正在飛速地向前躍進了。

但是法國的崩潰對於整個國際局勢究竟有些什麼巨大的影響與後果呢

第一，法國的崩潰與解除武裝使西方「民主國家」失掉了它在歐洲大陸上的最後一個堡壘。沒有法國的陸軍，英國是很少可能在軍事上去擊敗德軍的。就是德軍侵英失敗，如其要單靠英國的陸軍來給德國一個毀滅的軍事打擊，事實上也不可能吧。更進一步說，假使德軍因侵英失敗而燃起了歐洲革命的烽火時，英國的陸軍也是不够去鎮壓它與絞殺它的。

第二，法國陸軍的消滅把整個巴爾幹的均勢傾覆了。協約國現在已經無法制止德蘇在巴爾幹的擴張。敘利亞法軍的停止作戰把協約國在近東的力量根本剷除了，土耳其今日雖然依舊親英，然而單單土國是不足以挽狂瀾於既倒的。

第三，不但是巴爾幹，就是在北非與東非，法軍的停止作戰也使英軍的地位陷於一個非常困難的環境中。意軍現在已經佔到了一個顯著的優勢，英國在東非的帝國生命總隨時有被切斷的可能。

這樣，歐洲的前途事實上只能有三條：

(一) 希特勒因電戰成功，大英帝國的徹底失敗與瓦解。如此，希特勒就將為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最高權威與領袖，而一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歐洲爭霸戰大概不久就將開始。

(二) 希特勒攻英失敗，而英國的陸軍又決沒有力量重登歐洲大陸向德反攻取勝，那末，結果一定是一個雙方互不能取勝的對峙局面。德國既不能渡海，英國又沒有強大的陸軍去擊敗德國，這個戰爭因此必然是持久的。這一個可能的前途，就資本主義世界來說，是最最可怕的。因為嚴密的經濟封鎖與持久戰爭，再加上雙方不斷空襲轟炸，是引起革命烽火的最好條件。如其一旦全歐洲的人民大眾怒吼了起來，德國是從內部崩潰了，偉大的紅軍是從東面而下援助各處的革命勢力了，對於資本主義世界這該是多少可怕的一幅圖畫呀！

(三) 除了上面這二個可能的前途以外，第三個前途當然就是英德的妥協反蘇了。在這一方面，英國的外交始終終不肯鬆弛過，不過，到現在他們還根本不能找到一個可以妥協的「公平基礎」。然而，我們可以先記住，這一個前途英德美意都有追尋之意，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和平的空氣是隨時有復活的可能的。

上面所分析的這幾條綱領是欲瞭解法國崩潰後的歐洲政局所必需具備的基本概念。不明白這幾點，那末，對於此後發生的種種國際現象是根本

無法去窺知它的本質的。在闡明這些概念之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來很具體地分析法蘭西潰以後的國際新事件了。

(一) 東線與海洋之間

在法國投降的前後，最受全世界密切注意的，當然是蘇聯在波羅的海與巴爾幹的一連串帶有預防性質的新行動。

六月十七日，當法國求和的消息遍傳於全世界的時候，蘇聯的機械化部隊却正在浩浩蕩蕩地開入於立陶宛與拉脫維亞二小國。根據本文前面的分析，我們就知道蘇聯這種舉動是完全必要的。法國是投降了，西線的戰雲已經由大陸移向海洋，由馬其諾防線移到了英吉利海峽，如其英國不願使她的帝國整個崩裂，如其一個「公允」的和平條件一時還不能獲致，那末，英德二國的直接軍事衝突似乎已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然而一個英德戰爭的開始，不管它未來誰勝誰負，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總是一樁可怖的災害。德國的侵英戰爭在一部份軍事專家眼中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無論如何那自然要比戰勝法國困難得多。據說德國如其要把五個輕機械化師團的兵士與設備引渡過海，那至少就需二百五十隻運輸艦才能勝任。照現時英國的防禦力量而言，德國大概至少需用五十師的力量渡過海峽，方才有希望可以取得澈底的勝利。這樣，一個大規模和有效的德軍渡海戰，動用的運輸艦數量極少也需有一千數百隻以上。德國有沒有這許多運輸艦可以應用呢？在英國海軍佔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德國要如何去保護它過海呢？德國固然有極好的新式機械化部隊，然而假使希特勒不能把這些機械化設備渡過海峽，它又有什麼用處呢？德軍的欲渡海攻英並不是一樁如何簡單的事，希特勒在法國戰爭中已經損失重大，那末他就是在這較法國戰役為困難的英倫戰爭裏很快地勝利了，他的損失也必然要變為巨大的。何況，當侵英戰爭竟不能成功的時候，他就將面對着一個長期的持久戰，如此，戰爭，貧窮，饑餓與加緊剝削將立刻籠罩全歐，與日俱增，誰能料定那革命的火花不就在此在歐洲爆發了下來呢？

對於這一點，希特勒自己是知道的，英國也是知道的，華盛頓亦早就覺到了，莫斯科則更比任何人懂得透切。

德在慕尼黑會議之前，英國早就知道對德作戰的危險。她的對德宣戰

實在是出於無可奈何的，即自宣戰以後她也不會真正下決心要在西線上和希特勒一決雌雄。現在法國是不但投降，而且也已變成了一個全能國家，為了要維持她的帝國現狀與世界威權，英國今日已經再不容遲疑，她的確在準備抵抗德軍的進犯。她自願英吉利海峽也許要比馬其諾防線可靠得多，但是當她想到希特勒這次冒險失敗以後歐洲將變成何種局面的時候，她是困擾着了。為了資本主義世界着想，英德戰爭是必定要避免掉的。目前英德和平顯然是缺乏任何能使雙方接受的基礎。假如德蘇關係一旦不破裂，那末，英德火拚就一日不能消除，不過，如其蘇聯勢力過份強大了，那當然是德國的惡夢。要使英德妥協，必先要使蘇德的關係緊張起來。英國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加強自己的防務，警告德國說英國之不易侵犯，另一方面却企圖煽動蘇德仇視，唆使希特勒去向東進攻。

這種情勢蘇聯是完全明白的。誰都知道，立，拉，愛這三個波羅的海小國是協約國建立以作為未來進攻蘇聯的根據地的。自從歐戰爆發以來，蘇聯雖然已經和他們有過軍事互助協定的簽訂，但這初非出於她們反動政府的本願，他們僅僅是懼怕紅軍的威力而允許的。事實上這三個小國的反動政府是決不會與蘇聯和衷共濟地一起改善雙方的關係的，這種政府存在一天，那她們和蘇聯簽訂的軍事互助協定就一天有被出賣的危險。果然，在立陶宛，我們就不斷聽到有擄架紅軍兵士勒令供出紅軍坦克車的秘密等情事發生。拉愛二國也有很多違反協定的行動。這樣，蘇聯如其再不同這三個國家重行調整關係，那當第三國進攻利齊格勒的時候，這裏將依舊有着一個缺口。蘇聯不是一個玩火者，她有着極高度的警覺性。當法國的失敗已經變成無可挽回的時候，蘇聯是再不能坐危不動了。十五日，蘇聯先以最後通牒給與立陶宛政府，接着又以同樣的文件致送給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十七日，也即是法國求和的一天，廿師紅軍的機械化部隊已經正式開入立拉二國了。蘇聯這種行動消極地是鞏固自己的戰略地位，絕不授人以機，而積極地說來，也可以算作一種阻德東進的暗示。這種暗示差不多告訴希特勒，如其他一旦有將德軍主力東指的傾向，那末，紅軍不但是有備無恐，並且立刻會得先發制人的。紅軍是全世界政治警覺性最高的軍隊，它隨時都在於動員狀態中的。史太林說：「吾人應隨時在動員狀態下，並準備對付任何武力進攻，俾敵人之一切詭計均無從實施。」這在法國投

降以後，是更加富有真理性的了。

但是在法國求和後的緊急局勢中，蘇聯軍單在波羅的海改進自己的地位還是不夠的。在東歐，蘇聯的舊邊界本來是完全人爲的，其中一些也沒有任何的障礙，但是在去年九月廿八日蘇德劃界協定中所規定的蘇德新邊界上却有着很好的自然防禦線。然而，在德蘇邊界上的喀爾巴什山脈一到蘇羅邊境即沿巴薩拉比亞而轉入羅馬尼亞國境，一直到黑海爲止。這樣巴薩拉比亞對於蘇聯新防線之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當一旦東歐戰爭爆發以後，巴薩拉比亞的軍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何況，它又東臨黑海，地近蘇聯的高加索。在軍事上，這當然是蘇聯的必爭之地。法國求和以後，英國正在加倍鼓動德國東進。自從紅軍開入了波羅的海三小國，英美二國的通訊社即不斷地誇傳德蘇的互相嫉視，十九日的國際社電竟說「德國將以蘇聯或英國爲其第二目標。」這樣，顯然的英美方面始終還認定德國或許有放棄英國而轉攻蘇聯之可能。基於這個幻想，他們盡力誇大開入立境的紅軍數量，謠傳紅軍的集中於立國邊境，到廿二日，英美突然一致宣稱德軍的從西線開向東普魯士，換一句說，就是德軍的從英吉利海峽到蘇德邊境了。不過，幻想終究是幻想而已，廿三日蘇聯即鄭重否認蘇德關係的緊張，並謂德蘇間的友善自有條約明文規定，決不容許有任何的誤解。同時，塔斯社又否認蘇士間有任何的談判。這種否認對於英美方面大該又是值得困擾的吧，因爲這確定地說明了在侵英戰爭之前蘇聯決無意改變現存的蘇德關係。德蘇友善的繼續增加了希特勒向英討價還價的資本，使希特勒的和平條件更不易爲英國所接受，如此，一個侵英戰爭終必要爆發開場，但是那對於資本世界的前途又是多麼濃厚的一重暗影呀！

不過，國際的反蘇陰謀繼續存在着，和平的空氣正在暗暗地散佈，法國的投降已經使德國的霸權更加強大了，巴爾幹也早已整個在向「一軸心」傾斜着。廿二日路透社的羅京電稱：「羅馬尼亞亞爾登聯合各政黨爲一國家政黨之命令後，該國已一變而羽毛豐滿之全能國家矣。」同時該電更指出羅京著名之考倫杜爾報的最近社論，極堪注意，該報聲稱：「吾人遵照一種與軸心國相同的政策，與軸心列強之連繫日益密切。」這樣，羅馬尼亞將逐漸失去她的獨立政策，不久以後，她將全部爲第三帝國的附庸了。羅馬尼亞如其一旦成爲德國的屬國，那末巴薩拉比亞自將隨之而去，這

對於蘇聯的不利是不用細說的。

這樣，蘇聯遂開始她的一個新行動。廿五日法德正式停戰，廿七日蘇聯政府即以最後通牒的形式要求羅國歸還巴薩拉比亞全部與北布柯維納。次日，羅馬尼亞亞主要地因爲得不到德國的援助而不得不勉強同意了。同時，紅軍的機械化與摩托化部隊與降傘隊等立即正式開入巴薩拉比亞，北布柯維納與其他爲蘇聯所要求佔領的城市與據點。這次紅軍進駐的方式是立足於現代的最高軍事技術上的。自廿九日紅軍進入羅境，七月二日即已全部佔領完畢，較預定佔領日期要提早二日之多。

蘇聯的和平收回巴薩拉比亞不但是使她的軍略地位更爲增強，並且還暗示着更重要的一點，那即是德國並不因戰勝法國而放棄對蘇的妥協。但是對蘇妥協不就是向英進攻嗎？果然，這個暗示立即就得到了英美方面的反應。

(一) 張伯倫在七月一日廣播保守黨的擁護邱吉爾爲領袖，決定抵抗到「勝利」爲止。

(二) 美總統於三日簽署「五月法案」禁運四十六種特殊貨物的出口，這顯然是針對着日德意三個國家而發的。

(三) 七月四日英海軍開始攻擊法海軍。

(四) 五日邱吉爾演說稱英海軍之行動就是以事實來擊破和平的謠傳。

對於「和平的謠傳」爲什麼要保守沉默呢？不列顛的決心保衛她的帝國，我們不敢懷疑。保衛帝國就必然要擊擊法海軍，使其不爲德意所獲。但是另一方面，帝國海權的維持，防務的鞏固，那也何嘗不能兼收驅逐瘋狗向東之效呢？如其希特勒的閃電戰爭在本年內不能完成，那末，更多的「和平謠傳」也許還會得不絕如縷哩。

不過，不列顛決意抵抗的表示可曾得到它的效果呢？七月四日，德外部公佈第六號的白皮書，內容完全是透露英法過去反蘇的陰謀的，並且還有許多牽涉到土國之處。次日蘇聯消息報即著論批評這個文件，並大事斥責英法的反蘇陰謀。很明顯的，這暗示着德蘇雙方今日全都還有妥協親善的需要與願望，戰神的巨靈之掌依舊在威脅着英倫三島。但是真正的英德戰爭還不會來，歐洲的前途仍是在於東線與海洋之間。

榜樣徘徊。

(二) 波浪洶湧的巴爾幹半島

自從六月廿八日，羅馬尼亞決定接受蘇聯的要求以後，廿九日蘇聯即下令全國總動員以應付匈保的領土要求。同時匈牙利政府也就調大軍到羅匈邊境。但是這種風雲雲霧的局勢，一到卅日就漸見和緩，這顯然是德意二國對匈保加以壓力所致。至於德意對於此次巴局的態度，我們可以從下面二個海通社電訊中去看：

(一)卅日海通社羅馬電，內稱：「軸心國家之主要目的之一為維持巴爾幹的和平，及防止歐戰的擴大。關於匈保問題，意國人士認為可待歐洲最緊急之問題解決之後，再行着手。」

所謂「最緊急問題」者當然是指征服英國而言的，換一句話說，德意意下欲匈保二國暫時按下慾望，待英國解決以後再說。

(二)七月一日海通社柏林電：「德國外交部發言人稱：關於德國將於西歐戰事結束後援助羅馬尼亞之消息，並非事實。此項推測為不明歐局之表現，徒足增加東歐恐怖情緒而已。」

很明顯的，這是一個德國安慰匈保的聲明。換句話說，德國一方面雖然勸匈保暫時按下慾望，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又給匈保一些希望。因為如其匈保知道西歐戰事結束以後，德國將援助羅馬尼亞的話，那末，她們必然要乘現在的機會以武力，或甚至於結好蘇聯來達到她們的宿願了。

從上面看來，德意的態度很明白的是要保住巴爾幹半島的和平，她們暫時不願在東歐發生任何戰爭。

(一)歐洲本年收穫不豐，德國與其他被征服的國家冬季俱有饑荒之虞。如其巴爾幹再因戰事而更影響收穫，那末日勢將不可收拾矣。

(二)自從意國參戰，美國禁油出口以後，德國的機械化部隊對於羅馬石油的依賴極深，因此，她暫時不願意羅馬捲入於任何種類的戰爭。

(三)一個羅馬向戰事的爆發，再加上一個德意的武力干涉，必然要引起蘇聯的猜忌與新行動，這都是德意二國現時所不願見的。

(四)德國不久就要來一個和平攻勢，但如其巴爾幹突然發生了戰爭，在對價還價方面，德國就不會十分順利，至少英國的反應將更為強硬。

基於上面這幾個原因，德意正竭力要求維持巴爾幹的和平，唯其是要求和平的緣故，德意就不能太偏於一方，也不能強行排解，不然，那受損害一方就有可能引起戰爭，或竟向蘇聯投降。因為了這一個緣故，此次巴局的擾攘遂不能盡如德意之意迅速解決，而一直延長至今。

德意方面之所不願見的當然也就是英美之所最願促成的。德國既不願在巴爾幹引起變動，那英國當然就唯恐巴爾幹不亂了。

(一)巴爾幹半島一發生戰事，就可以延長德國侵英的日期，這將可使她得到較為充份的時間以加強防務。

(二)一個巴爾幹戰爭，或許會引起參戰各國的國內革命運動、任何德意的干涉將足以與蘇聯發生正面衝突。

匈保三國看透了德意有着這許多的顧忌，因此才敢在德意的勸告之下討價還價地爭執她們各自的目的，使巴爾幹的擾攘歷久不決。自從蘇聯佔領巴薩拉比亞與北布柯維納之後，羅馬尼亞事實上已經不能再向匈保讓步了，不然，政府在國內的威權必定會一落千丈，不但國家要立刻變成四分五裂，並且還保不定要引起國內的農民與騎太人的革命來哩。羅馬之雖然在四面楚歌聲中，還不肯讓步，其故也即在此。至於匈牙利，則收回外錫爾凡尼亞之心，廿餘年來固未曾有一日或忘，在巴爾幹凡尼亞被蘇聯所佔領以後，若再不能一償素願，那匈政府自將為國內輿論所不滿，萬無倖存之餘地。但是在另一方面而說來，若匈國因過份強硬而引起戰事，那她一定更見絕於德意而陷於完全孤立之地位，此外她國內情況也未見安謐，革命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此，匈牙利一面固然對蘇聯強硬不肯空手而返，另一方面却也同意以談判的方式解決之。說起保加利亞對於杜布魯迪要求的歷史是要比匈牙利更為久遠哩，自從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把杜布魯迪（一個在種族上完全屬於保加利亞人的土地）割給羅馬尼亞以後，保加利亞是一直到現在從不曾忘掉過的。因為蘇保近年來關係良好，保國對於杜布魯迪的要求也始終受蘇聯的同情，這樣，德意二國既怕保國之全部陷入於蘇聯之懷抱裏，又不願與蘇聯的立憲背道而馳，她們今日對於保國的要求自然是不得不加以贊助的。此外，對於羅馬而言，外錫爾凡尼亞占羅馬全土四分之一以上，物產豐富，人口衆多，一旦割讓以後，對於她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對於杜布魯迪則不然，領土既小，人口不多。物產也不算豐

富，就是割給了保國，也還不大受影響。因此，無論從那一邊看來，羅保間的爭執是要比羅匈間的爭執性質輕得多，也比較容易解決。

因為德意的勸告，七月二日羅匈乃不得不進行雙方撤軍談判。撤軍的意義當然就是說雙方是準備以談判的方式來解決一切了。這當然是軸心國家外交上的一個很大的勝利。不過，合衆社三日即論羅匈邊境衝突，巴爾形勢又緊，但是四日海通社匈京的電報立刻宣稱匈京負責方面已嚴重否認羅匈邊境有任何衝突等情事，將是項消息看作帶有惡意的謠言。七月五日羅國於親德內閣成立，以大實業家與親德派領袖吉爾社為總理大臣。情勢是更形複雜了。不過，由羅國與蘇聯，匈，保的關係，這個新的親德內閣，柏林對之却並不如如何熱烈。

因為羅匈問題雙方意見相差太大，不易解決的緣故，七月十日德政府乘意外相在德之便，特遣匈總理外長至柏林晤談。據海通社羅馬電訊稱，「意國對巴爾幹局勢之意見為：

1. 軸心國經過此次戰爭，聲譽及勢力均將大增，東南歐既在軸心國勢力範圍之內，解決各項問題，必較為容易。

2. 羅國新閣申明羅國將追隨軸心國的政策，因羅國對改變該國疆界的辦法，當不致堅決反對。因此，在戰事結束後，匈保要求若得德意二國的同意，自當有達到之可能。」

這電雖非直接關係德匈談判，但頗能反映出此次談話的一部份內容。由於意匈關係之密切，意國對此的意見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希特勒或許會根據上述二條理由，再加上個人的對匈「同情」，要求匈國暫時忍耐，切勿以武力解決。但最後或更向匈表示彼將與羅保二國一談，並代為互相勸導準備一三國互相直接談判之基礎，先得到一個暫時的解決，穩定局勢再說。

由於匈國對於這一勸告之接受，巴爾幹局勢才大見鬆動內七月十四日，羅國遂下令開始局部復員。至此，巴爾幹的武裝衝突至少已經暫時可以避免，緊張的局勢寬弛以後，接着而來的就是一個三國直接和平和談判的時期。

(三) 蘇土關係的內幕

在巴爾幹局勢混沌的當兒，德政府曾經發表二樞要的文件：(一)

七月四日發表的德第六號白皮書，(二)七月十日發表的祕密文件。這二個文件中不但透露着英法積極攻蘇的陰謀，尤其重要的是內中全都涉及土耳其在近東的活動。德國發表這二個文件的意義一方面固然是欲破壞英蘇的任何接近，另一方面却又企圖去把蘇聯的注意從德意勢力範圍的羅馬尼亞移轉到英國在近東之與國——土耳其。接着英美的通訊社即盛傳德駐土大使巴本活動甚力，適當蘇駐土大使返莫斯科的時候，路透社與合衆社遂疑神疑鬼地謠稱蘇聯已向土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控制達且尼爾海峽。蘇聯一個黑海國家，達且尼爾海峽對地當然是重要的。自芬蘭割讓卡業里亞地頭，波羅的海三小國改組政府與羅馬尼亞歸回巴薩拉比亞與割讓北勃利維納之後，在戰略上蘇聯的唯一弱點大概只有在近東的黑海一帶了。誰都知道，蘇聯最大之巴古油田是處與黑海為界的高加索，如其土國一旦與蘇聯的敵人為伍，它就立刻變成敵方一個極好和極理想的攻擊目標。無疑的，如其一旦時機來到或事機危急的時候，蘇聯是一定要設法去補救她這個國際上的缺陷的。不過，在七月初旬的當兒，蘇聯至少是還認為時機未熟哩。

(一) 土國是英國的聯盟國，對土作戰將有引起英蘇正面衝突的危險。英蘇關係雖然是未見良好，但是蘇聯今日對於資本世界的態度是絕對中立，決不願與其中的一方過份敵視。

(二) 土國今日雖然失掉了敘利亞法軍的援助，可是她在巴爾幹還有一些安定力量。希臘與南斯拉夫今日尚能保住一些獨立行動，土國的勢力決不能抹殺。蘇聯與德意的外交關係現在雖屬友善，但那僅僅是立定於權力政治 (Power Politics) 上面，二方本質上的差別却正像海一樣地深的。蘇聯過去不願英法的勢力過份穿入巴爾幹半島，但對於德意在這方面的擴充亦不願見之。蘇聯與南斯拉夫的恢復外交關係就是一個例子。不過，在侵英戰爭未曾開始之前，任何蘇土的軍事衝突皆引起希臘與南斯拉夫的孤立與向德意的完全屈服。

這樣，蘇聯在這當兒過早地向土提出要求。這種有希望引起蘇土的軍事衝突與德意的制伏希南三國，那是非常不智的。在侵英戰爭不會真正開展的時候，蘇聯至少現在不願與土發生軍事衝突，她的政策是嚴守中心，

不願特別仇視任何一方。

因此，十日的喬傳次日即遭到蘇土雙方的否認。十二日，蘇聯更正式否認她曾對於土國有任何的領土要求。唯土國政界則把此次喬傳完全歸之於德國的陰謀，十三日土外長的演詞更公開的表示這點。

蘇聯的否認向土提要求，就是暗示說，她暫時不願與英美作公開的利益衝突。在德意方面說來，這當然是很為失望的。這個暗示果然立刻在倫敦方面得到了反應。十二日，英外次白脫勒在下議院即聲明英國歡迎增進英蘇二國的邦交。十七日莫斯科的電報又聲明英駐蘇新大使克利浦斯與史太林曾作懇切的談話。但是十八日的合衆社電却透露出一點，據說史太林曾明確地告訴克利浦斯，說蘇聯不信任德國的統治歐洲將對蘇聯有何種危害，蘇聯始終在歐戰中採取一錨對中立的政策。

事情的真相是逐漸明朗化了。蘇聯的外交政策始終是欲站在歐戰火花之外，絕不參加任何那一方面。她一方面固然不願德意在巴爾幹再有任何擴展，不願與英國作正面衝突，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却也沒有和英國發生更密切的關係的準備。不管人家對於蘇聯有多少的誤解，蘇聯的目的一向是增強與鞏固自己的地位，隨時準備打擊一切反蘇的陰謀與進一步擴展與倍養世界社會主義的力量。

(四) 在希特勒和平新攻勢的裏面

自從十日德意匈會議滿意解決與十四日羅軍復員以後，巴爾幹的戰爭氣象已經至少暫時吹散了不少，接着十九日，希特勒就向德國會演說，正式對英作最後的和平呼籲。這篇演說中並未提及具體的和平條件，但他的以戰勝者姿態出現顯然就暗示着和平條件的苛刻。希特勒一面要不到列強作「最後理智的反省」，另一面却又聲明「毀滅英帝國本非余之本心，亦非余之目的。」

希特勒的和平條件是什麼呢？以今日德國的立場上看來：第一，不用說。當然是英國的承認德國在歐洲的統治與殖民地的重分割；第二，英國必需實行巨大的單面軍縮程序。不達到這二個條件，柏林是不願接受英國的和平的，這是一個事實。

從英國的立場上看來，一個屈辱的對德和平，目前也萬難接受。第一

，不列顛在全世界的威權將大受打擊，不但各治領將加強離心力去投奔新主，並且像印度這種地方，巨大的革命浪潮也是無可避免的。對德屈服就是不列顛英國的整個瓦解。第二，在這種條件對德屈服將為目前國內輿論所不容，就是一旦簽訂以後，不列顛本土的革命高潮，亦將不能克制。

希特勒雖然要英國作「最後理智的反省」，但是「反省」的結果，不管這個戰爭繼續下去對於資本主義世界有多少危險，為了要保全帝國，不列顛還是要繼續戰爭。

在爭奪世界盟主的一面，英德二國是絕無妥協的餘地的。不過，在抵抗她們同一的階級敵人的那一面，她們却處處都有妥協的必要。如其沒有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存在。這個和平空氣就根本不值得我們去重視。但是今日因為有了蘇聯這個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背後，這種和平呼籲就有着一一些更深的意義在內了。

英倫大戰現在尚未爆發，然而如其一旦真正開始了，對於資本主義世界該是多大的一個災害呀。希特勒要不列顛作一個「最後理智的反省」大概就是着眼於這個地方吧！

不過，要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就必需雙方互相讓步妥協才行，這裏，英德手中各自有着一副牌，而且互相在對價還價着。這二付是什麼牌呢？德國手中的牌就是德蘇親善與巴爾幹局勢的穩定。英國手中的牌就是一條英吉利海峽與德蘇暗中互相戒懼。

法國投降後英國的竭力增強防務與擴張空軍，不但是防衛英倫所必要，並且同時也是加強與希特勒對價還價的資本。

為什麼英國今日還不肯與德國談和呢？主要是因為目前她這副牌還不夠強，還不够去得到一個「公道的和平」。果然，廿三日，英外相哈立登克斯在無線電廣播中就宣稱：「希氏自稱不欲摧毀英帝國，但其言論中並無和平必以公道為根據之建議，亦無承認歐洲他國有自決權之一語。」同日合衆社東京電，據稱「美高級行政方面頗對該演辭表示歡迎，此間人士認為現非民主國家接受和平之適當時期。」

這等於是說，英國手中這付副牌現在還不够強，因此，談判和平尚非其時。英國並不會完全杜絕和平之門，在「適當時期」內，任何「以公道為根據之建議」，英國是隨時準備考慮的。

何時才是一個「適當時期」呢？（一）如其德國侵英不能像想像中的順利，而德國內部又有不安之狀的時候，這時英國的牌當要比現在強多了，「適當的時期」自然也就近了好多。（二）蘇聯的勢力過份強大而繼續向德意努力範圍擴張領土的時候，這時英美心目中的最當「適的時期」，就稱真正到連和平的試探自將得到誠意的思考。

果然，十九日波羅的海之小國的投票揭曉，勞動派佔絕對優勢，廿一日合衆社從紐約來的電報就看到了一線曙光，內稱：

「蘇聯已成爲德意二國之謎。希特勒元首與莫索里尼首相均對史太林側目而視，而對史太林第二步野心之趨向作不安之估計。際此德意擬對英子重大的攻擊時，二國或特別關切視蘇聯。歐洲方面盛傳德軍最高司令部對於進犯英倫之後果，缺乏一致的認識。又聞希特勒元首的若干將領曾勸告謂攻英之舉事在必敗。若然，而同時蘇聯復進一步尋求其領土的擴張，則戰事的全局即將立轉，戰局的不安定實無如今日歐洲的形勢者。」

所謂「立轉」云者。當然是指由海洋轉到東線而言，而所謂「歐洲戰局的不安定」云者，意即謂此種轉變隨時俱有可能罷了。此種看法與希望，紐約時報的羅京訪員杜蘭第在同日更有較明白的敘述，杜氏說：

「現對付征服英倫，在德人爲之是否較拿破崙爲易，而德人是否不致蹈拿破崙覆轍一層，漸費猜疑。拿破崙既不得志於英倫，乃率其大軍東向莫斯科，此種史事，得勿重演於今日乎。十月前德人曾自謂七月十五日前後，卅字旗將飛揚於白金漢王宮之巔，今此諺詞已一變而爲希特勒的和平哀的美教書了。惟此種發展，並不轉移德蘇進兵之事實，亦不致改變蘇聯所抱去年八月自種惡因，今後或將自食其惡果之恐慌。」

但是，十九日波羅的海之小國的投票，勞動派極佔優勢，廿二日，立拉，愛三國的新國會公然公開決定請求正式參加蘇聯了。不過，德蘇關係表面上依然如故，並無緊張之狀，合衆社所說之「立轉」却依舊遙遙無期。希特勒的和平攻勢是過去了。大規模的侵英戰爭却尚未來到，全世界的注意中心又再度回到了巴爾幹半島。

（五）薩爾茲堡會談及巴局的展望

自十日德意匈三國會談以後，巴爾幹的戰爭空氣確已和緩不少。但由

匈總理外長返匈後之言論觀之，似乎匈國雖然同意不用武力，而軸心國家亦給匈國以保證，必向羅國勸告盡可能和平滿足匈國的願望。和平攻勢過去後，德國即於廿三日通知羅保二國，召開薩爾茲堡會談。然而在會談之前，巴局即早有擾攘。因爲軸心國的支持匈國，羅國實處於一個非常艱困的境遇中。前面，我早已分析過，羅保糾紛將較羅匈容易解決，因外錫爾凡尼亞的割讓，對於羅國影響太大，那是一個有關於羅國生死存亡的問題，羅國當然要堅強掙扎的。廿三日國際社向京電，據說「羅總理古爾杜表示，苟軸心國完全袒護匈國的要求，則惟有使羅國陷於絕地而已。」此外並稱「軸心國意欲支持匈國，羅王將不保於位。」

這樣，羅國的恐懼德意援匈是顯然的，同時外錫爾凡尼亞對於羅國的重要性也已透露無餘了。在薩爾茲堡會談的消息傳出後，羅國的外交攻勢立刻就來了，茄芬哥突然被委派爲羅國駐蘇大使。廿四日，蘇聯政府即對此加以同意。顯然的，這暗示着蘇聯一方面固然贊同保加利亞對羅的要求，但在羅國的爭執中却又又有支持羅國的傾向。於是，德蘇二國的外交戰正在暗中開始了。

廿八日羅總理外長至德，即於希特勒舉行談話，次日即離德赴意。廿七日保總理外長亦至薩爾茲堡與希特勒會商，傍晚即乘車返保。至於二處談論的內容則嚴守秘密，極不易猜測。不過，有一點似可確定，由羅總理外長的言論中以及此後的羅國的行動中看來，希特勒恐並未過份強壓羅國接受匈國的全部要求。原因大概是懼怕羅國之投入於蘇聯的懷抱中的緣故。此次會談中，甚至希特勒可曾有任何確切具體的建議亦屬可疑，大概僅在原則上勸告羅國讓步，具體辦法則規定有關保三國直接商談之。

如此，薩爾茲堡會談除了勸告以外並不會解決什麼。真正的具體解決還須有待於有關保三國的直接談判。但是，談判的問題複雜，中間的障礙與曲折必多，目前雖然談判的聲浪漸激雲霄，但是真正正式的談判却至今尚未實行。

利用軸心國家在巴爾幹的顧忌和與蘇聯的微妙關係，羅國的態度是始終頑強着。八月九日，羅總理發表廣播演說，內稱：「爲保持東南歐的和平，羅保匈三國間的問題，必須加以解決，但困難在於僅有一方準備成立諒解，羅國希望以互相讓步的基礎獲得持久之和好。羅國境內雖有匈人一

百四十五萬，保人十六萬，然保國亦有羅人十八萬三千，匈國亦有羅人六萬至八萬之多。外錫爾凡尼亞的六大城市，居民均以羅人爲最多，雙方均應以妥協的精神覓致折衷的辦法，同時適應民族的原則而不致違反正義。

羅國的態度雖然堅硬，但對於保國的要求却無論如何總容易解決一些。保國的要求較匈國要爲羅國容易接受得多，而保國背後的撐腰者也較匈國爲多。八月一日，保國希哥夫將軍在德備受歡迎，顯係德國因恐保國的全部親蘇而忿忿地送以秋波。海通社六日保京電，更說保京人士「以爲羅國已願接受保國要求，無可懷疑，倘羅國有驚人的舉動，德國將加以干涉。」這樣，廿五日英國固然表示支持保國，而德蘇二國對保態度又復一致，羅國如有不合，德國當然容易出而干涉了。照此看來，羅國對保要求遲早終須加以滿足，而羅保二國問題的解決爲期也必不在遠。

最困難的還是羅匈間的糾紛。海通社六日羅京電，內稱「羅國政府前閣員卜浦，頃於本日在『宇宙報』上發表一文。略謂：外錫爾凡尼亞之羅人決不願接受匈國的統治，任其破壞羅國政治的統一。」同日合衆社羅京也有一段富有興趣的談話，據說「鐵衛團領袖昨晨告合衆社稱：倘外錫爾凡尼亞的任何部份讓予匈國，渠等將收回對於其內閣閣員之援助。」這樣，羅匈二國的談判自將枝節橫生，真正的解決恐怕不但日期久長，並且還需第三者從中排解。

(六) 莫洛托夫的外交報告與德蘇關係

在蘇爾茲堡會談之前後，英美法之通訊社曾經不斷地發出許多德蘇關係惡化的謠傳。廿八日合衆社消息更稱「德人謂彼自願將用于比法戰後之軍隊安置於新營帳中」。此外，合衆社與路透社的關係係德軍運到德蘇邊境之消息日有所聞。他們不是說蘇聯嫉惡德國，定是說德國恐懼蘇聯。但是八月一日莫洛托夫的外交演說却給與此種謠傳一無情的打擊，莫氏述及德蘇關係時明確地說：

「德蘇關係因一年前簽訂協定結果已發生重要轉變，吾政府絕對遵守是項協定。當蘇聯在西方實施政策時並未與德發生糾紛，此實得力於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之締結，同時該協定成立後，德國已不復有東顧之憂。最近

歐局之變化，非特未減弱德蘇不侵犯公約之力量，且已證明其重要性。近來外國報紙，尤其是英方報紙屢次推測德蘇不和之可能性，且以德國力量擴大一點向吾人恫嚇，實則此種謠言與恫嚇，已由吾人與德國一笑置之。吾人頃鄭重聲明德蘇之友好關係完全基於二國之共同利益，而絕非偶然之過渡辦法。」

這種明確的字句對於那些希冀德蘇不和以謀解英倫戰爭的人該要如何失望呀！德蘇二國之友好關係實基於二國的共同利益，在法國投降以後，這種共同利益顯然還依舊存在着。事實上，除非一個侵英戰爭的急遽完成，德蘇關係暫時是決不會發生何種變化的。

莫洛托夫當述及今後蘇羅關係時，即說自當「順利進展」。這樣，過去英美通信社所稱蘇聯要求羅國改組人民政府等消息當即不攻自破了。這就是說，蘇聯對德現在非特沒有什麼嫉視，並且連爲德國關心的羅國，蘇聯目前也不致對她有任何新行動產生。

在闡明最近德蘇關係這一方面，莫洛托夫此次的演說是非常重要的。而柏林方面對於這個演詞的表示歡迎更將使英美方面感覺到要從海洋轉變到東線之非易。正如柏林人士所說「此後德蘇的友好關係當不致再爲人所誤解矣。」

(七) 英德大戰的前奏

自從莫洛托夫闡明德蘇二國的友好關係以後，德國當然已無東顧之憂。巴局雖然依舊混沌，但經十日之德意會談與蘇爾茲堡會談之後，陰雲密佈的戰雲却也已暫時吹散了。不過，雖然在這種有利條件下，希特勒的和平攻勢依舊沒有效果。倫敦似乎要決心保衛他的帝國了。德國要求英人作「理智的反省」，但「反省」的結果，她們依舊要保衛他們的帝國與威權。現在全世界的注意力又再度落在希特勒的身上，要看他如何征服英倫。有許多軍事專家都說德軍渡海攻英實無把握。有許多人說，侵英是一件艱巨的工作，需要很久的準備才行，德軍侵法損失浩大，一時難難補充，今年恐怕要來不及攻英了。

但是英國這二個月來，防務即已鞏固不少，空軍實力與飛機生產也已增高甚多，一到明年，恐怕事實上是很難攻入了。何況，有着美國的援助

到了明年，德國的空军優勢否保持也難說。問題是，如果明年，英吉利海峽將要被浪滔天了，運兵自當更增困難，何況再過數星期，三島就將大霧迷天，用軍益當不便。英國的宣傳會經數次警告德國，今年歐洲將發生巨大災荒的。他們說，如其在三個月內，德國不能征服英國，那末，英國就可以有持無恐了。

希特勒對英的閃電戰爭要何時才開始呢？不但是英國，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引頸仰望。

海通社羅馬一日的電報忽然給了我們一些新的暗示：「意大利新聞報作者文稱：攻英之戰將不與攻法之役相同，攻英戰策之差異，非因英為島國，實因英帝國之廣大。此役將以消耗戰為主，以消滅敵人之抵抗力，並須消滅世界各處協助英國的軍力。德意業已議決採取此項方法。目前德國已用有系統之辦法使英國之整機構瓦解，及使其與外界隔絕，結果英國必因而喪失攻守之大部份力量。此非但可決定戰爭之結果，抑且為在英土作戰之先決條件。因此，德之突降轟炸機，及摩托魚雷艇，正在每日削弱英之抵抗力。意國之工作為封鎖地中海，攻擊各區之陸海軍。意國對於英帝國各核心之攻擊，對於政治方面影響亦大。英日關係之日益緊張，及印度獨立運動之抬頭，均視為意國行動之結果。」

據此而言，軸心國對英將暫時避免作渡海進攻之舉。七日意軍之三路進攻英屬索瑪里蘭，以亞丁灣之齊拉與培比拉港為目標，或許可說是意軍執行她的任務與實行這個戰略的一個例子。意軍現在正企圖截斷英帝國紅海的交通，煽動回教民族起來反抗英國，另一方面更鼓勵印度人民的反英獨立。

自八月八日起，德空軍即不斷空襲英倫，並且還一次厲害一次。有人說，德軍即將渡海攻英了，因為德國的戰略與經濟機構都不能延長到明年的。也有人說，德機空襲英國的目的是在於消滅英國的空军與發現防禦之核心。一俟英國空军消滅以後，一個攻英的閃電戰爭就將接着而來了。但是另外又有一部人以爲，德國這種空襲僅只是一種加緊的耗消戰，並不是閃電戰爭。

不管人家怎樣說，德軍的戰略是奠基於速戰速決這個基礎上面，大概是不會差的。除掉有意外的事情發生，我想一個真正的攻英戰爭（不管是否

什麼形式）總是不遲了的！

一個攻英的閃電戰爭要何時開始，現在全世界都在迷茫着。但是一旦當它真正開始以後，它的結果將不但要立刻影響到全世界各地，並且對於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存續問題也將大有關聯哩。

八月十五日於香港

（上接十六頁）

襲開需要略事停息的，但希特勒却並不等待。在鄧扣克失陷的第二天，德國以猛攻洛索姆——愛納線長約一百英里的戰線開始其進犯的第二階段。這一忽促準備的防禦形勢，稱爲「魏剛防線」的，實際上，祇有放步哨的一點寬度。當它被襲擊時，法軍會企圖應用德軍在上次大戰中每遭聯軍進攻時，收到良好效果的戰略，即容許敵軍攻入第一道防線，然後在後方的防禦據點上予以殲滅。但德軍機械化的配備和人數的衆多終於使它完成了法軍的大慘敗。

與一九一四年對比

法國在一九一四年戰爭中前線上的損失和一九四〇年在佛蘭德災禍中的損失相比，有許多地方顯然是相同的。在一九一四年的第一個星期中，法國由於奮力地實行第十六條計劃之決勝的進攻戰略而喪失了三十萬人。到一九一四年的八月底，他們在每一處地方失敗了，於是不得不放棄他們的計劃和戰略。他們同樣地被迫革除了大批的法國官吏。在一九四〇年，那珍貴的甘茂林戰略和法國的整個戰爭計劃在佛蘭德之役遭致到更大的損失而完全被粉碎了。在一九一四年時，霞飛將軍還有可能利用德國所犯的錯誤，即當前進的德軍在馬恩（*Marne*）地方停留了下來，致使聯軍可能準備了一切的戰爭資源去進行一個長期的消耗戰。但在一九四〇年德國總參謀部不再有任何錯誤可能爲聯軍所利用的了。

佛蘭德的慘敗掃除了迄今爲止協約國政府對於戰爭的可笑的胡塗與空想的樂觀主義。英國人通過了一條立法將一切人力和物力直接歸政府所統制，他們證明了：在事實的面前最後終於覺醒到他們是決不能在國內供給着一百萬失業者的奢侈而從事於一個對抗極權國家的主要的戰爭的。



西線戰爭的總結

By H. A. De Weerd
思汗譯

五月十日德軍開始了他們久已等待着的西線的侵略，他們並未因為挪威戰役的光榮而停頓着。希特勒在這一天的命令中告訴他的士兵們說，未來二千年的德國的歷史正依靠着這一結果。這一次德國的進攻的力量，恐怕以及難以理解的速度，震驚了全世界，甚至於震驚了德國人自己。攻下荷蘭和比利時比較丹麥和挪威更是容易了，納粹機械化部隊突破了北部準備完密的防線，五天戰勝了荷蘭，十八天戰勝了比利時，包圍並驅逐了佛蘭德（Flanders）區域配備良好和訓練過的聯軍約有四分之一，而在三星期之內進抵了索姆——曼納——馬奇諾（Somme-Aisne-Mainot）一線。海口已在德軍的手中，他們已在這樣的一種地位上：再向法國進攻，或是展開對英的侵略。

歷史上大戰的過程從未進行得如此的迅速。戰爭的先念的概念，武裝地帶的防禦力，空軍的進攻以及海軍力改變的情形，從未在這樣一種軍事混亂的迷惑的奇蹟中轉變過。法國所慎重地堅持着的戰前的戰略防禦的軍事數條在戰場的烽火中消失了，興奮的歷史中的「鎮靜的甘茂林」被掃在一邊了，馬奇諾防線被擊破的迅速，勢如破竹。由於沒有準備的領袖和驚惶失措，英法被迫面對着歷史上空前的軍事慘敗。

目前顯然是太早企圖對於這一空前的大戰作一個詳細的估計，但事件的主要趨勢却是宿命地清晰的。協約的軍事評論家，從赫德上尉以下曾熱望地期待着德國在武裝的馬奇諾，比利時與荷蘭防線崩潰的一天。在戰爭開始的八個月，這正是甘茂林戰略的要旨。正是由於準備這一萬一的事件，波蘭被容許毀滅而並未得到外援，挪威和丹麥被批准納粹的勝利而並無嚴重的干涉。很少協約和中立的評論家曾經準備那業已到來的震驚。

五月九——十日之夜，當德國空軍在西線的活動暫時休息的時候，大批德國的轟炸機隊和降落傘兵突然襲擊荷蘭，比利時以及法國北部的機場

。第二天早晨，里賓特洛甫送交駐柏林的荷蘭和比利時特使的要求，祇能作為對過去協定的意旨相反的觀察。第二天，在荷蘭的戰爭已充分的轉變了，因為德國的降落傘兵和第五縱隊的代理人已佔據了海牙和羅特丹（Rotterdam）的一部分。

荷蘭小國首都的軍隊，包括四師正規軍，二旅機械化部隊以及一切後備軍，總數約有四十萬人，根本沒有準備過去抵抗目前所遭到的這一種進攻。該國不滿三百架飛機的空军力量，由於機場的被毀，已無法升空迎戰，小規模的防空設備會擊落了幾許納粹的飛機，但不久就完全被毀了。德國機械化縱隊如利刃一般割斷了伊塞爾和格蘭勃防線，而荷蘭軍隊的後方已完全處於非常混亂的狀態中。轟炸和降落傘兵的進攻不久毀滅了阿姆斯特丹，羅特丹和海岸的大部分，橫跨麥士河（Maas River）與瓦爾河（Waal River）河口的摩爾狄克橋（Moerdijk Bridge）完整地為德軍所佔。經過五天無效的抵抗之後，皇家的家族飛往英國了，溫格爾門將軍（General Henri Winkelman）停止了抵抗。經過了一百年的和平和無比謙遜的舉動的記錄，屈服的荷蘭人似乎應該得到比較納粹委員西塞斯——啟各德（Seyss-Inquart）的溫柔的憐憫更好一點的東西的。

比利時的抵抗

德國同時展開的對比利時的進攻所得到的印象是該國與一九一四年遭到侵略時比較，似乎已有更好一點的準備了。在武裝的鼓木——那慕爾——列日（Givet-Namur-Liege）的諾斯（Meuse）防線以及亞爾伯特運河（Albert Canal）一帶，比王里根樸特三世率領了六師步兵，二師騎兵加上要塞防軍和後備軍，總數大約有四十萬人以上的軍隊。該軍的紀律，訓練和配備是遠勝於荷蘭軍隊的。在列日新建成的防禦以及沿着亞爾伯特運

河的鋼骨水泥的橋關險要，似乎是擁有相當堅強的防禦力的。但依末爾要塞 (Fort Eben Emael) 和它巨大的圓形坦克堡壘竟在納粹侵略的第二天失守了。亞爾伯特運河上的橋樑之被德軍所佔，致使那種地位成爲側面受擊了。比國小的空軍力量會遭到荷蘭空軍同樣的命運。然而，比軍會堅決的抵抗並戰略地撤退到蒂拉——安特衛普 (Dyle-Antwerp) 一線，當英法機械化部隊向北增援他們的時候。

戰爭的意外勝利說明了什么事情，即這一支軍隊的迅速前進將奠下了一種巨大的軍事災禍的基礎。在任何場合，聯軍不是太遲，便是太慢。但是目前英法的機械化部隊却迅速的向北移動，留下了比較脆弱而重要的聚說米第——色當 (Montmedy-Sedan) 地區，讓考拉將軍 (General André Corap) 統帥的士氣不振，指揮柔弱的法國第九路軍駐守在該處。德國的閃電戰爭就傾其全力對着這一軍隊擊，馬奇諾防線的寬度顯然並不能抗衡德國的新的戰略。當大量的坦克和機械化的步兵取得密切支持而疾進時，重兵配合了空軍的轟炸向機關鎗堡壘擊。工程師修築着損毀的橋樑和道路，這樣，在九天中，德軍就前進到雷塞爾——聖桂汀 (Rehels-Quentin)。甘茂林將軍惟一可能做的是應該下令全法國人拚死而不顧向敵人放棄祖國的一寸領土。

面對着這一種神經昏亂的失敗，雷諾內閣總理更換了新的人和新的方法。甘茂林將軍被冒昧地撤換了忙忙地從近東飛來的魏剛將軍；考拉將軍被基勞特將軍代替着統帥第九路軍。但是由於既成的混亂之洩露，基勞特將軍不久被俘，當他在坦克車中視察的時候。機械化部隊混雜的情形甚至使最高統帥也不能知道它活動的所在。德國的勝利似乎在于重步兵，修理工程師，跟着是坦克中隊和武裝的軍隊運輸者，後面是汽油運輸隊和供備車的一種有效的結合，並且完美地配合着空軍和砲兵的支持。

德國的突破

當魏剛正在巴黎建立他自己並企圖以空軍的挑戰獲得戰爭的真實性質的印象時，戰爭的最驚人的發展發生了。一支德國的機械化部隊在轟炸機隊的護送下，突破了法國貝倫納 (Peronne) 區的防線並佔據了通往亞眠 (Amiens) 的公路。這奠下了五月二十一日奪獲的基礎，接着並疾擊東

姆河口的亞卑維拉 (Abbeville)。當德國部隊到達這一據點時，索姆河北的聯軍，完全被切斷了。

最初，這一戰績的偉大並未爲聯軍方面所完全賞識。法國的官報對於德國少數軍隊處于突出的交通線的危險與奮地強調着，此後也曾經爲聯軍方面所述及。但是德國的部隊却繼續向北推進着。五月二十六日，布倫 (Boulogne) 爲德軍所佔領了。這時已經很明顯的是德軍正傾其全力向索姆河的缺口襲擊以增援沿海岸的部隊，當五月二十七日加來 (Calais) 開始被進攻時起，這一部隊已成爲一種日益長着的威脅了。法國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用大砲阻塞這一缺口並根據上次大戰的觀念設法在這一帶建立起一道防線。英國藉此撤換了亞倫賽特將軍 (General Ironside)，令戴爾爵士 (Sir John Greer Dill) 繼職以加強他們這一方面的指揮。

魏剛將軍的任命，在法國得到了普遍的滿足。目前的情勢要求一個迅速的反攻去截斷索姆河的缺口已是一件非常明顯的事情。一切的呼聲和希望完全寄託在預期的魏剛反攻之中。沒有事前的準備以及在不可描寫的前線的混亂，甚至像基勞特將軍這樣有戰場經驗的人也迷失了路向的情況下，要發動一個有力的反攻根本是不可能的，但這是坐在安樂椅中的將軍所不知道的。在這一情況下，一個有效的反攻，至少需要有一星期的準備以及從意大利威骨下的南部和亞爾配 (Alpine) 前綫的軍隊的調動。假如這一反攻失敗，它將更甚於佛蘭德之役的慘敗的。

因此，我們可以穩妥地這樣假定：當德國的主力到達海峽時，魏剛將軍或是放棄或是根本沒有考慮過一個勝利的反攻。他可能將這一驚人的消息在五月二十六日電告比利時王，爲了那位帝王，爲了他自己所完全知道的原因，五月二十八日比王下令停止攻擊而成爲納粹的一個囚犯了。當比利時的投降發生時，比，英，法三國在索姆河北的軍隊正堅守着里——發隆西恩——康布連 (Lys-Valenciennes-Cambrai) 一線。比利時抵抗的崩潰暴露了他們的左翼，因此一切的努力在拼命地去拯救在鄧扣克和塞布魯治 (Zabugue) 被新的納粹包圍的五十萬左右的聯軍。各個擊破的戰略在波蘭已至於至善，目前看來，在佛蘭德的聯軍似乎將遭到全軍覆沒了。德軍最熟練的戰略是將整個軍隊切成片段，然後個別的予以殲滅。

聯軍在陷阱中

從五月二十九日起，絕望的企圖被進行着從納粹的囊中由鉅款撤退聯軍，但由於德國在天空中的控制和大砲向該城的轟擊，致使一切的船塢和碼頭即被毀了。英法的船隻離開了陸地停泊在海中，人們瘋狂地用小船和木筏企圖達到它。據報告說，有些人是安全地游泳則運輸輪船上去的。德國出動了數百架飛機去轟炸以加強它的軍事行動，致使雖在比較有利的條件下也幾乎將成爲絕望的了。但聯軍在里——卡賽爾（Lyc-Cassel）一線的抵抗會繼續到六月一日，當協約軍隊繼續向露扣克或其附近的海岸傾注着的時候。聯軍領袖唯一可能希望的是拯救這些殘軍而眼望着一切軍事供備品的全部喪失。

到五月終了時，德國第一，第七和第九路軍已不能作爲一種戰鬥力量了，因爲即使是殘餘的第一線士兵也不能立即作戰了。但魏剛將軍還保有（至少暫時的）堅強的索姆——愛納——馬奇諾一線。德國人依然有二大敵人面對着他們。他們必須在二者間選擇其一——進攻英國或是降服法國。假如選擇前者，那末法國未受損失的軍隊將嚴重地威脅着延長了的德國的交通線。假如法國本身將成爲犧牲者，那末魏剛將軍仍舊還有他的主力軍呢。

曾經看到戰前法國軍事教條和準備的弱點的是雷諾首相。他在一九三七年寫的「法國的軍事問題」一書中，曾預言納粹假道荷蘭和比利時的進攻並指出法國現成的軍隊單位是不能作有效的反攻的。他極力主張建立一個特別精練的機械化軍隊專爲着應付這一特殊的軍事進攻。

佛蘭德之役展開了，法國遭到了納粹的再度進攻。六月三日，巴黎遭受至少有一百架轟炸機的空襲。勞利谷（Loire Valley）是在六月二日被轟炸的。假如法國能在大意大利即將參戰的情勢下，再能繼續抵抗一個納粹的全力進攻的話，這真正將成爲一種奇蹟了。即使將德國機械化部隊的損失估計得相當的重大，它的坦克和飛機的絕對優勢依然是足夠去保證一個決勝的結果的。

六月二日陸軍部長艾登的演詞和六月四日邱吉爾首相的演詞暴露了很多關於在佛蘭德大撤退鬥爭的事實。爲了使佛蘭德的其他聯軍的撤退成爲可能，一支小的英國軍隊在加來抵禦着二支德國機械化縱隊到四天之久

的消息，無疑地極盡了提高英國士氣的能事。下落的天氣幫助聯軍在撤退時減少許多損失。皇家海軍，不顧地中海上的牽制，派遣了二百二十艘戰艦和其他六百五十艘船隻來援助這一大撤退。這些船隻是在德國空軍和大砲連續不斷的襲擊中，在皇家空軍的保護下離開了海岸的。如此看來，在足夠的空军保護之下行動時，海面上的優勢在戰爭中依然佔有極大的價值的。英方承認喪失了六艘驅逐艦和其他二十艘船隻。法國在海峽內也喪失了六艘驅逐艦。據陸軍部長艾登的報告說英國遠征軍的五分之四，業經撤退了。假如這是真實的，那末它反映了英國士兵以及海空軍的戰鬥力的壓倒的素質。

在百年以上的時期中，這是第一次，英國必須考慮着一個侵略的真正的威脅。強大的海軍力在上次大戰中曾如此安全地保障了英倫三島，致使許多戰略家在格蘭特號（Grand Fleet）擊沉之前，始終認爲對英的侵略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六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中，格蘭特號的主要部分仍然是露在海面上，但沒有人能肯定地說，這意味着德國的侵略是不可能的。德國在荷蘭，比利時和挪威的瘋狂努力去準備這些軍事的根據地，正指示着希特勒一再聲言的對英的進攻。

六月三日德軍的佔據露扣克是佛蘭德之戰的結束和德國向西進攻的開始。沒有人能够否認這，引用邱吉爾的話，是一個「巨大的軍事災禍」。英國遠征軍損失了三萬人，一千軍械以及一切機械的配備和運輸。法國的損失並未發表，但根據英國官方，認爲從佛蘭德的包圍中撤退了三十三萬五千人，也可以推測它的一班了。德國宣稱在五月十日到六月三日的期間曾俘獲了一百萬荷比英法的俘虜，關於德國宣稱在五月十日到六月三日間以德軍死亡一萬，受傷和失蹤五萬人的代價獲得了二百萬荷比英法的俘虜一事大約是需要予以修正的。這些數字幾乎與荷蘭之戰的數字完全是相同的。

大撤退

在一九一六年德國的大進攻時，魯登道夫（Ludendorff）曾在每次進



西班牙會參戰嗎？

凌嵐譯

最近流行的報道認為西班牙頗有參加歐戰而站在軸心國方面的意向。這對於一個曾經為內戰形成如此困境的國家，的確是一種虛莽的冒險。據稱這一參戰的意向是基於英國決定阻塞美國的原料從西班牙運往德國這一路線一事。假如這一轉運商業被停止，祇有一個國家大概將遭受損失，那便是將西班牙參戰的威脅作為槓桿去達到它本國自私的目標的國家。

由於三年內戰的結果，今日的西班牙已處於如此一種完全枯竭的程度，即它對英國的宣戰祇能作為增加德國地理上的不利以及使英國的任務趨於簡單化的一種形式。無疑地，弗朗哥將軍依然是完全卑屈在德意之下的，它是得意在弗朗哥獲得勝利的那個戰爭中的決定的援助的後果……這種援助並不是出於博愛精神的。從德國或意大利任何一方來的要求，假如認為西班牙應該參戰的話，似乎它是很難拒絕的，雖然弗朗哥將軍是一個道地的西班牙人，並且知道他的國家並沒有担負這種冒險的任何條件。即使陷入一些極小的實際的戰爭，該國業已過度負擔的經濟的挫傷也將遭受到可慘的後果了。

× × × × ×
 西班牙需要的重建工作本身是非常巨大的。鄰近各處火線的每一城鎮和村落以及在該國大部

分地方不同期間中進行的戰爭，已損毀了大多數的建築物。許多村落完全被毀，大部分公路，由於地雷爆炸的結果已被形成為一連串的陷阱了。大多數的道路和鐵路橋樑曾在不同的期間被一方或另一方所炸毀，比這些更壞的事，便是百萬以上的有用人才為戰爭本身所屠殺了。

任何保存的工作，在戰爭進行期間從未做過，即使自共和國成立以來，對於這一方面的努力也依然被忽視着。西班牙唯一最好的公路，還是在李佛拉當首相的時期建造的，當他的政權傾覆之後，繼承的政府，不是太懶，便是過分圖謀私利而不去保持這一建設機關的良好情形。在戰爭期間，加太隆尼亞被損毀的工廠數目是非常可驚的。機器被搬掉，機械工具被盜竊。一句話，西班牙的某一部分是完全被毀了，不論既存的物質原料或是生產工具。

弗朗哥並沒有資本去開始這一重建的工作。共和國人曾經用去了西班牙銀行的金準備而弗朗哥政府恢復的總數大約並不超過一千萬金鎊，這一數目是遠不足以去開始一個新的國家經濟或是供給平時依賴着信用的紙幣的週轉的。此外，西班牙也許是歐洲國家中，外國資本的投資相當大的唯一主要的國家。這些資本是屬於英、法和美國的。英國佔有南部很多的礦，最著名的是豐富

的里奧丁吐 (Rio Tinto) 銅礦。法國是西班牙最重要的鐵路佔有者之一，而西班牙的電話組織是屬於並由國際電話和電報機關所經營的。一個最近的報告述及電話的獨占已被承認而一切舊的權利都已恢復了。這些外國資本的存在是指一個國家的資源的繼續外溢和有利的商業平衡之相對的減少。

西班牙對英的宣戰，也許可能部分的解決這一困難，但祇祇是意味着將一個很快支付現金的顧客去交換一個支付不償還的存帳單的債務人。德國在債務到期時所表現的紀錄是並不含有信用

× × × × ×
 此外，使西班牙緩和捲入歐洲衝突的考慮因素是農業情況的不滿意和國內缺乏一種平衡。今年的收成並不好，因為完全被毀的土地要使它重新富饒是需要相當時間的。西班牙的一部分領土，在一千年以前曾作為摩爾人 (Moors) 保持和他們敵對的奧地利王國開一塊荒地的政策的一部分而被損毀的，至今，它依然是一片實際上的荒地。關於國內的情形，依然存在大批的政治犯以及在支持弗朗哥的各政黨間的衝突已經是非常流行着，當一離開他們的共同目標，在任何期間他們之間就很少有感情了。(下接二十五頁)

譯述劉

蘇聯爲何不和英國接近？

八月一日蘇聯最高議會開幕，人民外交委員會委員長莫洛托夫致詞說明外交政策時，對於蘇聯與英國在目前的關係，只是很簡短的用如下的二句話來說明，即「英國屢次向吾人採取仇視行動結果，已使兩國關係無從順利發展。一從而直截了當對於外傳「德蘇破裂」和「蘇聯接近的消息，給予否定的結論。莫氏這一說明的基本原因，便在於二十年來，英國實無時不想領導而發動一個反蘇戰爭，特別是在二次歐戰爆發以後，更無時不想把對德戰爭轉化爲反蘇戰爭，本文就是對這一重要的歷史關鍵提出了無數的事實證明。本文乃摘譯自潑利德(D. M. Pritt)之「Must the war Spread」一書，潑氏即「Light on Moscow」一書作者，爲英國著名的時事問題新進作家。「Must the war Spread」一書已由譯者等在翻譯中，不日當以單行本問世。

譯者

第一階段

當這次戰爭爆發時，英政府諸公幾乎仍舊沒有忘記慕尼黑，「和解」及對侵略者屈服；並且某些人更太輕易的斷定：因爲他們終於對一個侵略者，並因爲戰爭自會使整個的世界情勢發生大變動所以他們的政策改變了；但是實際上却並沒有什麼大變化，最近二十年的整個局勢與路向仍就是今天的實際情勢與路向。從這一觀點來看，英德間的戰爭雖然是巨大的但仍可認爲是對蘇戰爭準備的第一階段。這似乎是矛盾的；但是這矛盾已經表現在許多文獻上，牠們說對德戰爭是「錯誤的戰爭」，是「失策的戰爭」，「雙方選錯了」。如一個外交家說的，我們正是「打擊伙伴」，並說甚至在這一次戰爭中也必需不忽視另一戰爭，「真正的戰爭」。

重要的是慕尼黑，「調停」政策以及「自由向東」——希特勒自由的攻擊蘇聯——甚至在九月前最緊張的數月的最後階段還沒有完全放棄。甚至於去年指定寫國際時事牛津小冊子(Oxford Pamphlets on World Affairs)的那些專家的表現中也是這樣。例如G. A. Macartney他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出版的小冊子「The Danubian Basin」中，說到俄國：「她仍舊沒有恢復她的老地位。假如烏克蘭的民族主義是很成功的開展了，她可能永不會達到這點」。還很清楚的表示了一個對自己題目很了解的專門作家，必得密切的注意英國及德國（也許是英德）分離蘇聯與烏克蘭的許多陰謀，並且假定的是把烏克蘭交給德國。

直至宣戰前的最後一星期，還在進行討論英德同盟的可能性；甚至在德國軍隊已經進入波蘭後，還企圖要波蘭與慕尼黑列強開會解決問題，但不提蘇聯。這是德波開戰後約三十八小時，英法政府發表牠們的戰爭哀的美顏書前，在衆議院中所表現的。

假如那時候慕尼黑政策堅持某一宣言直到最後，假如慕尼黑是二十年來英國及其他列強與蘇聯冷然敵對的結果，則目前的戰爭針對那一歷史的背景，而表現爲世界戰爭新發展中的第一階段，倒是可了解的，在這一戰爭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採取了反蘇戰爭的形式（除非二十年來的該項運動完全取消）。

第二階段

隨着紅軍的進入波蘭，第二階段開始了，進軍原因我已在「莫斯科之透視」一書內說到。她創造了一個新形式，因爲在我們政府的

焦頭爛額中，他的重要不僅在於阻止德國東進及向巴爾幹前進的軍事效果上，更在於他通報了社會主義在歐洲的進行。居民把紅軍當作解放的軍隊來接待，東波蘭地主及工業家的政權掃蕩了，蘇聯立即被想到是世界革命的潛在堡壘，而不是一個大中立國，雖然這點是必需承認的。

另一方面，因世界革命恐懼的復起與加重，大大的加強了「使戰爭轉向」的宣傳。他採取着兩種形式，每種形式都可在英國報紙上發現，我們以後將看到，也可在中立報紙上發現。

第一種形式是向公眾灌輸「布爾雪維主義的危險」，並切求英法德的聯合，或英法德意及美的聯合，或最後是「一切文明國家」的聯合，以避「文明的威脅」，這當是藉「基督教」之名，好像權是與資本主義及文明符合的，因此日本也有資格以同一條件加入。

另一種「移轉戰爭」的宣傳形式，並不談停止目前戰爭的任何問題，而集中於表明納粹主義與布爾雪維主義相等。事實上正在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之後，當政府的宣傳員仔細的區別「希特勒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以使墨索里尼的請求與英國人民反法西斯情緒的利用聯合起來時，就企圖表明「希特勒主義」或「納粹主義」實際上與共產主義是相同的。這又有兩種表現。

第一，Ramsbury式的宣傳指出納粹正在變成共產主義者，所以全世界的大企業家應當不給納粹支持。第二，據說共產主義者正變得像納粹，所以反法西斯者應當不給蘇聯支持。

此地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在許多情況下，這種運動是非常的粗笨，牠的首領似乎不關心

在他們要準備的大破壞中，還是我們與德國在一邊作戰，還是以德國對抗我們；第二那些高爾德在我們這邊準備為文明之故「收買她」的人，顯然願意容納集中營的「文明」與「基督教」，及對宗教的迫害，雖然他們對希特勒以前的文化化的德國冷淡。的確，甚至於對社會主義的憎恨也不應使他們走得如此遠；但因為這樣，人們很容易了解，當他們看到三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列強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破壞他們的力量，而蘇聯仍就是中立的並保持牠的力量作建設的工業的發展時，他們必定感到憤怒。

現在我將從這種「轉變戰爭」的宣傳中引一些話來，這在關於芬蘭的以後任何發展的事件之前，以及紅軍進兵與後來同波羅的海各國的和約以後的報紙上都可以找到的。

報紙上的運動

咆哮的第一個企圖出現在九月末之前的英國報紙上，尤其當電訊及莫斯科無線電清楚的說明紅軍的進兵不是單單爲了佔領土地，而是爲了解放比羅西亞及西烏克蘭的人民時。九月廿六號太晤士報立即驚慌起來：

「希特勒的憤激的行動，使得布爾雪維主義越過俄國的邊界，甚至越過白俄羅斯及烏克蘭西部民族的邊界；他帶牠到中東歐的正中心，其結果還沒有人能預料」。

我們可看到，這就是說某種防止布爾雪維主義的自然障界是突破了。這無疑的是有名的防禦的前哨，牠認爲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個很容易傳染的病，應當受檢疫。一九一八及一九一

九第一次同盟國的侵略失敗後，這種防禦的前哨的觀念認爲是阻止社會主義有毒的觀念的散開的最低限度政策。依照太晤士報希特勒的罪惡是牠的「審慎的行動」破壞了防禦的前哨，而使我們都得到傳染。（並不是我們全體已被傳染了）。

但是沒有人能預料的結果，在社論欄內爲牠的書信的著者自由的寫下了。依照太晤士報正統的戰略，同一日，九月廿六日在牠的社論版出現了一封信，從來並不很出名的一位先生，却給了他高貴的地位，他不僅參加呼喊並得出結論。

斯密士（P. Gardner Smith）寫着：「英國的宣傳應當集中努力使德國人民感到因希特勒的俄國冒險，他們的地位是在極端危險中，我可以這樣提議嗎？……假如德國人民認識了這一情形他們將把全部納粹黨遺忘，重新建立西波蘭爲一緩衝國，並與英法意及西班牙訂立協定以防衛歐洲的文明」。

當然牠的重要不僅在於這是斯密士的觀點，更在於太晤士報特意給「優越的地位，這通常總是爲牧師及老政治家佔有的」。

同一天另一活潑的小戰士，這次是在每日電訊，得出一結論叫讀者去考慮。這些活潑的小戰士當然是極端有用的，因爲特別通訊員還很少能造一個故事，他們不能老是錯誤，而編者的怒喝當時還保留着。在每日電訊裏，鐵太頓（W.R. Hutton）寫着：

「我看到中歐基督教小國，西方從波蘭到奧大利，南方到希臘，有着廣泛的流動的聯盟之可能，以保衛我們的文明，對抗牠另一個老敵人——東南歐的野蠻人」。

此地我們可指出，一月後（一九三九年十月卅一日）在每日電訊上有了這個圖畫的正面。牠引用了有名的美國評論家湯卜生（Dorothy Thompson）的話，指出同盟國，違反他們自己的軍事利益，在去夏的協定中曾維持了希特勒所已經破壞的：

「每一個軍事的考慮都利於同盟國接受俄國的條件。但是軍事以外的考慮是在危險中。因為這一次戰爭的目的不是毀滅德國——這，得到俄國的幫助是並不困難的——而是爲了西方的文明，從德國自己的領袖下救出。」

這又是拒絕蘇聯幫助的另一證明，和平條約的談判破裂了，可是只有牠可以便英國對波蘭的保護有效。依照湯卜生小姐之言，因爲若不這樣做德國就要毀滅，而不能爲「西方文明」得救。但是湯卜生小姐確然堅強的證實了我在莫「斯可之透視」內表現的觀點，就是總是想到談判應當破裂。

讀者應當注意，最大的危險已是布爾雪維主義；據各種插寫，牠對於「歐洲文明」或「西方文明」，不久又叫做「基督教文明」是危險的，大多數的作者都期望德國形成「西方文明」的一部份，這已經說過似乎是與資本主義是同一東西。在我給與的後來的引語裏，也不能看到任何其他的意思；牠立即在大西洋的雙方成爲由來已久的用語。

假如向前移四日到九月卅日，我們發現出太晤士報東京通訊中傳來的回聲，牠說：

「希特勒把一千五百萬波蘭人交付布爾雪維克的奇觀，不是日本人方面的損失，他們一直認

爲蘇聯對布爾雪維主義的保護之一」。

這很清楚說明了，目前在進行對中國人民的侵略戰爭中的日本，是很有希望的被派在「基督教文明」的範圍內，並站在反「布爾雪維克保學」的正面，太晤士報同日的此論，以偽裝的輿論的態度說，「蘇聯是否希望與我們爭論，仍舊要等着看」，且以下列的重要語句作結：

「我們將遇到的聯合愈大愈惡劣，則會更堅決的利用我們的武裝，我們將更有信心的更固執的繼續真正十字軍的信仰。」

在這裏同時對蘇聯及德國作敵的意見，似乎與原有的宣傳衝突，那是要來一次更大的世界戰爭，德國要與其他「文明」列強在一邊行動。但是這次表面衝突的意義在同日太晤士報的另一欄內說得很清楚，羅特丹通訊中說：

「蘇俄與納粹德國間的集團，似乎是很不穩固的，比起蘇俄與蘇維埃德國間的集團比較的不可怕。在德國也正要發生布爾雪維克革命。納粹德國在許多方面已達到布爾雪維主義成熟期，而戰爭的環境，及與蘇聯的密切聯繫——這在現在是迫切的，——將使如此。」

在這一段裏貓是離開了袋，無論如何我們能聽到牠焦急的叫聲了；因爲如我在這一章開頭所指出的，我們統治者的成見之一是儘可能的保持德國資本主義的機構，避免該國的內部革命，並感到社會主義向西烏克蘭及比羅蘇西亞擴張的結果終久對於一切好戰的列強的資本主義利益是有害的。牠也許是革命，真正的革命。誠然每日郵報在這一點上是十分奇特的。牠說（同日，九月卅日）所謂布爾雪維克革命希望的實現，「對於

納粹政權，甚至於不如其他任何國家來得適合。蘇維埃的軍隊在他們佔領的波蘭部份已經實行地主、官吏及其他資產階級的清除。假如他們一旦進入德國，幾百萬真正的共產黨將起來，並且以共同的原因與他們反對納粹獨裁。」

每日郵報是好誇張的，當然在應用「清除」這一語時，是大大過言了。但是當牠寫着「幾百萬真正的共產黨」時，必需記着，在德國的最後一次自由選舉中，共產黨得票六百萬；無疑間的德國的工人階級，無論牠感到比以前較多傾向共產主義些或是少些，曾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強迫政府關於時間，加工時間，夜工及工廠一般條件作很大的讓步。所以雖然我們不能得到較詳細的消息，然而德國工人階級仍就是好戰鬥的。這種好武精神採取了共產主義的形式，牠對我們此地許多統治者的可厭程度正如對德國的統治者一樣。不能認爲每日郵報的羅塞梅爾（Ludwig Rothmeier）看着「幾百萬真正的共產黨」起來對抗納粹帶有任何快樂。我們很容易看到不儘統治階級爲這種情況所驚，就是英國公眾的某一部份也會感到同樣的恐懼，而使他們都急於維持德國的資本主義並懼怕蘇聯。

「監理會錄事」

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五號的一期上，「監理會錄事」對於「轉變戰爭」有完滿的論說。這一段太長了不能全部引來，我把重要的說出來。著者開始說，在戰前東歐方面關於最近發展已有「不祥之兆」，於是：

「很壞的，在納粹境界外，一個同樣可惡的

假裝不關心在布爾雪維克試驗室裏巨大的活體解剖試驗，那是要消滅人的精神上的平等，依照某種意識形態編制一萬萬五千萬人，那種意識形態曾經一度是共產主義，但現在是國家社會主義，這迷惑了，奴化了牠的信徒以及牠的受騙者。

他繼續解釋，這兩種政體的理論基礎的不同，「也許可如放蕩媒介物一樣的交互作用，並可避免外界傳染」。他又轉到另一隱喻，描繪納粹是「黃蜂，拿毒蜘蛛（即布爾雪維主義）來喂養牠的幼蟲」於是以前顯的詞句來解釋慕尼黑政策：「假如西方民主國在一年前沒有幫助捷克，這一部份是因為他們感到一個有力的納粹德國是共產帝國主義有效的解毒劑」。

然而他想，「他們的計劃是估計錯了」，並且在努力使納粹主義相等於布爾雪維主義後，說及後者「至少必需把牠從對歐洲的新侵略中趕回去」。

這如何完成呢？依照「監理會錄事」，首先推翻新納粹。困難的是這種推翻可採取兩種形式，第一宣佈德國軍事統治，其次德國的共產黨的奪取政權，他們將受到現在經過德國東強移動的紅軍的支持。

在這一點上，那個爲別人授意的作者看到了德英的同盟。他說：

「在這樣危險的環境下，可想到柏林的軍事統治者將轉向同盟國，草草締結和平，並請他們幫助反對俄國的侵略。他們的戰略將相對的容易，因爲那時候波羅的海對於英國的海軍是開放的

這種期望假如在東歐看到的話，也許給與蘇聯取得波羅的海以很大的利益。但是監理會錄事展開了「歐洲新秩序的光明遠景」，是從目前的衝突中所能發展出來的。目前的衝突顯然是「錯誤」的戰爭，反蘇戰爭才是「對」的。

「法德英，也意大利也在內，將在一種新的與空前的合作下共同作戰，這不是爲了征服，而是防衛他們共同的遺產，基督教文明」。

於是在一個偉大的宗教團體，存在爲真正的自由的戰爭中有很好的歷史，並致力於本國的和平的機關報內，轉變戰爭的觀點是很適度很完全的表现給安靜的有思想的，假如是輕信的人民大眾，並且企圖表現令人沮喪的幾百萬工人的大破壞，這是對蠻主義與基督教文明衝突的任何新的反蘇戰爭中必然會帶來的。

「納粹是布爾雪維克」

直到如今「轉變戰爭」的宣傳是集中於把「布爾雪維主義」當作危險物，夢魔後的夢魔，如一個美國評論家所說的。（謀利的資本主義統治的結束對於某些人當然是夢魔）。但是現在又開始用另外一個題目了，納粹主義與布爾雪維主義實在是一個東西，這在前面我從「監理會錄事」中所引的文章內已可看到，牠爲此寫下所謂民族社會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共同基礎是在「他們反對基督教文明所固有的主義」上可找到的。泰晤士報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的社論會說：

「現在很清楚了，在納粹與布爾雪維主義的政權之間，沒有，從來沒有任何似乎是意識形態

「白蘭地」... 必能取消」。

又在十月五日，孟却斯德導報引了 Cöteborg Handels Tidning (瑞典) 說：

「在這幾欄裏總是爭論着希特勒主義及布爾雪維主義是從同一觀念中產生出來的」。

這一論題各報紙上仍就時時重覆着，例如每日電訊在十月最後一星期一，一個有名的美國記者維拉寫了許多文章，他是在目前戰爭的最初幾星期訪問過德國的，所以他有特別的機會告訴世人一些真正有趣的事（從這種機會中，可憐他得不到好些利益；總是這樣：他的立場比他的了解力更大）。維拉寫文章時，還沒有預見到芬蘭問題達到衝突的地步，所以說到「俄國外交政策」，除了收回烏克蘭及比羅羅俄羅斯，以及與波羅的海訂約外，不能說出什麼具體的東西：

「現在俄國的外交政策正和希特勒德國一樣的不道德，凶惡，違反社會，他們的相似是日漸明顯。莫洛托夫及史太林所發出的新帝國主義的言語正如同柏林發出的，被後人懷疑納粹國家的報紙及演辭的作者是否已經移到莫斯科，或在克姆宮林裏他們僅僅是最忠實的抄襲者」。

關於法西主義與共產主義等的一般宣傳的故事，是向許多人表現着，他們爲報紙所說服而對二者都不歡喜，也不了解，所以我來盡可能客觀的解釋牠們間真正的區別，也許是有用的。橫於這事件的根底，是經濟學，這正如橫於現代生活中許多別的事物的根底一樣。

法西主義——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只是政府的形勢，是統治階級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尖銳階

段即獨佔資本主義時所利用的形式。真的，在德國，國家統治了進出口，投資，生產及消費；牠掌管了許多企業，那在英國是在私人手裏的，並且限制着股息，但是生產手段仍為私人資本家所有，利益的動機仍就統治着生產；納粹德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而真正的統治者是重工業領袖。國家統制是為那些領袖的利益，以盡可能的維持資本主義。其餘的人——極大多數，包括工人階級及一部份中產階級，差不多是同等的貧困與受束縛。工業或金融界巨頭的權力實比非法西斯的資本主義國家大，因為牠是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裏。而在我國（英國——譯者註）一組工業家也須要犧牲別一組工業家，在德國每樣事情都是從屬於鋼鐵工業的利益與要求，以及統制牠的一些人，而較小的雇主們的活動範圍限於為這少數統治寡謀利益。這當然是從競爭資本主義到獨佔資本主義過渡的發展——但這不是社會主義，牠的基礎是為少數人謀利，伴有奪取不正當的利益的各种形式，人為的不足及大眾購買力的低減；職工會受着壓制；婦女處於一定的低級地位，種族的純潔是崇拜的對象；有意的鼓動反叛。尋求新市場的政府對外是侵略的，實行殖民地政策的，帝國主義的，對內是反動的及偏執的。這不僅出於貪權，而是因為終久不能解決的經濟問題，這甚至僅僅能藉不斷的奪取新的土地或財產而暫時解決。這樣的政府像一個不够資格乘坐腳踏車者；假如他們動得快，他們也許能仍在鞍上，但是假如他們慢下來，他們一定要跌倒。

了，一個人不能為求私利而剝削別人，並且沒有金融及工業的巨頭。生產是由人民的需要而依照計劃決定的，只受生產能力的限制；所生產的一切都能出賣，因為人民的購買力是保持着。除了戰爭，流行病或不足外，沒有什麼可能阻止生活程度的提高。政治上通行普選，人民選擇他們自己的代表，甚至是十分小的職位上也如此沒有操着支配權的經濟集團，因為工業是依照需要而計劃的。工會是該制度的一個重要特色；蘇聯工會會員比其餘整個世界總數還多，工會與政府合作儘可能的提高購買力。婦女在任何其他國家或任何世紀達到更完全的平等；種族的區別甚至沒有夢想到，反叛是遺忘了的夢魔；沒有擴張領土尋求市場的需要，因為沒有如此的動機，這制度所根據的憲法給與每個人教育權，工作權及休息權假如有一種權利受妨礙，還有權訴諸法院。再回轉來研究「轉變」戰爭的宣傳計劃，及對將來戰爭——德國將以某種形式作為同盟——的準備，我們發現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八日有名的省機關報Yorkshire Post的一封信上說：

「突然的實現，幾乎是神的啓示。將突然的打擊戰鬥員，那是呼喊停止的時候了。我看到神志清明時，將迫使這些同一交戰的列強聯合起來阻撓一種危險的威脅，共同抵抗俄國擴張領袖雪維主義的計劃。俄國領袖的計劃也許將做不出什麼。」

這也就是第二天，一九三九年十月九日，克斯雷爵士（Lord Kemsley）的報紙每日見聞社

前的發展，希特勒不是要造成第二個結果嗎？
「在希特勒及希特勒主義威脅的後面，誰能說另一個更可怕及更使文明陷於危險的威脅不是在暗中活動呢？」

這種反問顯然是指蘇聯。克斯雷在慕尼黑「勝利」以後的活動中，當然已經表現了很重要的作用，這我在「莫斯科之透視」內已說過。

十一月卅日，正在芬蘭邊界衝突確實爆發之時，加維爾先生在衆議院內說：

「我們參戰原為保衛波蘭及打擊侵略。我認為俄國的干涉在戰略上政治上及經濟上已根本的改變了整個形勢，確實增加了我們的困難。真正的說起來，希特勒已經失敗了，他在東歐擴張的目的已為俄國的干涉所阻撓。更進一步地已迫使他與西方列強作戰，我不相信他會這樣想過。我們勝利的最可能的後果，將是俄國的加強及共產主義的向西擴張。我甚至想像到我們的軍隊與德國在一邊作戰以擊退布爾雪維主義的威脅。」

在這裏需要停一下，來考慮反蘇戰爭的這種諱謔的重要，這在蘇芬戰爭開始以前或甚至沒有想到以前，就大量的出現了。略加考慮就會看到，如我已說過的，在十一月卅日之前反蘇運動就充分進行了，現在僅僅利用蘇聯的這種行動做材料；說主要的資本主義列強，對於這種衝突突的道德上的憤怒而作出違背他們希望以及意欲在任何事件中所要採取的行動，這種意見是沒有實質的。他們在壓倒蘇聯的希望中要他們的人民乘的。他們在同一個軌道的前後，在同一路程上；志一的變化是，現在是翻下山，並且制動喪失了。

一切的戰爭宣傳都假定着「不列顛民族共和國」是一個單一的民主的存在物。泰晤士報社論上對我們肯定地說「帝國的元氣是配合了秩序的自由。」事實恰恰相反。一切關於爲民主與自由，爲弱小民族的自由而戰等的說法，全與英帝國主義是世界上附屬國家的最大壓迫者的事實相矛盾。

在英帝國內，極少數的白色統治者統理了和剝削了約四萬萬的附屬國人民。單在印度，就有三萬萬五千萬的人民違反了他們的意志而被拖入戰爭的漩渦。照印度公衆輿論的最能代表的機關——印度國民大會，在三月底裏浪加（Ranchi）地方所通過的決議，它宣稱：

「大會證實印度英政府的宣言，它沒有向印度人民作任何的諮詢而選把印度作爲一個交戰國，並且在這次戰爭中對印度財源所施的剝削，對印度人是一種故意侮辱，這種侮辱是沒有一個自覺和愛好自由的人民所能接收或忍受的。」

假定說：「我們並不把帝國作爲私產，」這句話是和經濟政治的事實不符，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寫道：

「在一八七六到一九一四年間，六個「大的」國家攫取了二千五百萬平方基羅米突的地方，即一塊二倍半歐洲一樣大小的地方。六國家握有

了五百萬萬多的（五二三、〇〇〇、〇〇〇）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人人共曉，殖民地是藉火與劍所征服的，殖民地民衆是在野蠻的手法下被虐待着，他們千方百計地被剝削着。」（社會主義與戰爭）

這些事實給戰爭宣傳家有利地忘掉了，或是可恥地否認了。但是這些事實形成了殖民地問題的本質，在這國家內的工人階級萬不能忽視了殖民地問題，因爲它是不列顛帝國主義的中心問題。殖民地形成了帝國主義列強間競爭的主要標的，列強間競爭的主要原因，同時是國際無產階革命以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的後備力量。

殖民地與戰爭

英國殖民地問題共經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約占上世紀大部份時光，英資本主義享有了特別的獨佔地位，因爲該時英國既是資本主義同時又是殖民地剝削的體制。

用愛爾蘭與印度爲例，馬克思曾說明了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成就和英國工人要求這些國家獲得自由之舉，作爲他們本身解放的主要條件，是非常須要的。（「沒有壓迫別國的人能致自己於自由的」）

第二階段適當於帝國主義時代，其時英資本

主義的地位僅成爲普通的一個了，而所有「大國」開始更加依賴於從殖民地剝削中得來的額外利潤。這個時期正值社會民主運動日趨衰微，即馬克思觀點被第二國際的丟棄，和「進步的」帝國主義政策底觀點的接受；所謂「進步的」帝國主義政策，即聯合資本主義以利誘工人「貴族」中僅屬少數的腐敗份子，和簡直證明整個工人階級運動必臨到失敗。

第三階段時值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始於帝國主義因殖民地引起衝突，終成爲第一次的世界大戰，而以極度的殖民地壓迫爲界線。

列強的真正戰爭目標乃藏匿於唱道德高調後面的，但是這個矯飾是會被秘密條約的暴露，德國殖民地之被攫奪，却掠蘇聯的企圖，與凡爾賽和約的全部性質所揭穿的。這變得清楚了，列寧是對的，當他寫着：

「目前戰爭的真正本質是英法德爲殖民地分配與搶劫和他競爭的國家而起的鬥爭，而沙皇專制主義與俄國統治階級的企圖呢，是在攫取波斯，蒙古，亞洲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加利亞加等。」（選集卷五第一三二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除了地面上六分之一的地方

建立了蘇聯外，並沒有以帝國主義的傾覆和殖民地問題的解決作為結束。

因而金融集團之間為掠奪及剝削的可能性而引起的爭鬥變成了更加尖銳，致有為重分世界的新戰爭的興發。工人階級只好忍受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作為它不能終止引起這戰爭的制度而應得的刑罰。

英帝國具有釀造戰爭的基本力量，因為它是世界殖民地壓迫的最大的體制。

為英帝國主義辯護的人辯解着說：英國出現於上次大戰，增加了二百萬方里的土地，因此而「滿足」了，且獲得了和平。但同樣的論調也可毫無根據地為以前的戰爭——即布爾戰爭辯解。不知相互競爭底帝國主義者間的衝突，即根據於殖民地剝削而引起的衝突是永無底止的，而由於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的發展，衝突是只有藉戰爭來解決，並且擴張殖民地的驅使只會朝前而重分世界却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這次戰爭早已顯示着一切以前的領地或屬國被投入了融爐，而名義上獨立了好幾世紀的國家仍能被合併或「保護」，並且那些早經建立的殖民地——西印度或東印度等，因戰爭的延擱而成爲被人貪婪的捕獲標的。

殖民地問題的新階段

英國殖民地問題由於第二次世界戰爭而達到了新的階段。

在此階段中，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變成亘古未有之尖銳化。新的巨大的負擔加諸殖民地人民

。屬國百姓強爲戰爭的進行而貢「禮物」。新稅加上了，物價水平日漸上升了，搖搖欲墜的戰債積累起來了，殖民地工人生活狀況變得比前更壞了，工人大隊招募了新兵而「本地」軍隊却裁往海外服役。

同時。殖民地統治的政治上之壓迫比從前來得更殘酷了。國防條例在印度施行後，作為其表率的便是職工會，工人階級，及民族領袖成千人的被捕。

但這正確地表明了：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情況下，殖民地問題的基本爭點，是位於中央的帝國主義者金融資本與處於殖民地的千百萬被剝削勞工間的衝突，到達了絕頂極點。不管你新聞檢查，不管你藏匿殖民地帝國中發展底真實情形之一切企圖，被隔絕傳播的事實如印度民族運動的政治罷工與武備之增長，北魯台虛黑種職工的屠殺，英屬西印度的運動等等……一切證明了殖民地人民反帝國主義壓迫與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已經到達新的和更高的階段。

英國工人與殖民地問題

上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目前在不同的背景與高的水平上重複了一次，並且使這問題確實了，即殖民地問題因戰爭的發展而逐漸成爲嚴重。工人運動的政策，在這問題上成爲工人階級整個政策的試金石。

勞工領袖的政策，在進入戰爭漩渦，和把英帝國主義戰爭目標與自己之目標視爲同一的過程

不得不採取相同的鬥爭，但爲支持帝國計它無疑又和帝國主義本質上相同的。

爲解決國際帝國主義間的衝突計，可提出二個選擇的政策或二者並用，即把諸殖民地作為「緩靖」的一部份，降于希特勒法西斯，或是把選出的殖民地在「國際共管地」制度下由國際共同管理。二者都含着以殖民地作為交易與剝削的對象的意思，二者都含着屈服於英帝國主義所求的政策的意思。

所有這種建議都假定着帝國主義乃是一種能被撤銷的特殊政策，而此制定了殖民地問題的解決。用更燻飾的話講，每日新聞報在它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的首要的論文中，甚至竟推荐了國際共管，說是那意指「撤銷帝國主義的舊式，自私自利的典型」。這種利他主義的撤銷，假定地開始于當「國際共管」的概念第一次虛構以掩飾併吞前德國殖民地的時候。

工黨的戰時政策

這一種論辯的全部詞藻可見于工黨領袖現在採用的態度中。真理是戰爭的初次挫敗，戰爭的宣傳是可惡地輕率與無恥。因此，擴大的國際共管制作為工黨戰爭目標計劃六大點之一而提出時，它在被厚皮地無恥地形容爲「藥劑帝國主義」，這不比上次大戰所表現的好吧，當工黨在一九一八年印出「英國人民的戰爭目標」的工黨宣言，還僅是這樣地說：「我們既不褒揚自己，又不求擴大我們的帝國。」

以「英格」地產了支持帝國及殖民地剝削，

同樣地明顯而為偽善的一斷片，關於聯邦同盟，工黨計劃會謂：「國際的權勢勝於個別的國家」。

聯邦同盟的解釋太複雜了。他們公開地宣稱聯邦的核心是英法最高戰爭議會，工黨領袖寫意去掩飾英資本主義的英法帝國之計劃，統治歐洲並組成帝國主義列強集團的中心，以指揮全世界殖民地的剝削。

英國工界的官方領袖既與英資本主義同入戰溝，理應致殖民地人民於馴伏狀態並擴展他們的剝削。

戰爭與革命的時代

但目前的階段和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相較有着重要的區別。不在此新階段中，殖民地上千百萬工人和農民變得更加難受和帝國主義中央與被壓迫殖民地間矛盾的更斷然決然了，這些矛盾反映在殖民地人民為獨立而鬥爭的更廣泛的擴展中。

較一九一四年最大的區別就是世界的六分之一已從帝國主義中解放了自己，建立起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而它實際上顯示了殖民地問題的真正解決是可能的。蘇聯已證明自己是被壓迫民族的戰士。正是它的存在，搖動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基礎並破壞它的威靈。

殖民地人民由帝國主義中爭取解放運動的洶湧底波浪，起於上次大戰，列齊早正確地看出了它是國際工人階級鬥爭的一部分或一小組，不管殖民地工人階級在其中僅起次要的作用。在目前階段中，殖民地的工人階級在反帝鬥爭中已漸起

領導作用。不顧一切的迫害，殖民地工人階級的先鋒已發展了它的政治組織——共產黨，並且已以馬列主義的必要武器武裝了自身。這事實的巨大意義在印度與中國的民族鬥爭的發展中已可窺見一般。

現時代已再度到了生死關頭的局面。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的結論要實現出來了。這是帝國瓦解和帝國主義剝削終止的時期。

在此時期中，官方的工人運動之機會主義政策，僅能使工人們遭受毀滅與災禍。列齊說：「機會主義意思就是說為少數下賤的工人底暫時利益而犧牲了羣衆的基本利益，或是這樣說：一部分工人與資產階級相聯合以抗無產階級羣衆」(戰爭與第二國際第三十九頁)

工黨加入反動的資本主義政府，意思恰正是說聯合帝國主義者的剝削以抗工人階級與殖民地民衆。

整個工人階級並不因這政策而有所受惠。它的政策必須是：和它自己的同盟者聯合，和被剝削的殖民地民衆同盟。這同盟意思是說：和殖民地民衆在聯合作戰，以助民族獨立，及使帝國主義全部誇終中，實際的合作。這是能領工人階級致於勝利的唯一前進之路。

(上接十七頁)

因此可以看到：擺在西班牙面前的是這樣一種嚴重的任務，致使它不可能想像到參加一個國外的冒險。收復直布羅陀大概是唯一的收獲了，但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由於法國的退出戰鬥，西班牙祇能作為外國勢力的一個戰場。不論在內戰期間所遭到的怎樣，西班牙人是決不能忍受任何一個非西班牙人的，最近的經驗也並未證明這一種特性的任何改變。但假如德意在某種情況下，加諸西班牙的壓力已到達於一種它不得不對英宣戰的程度，那末，這的確將是該國最不幸的一天了。

歐洲的小國

頌墨

在希特勒發動西歐戰爭，而首先遭殃的荷、比、盧三國之一的盧森堡 (Luxembourg) 原是歐洲的出名的小國，牠擁有僅僅二千六百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以及一個三十萬之數的可憐的人口 (上海現有人口五百萬人)，這樣的小國總也可以說小得很徹底了，可是在歐洲我們却還找得到，比盧森堡還為更小的國家：譬如位於比利斯山谷裏的安多拉 (Andorra) 國，就只有五〇〇平方公里的面積，和五千之數的人口，但她仍不失是一個獨立國，有所自己獨立的憲法。而位於奧地利和瑞士之間的里克頓斯登 (Liechtenstein) 國，則更只有二〇〇平方公里的面積，較之安多拉又小到一倍半，但人口却有一萬一千人，也有着自已獨立的憲法。比里克頓斯登更小的，還有聖馬里諾 (San Marino) 國，位於意大利的中心，面積却為里克頓斯登的一半，計一〇〇方公里，但人口却有一萬三千人，這個國家一方面是世界上最小之國，但却更是歐洲最古之國，並且還和意、英、比、荷、美等國訂有條約。至於羅馬城內教皇駐在地的梵蒂岡 (Vatican)，依據了國際公法，她也有資格可以稱為是一個獨立國家，雖則只有一百零八英畝面積的領域，和一千個居民，但境內也有它的獨立法律，內政也是獨立的，有着自己的幣制和郵政。教皇有駐外使節，各國亦有駐梵蒂岡的外交代表，當然也儼然是一個國家了。



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 (續完)

S. Mellmann
黔甫譯

譯自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在民族解放運動一般增長的聯繫中，這次會議引起了印度各階層人民的特別注意。全國都期望這次會議，能夠通過許多和運動的水準及任務適合的重要決議，並且解決在開會的前夜大會領導機關中所發生的某些困難。

根據會章大會的議長不是由會議上選出來，而是由各省所選舉的代表會上預先推定的。左翼推舉出來的候選人蘇伯哈·德德拉·波齊當選了議長，他提出了急進的選舉綱領。提出了的候選人甘地，西達爾馬——大會右翼的會員——沒有通過。這種事實證明了羣衆大大的急進化，並且反映了大會左翼勢力的強化，這種事實是使右翼，甘地派、尤其是甘地本人覺得極不順利的（甘地曾經聲明：他把波齊的當選看做是自己本人的失敗），並且伴來了許多糾紛。主要是由右翼份子所組成的大會執行委員會的事務局（Working Committee），不和波齊作可能的合作，並且提出了反對他的。多非難，實行辭職。在呈請辭職的人裏面，也有尼赫魯，然而他却聲明：他有着和別人不同的辭職的特別理由。

這一切事故都是在會議前夜展開了的（波齊當選議長是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事務局辭職是在二月）。波齊和事務局之間的談判毫無結果。新造成的情況，成了國民大會一切黨派熱烈討論的對象。大會的右翼，頑強地高喊必須創立所謂「清一色」的事務局的要求。照他們的意見看來，大會的領導機關應當由一種意識形態的擁護者，一個政黨的代表來構成。甘地就是種種觀點的擁護者。

國民大會右翼的領袖們，展開了很大的活動來團結自己的力量，努力削弱左翼的影響。有了這樣的極左的團體，他們也是站在「清一色」的左

派事務局立場上的（羅耶的擁護者和一部分左派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的共產主義者，爲着鞏固國民大會隊伍的統一，堅決地反對那種和一陣級相反的「清一色」的事務局的理論。

爲着適合會章，會議的問題事先在籌備委員會上討論了。關於事務局辭職的問題，即就本質說來是關於國民大會領導機關的問題，成了極熱烈討論的對象。右翼的一位領袖——潘締特·潘特，提出了處理這個問題的詳細的議案。這個議案表示了完全信任甘地。以及他的綱領，原則，活動，並且要求新的議長適合甘地的願望來組織事務局。在討論這個議案的時，關於信任甘地問題，包括左翼方面在內全體一致通過了。然而這個議案中要求適合甘地的願望來組織事務局的部分，却由左翼方面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左翼方面把這種要求看做是對新當選的議長波齊不信任的表現，看做是進攻左翼的表現。

以佔百分之六十的表決權的大多數，通過了右派的議案，這已經預先大體決定了會議上的投票的結果。左翼的陣地得到了百分之四十的表決權，就和上年的比較說來，這是有很大的增加，並且指出了左翼在國民大會中有了很大的勢力。國民大會的會議，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在極緊張的情況中開幕了。出席會議的有二千四百代表。在特里浦爾的山岡上舉行了大量的羣衆。會議以宣讀波齊對大會的演說開始了（因爲波齊患病不能出席會議）。然而在演說中，却沒有如同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對波齊所要求的：以充分的力量標明出來那種大會統一的路線，無論左翼或右翼，對這篇演說都不滿意。在會議上熱烈討論了以後，也通過了前面敘述過的潘特的議案。

國民大會的右翼，對於事務局辭職的問題，造成了很大的騷擾，努力把重心放在這個問題上，並且使大會不去注意重要的原則上的政治問題。這時，在會議的諸事日程中，却有着極重要的政治問題：關於民族要求的問題和關於土著國家的問題。尼赫魯提出了關於民族要求的案議。這個議案是和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根本一致的。在這個議案中，以印度國內狀況的觀點，指證了民族運動力量組織，羣衆覺悟大大的增加，土著國家羣衆的奮起，而且也在國際總情況的聯繫中，認為進到了印度完全自決，積極地反對聯邦計劃，廣泛的民族鬥爭的時期。這個議案竭力指出了：籌備了各省自治的憲法，不能解決國家當前的一切重要的經濟問題，並且不能充分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這個議案批評了屬於大會會員數內的行政長官的行爲，（這些人們是於聆聽其自然的政策及不過限於小小的改良的），同時竭力指明出來了：行政長官是執行大會綱領的工具，並且要他們堅決地執行人民的要求。這個議案號召國民大會全體政黨，全體省政府及其他的組織，準備廣泛地進攻的民族鬥爭。這個反映着羣衆的情緒和希望的議案，大會全體一致通過了。

這個新的決議案，比較一九三八年哈里浦爾所召集的大會去年度會議的決議案，取得了更大的戰鬥的性質。要求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採取堅決進攻的政策，是這個議案的主要核心。去年度的議案對於聯邦計劃僅僅表明了自已的反對態度，但沒有號召對這種計劃進攻。這個決議案，比較去年度無疑地有了顯明的進步。然而牠却没有具體的行動計劃，這是牠的缺點。

值得大大地注意的，是會議上所通過的關於土著國家的議案。國民大會去年的會議上，并自的已決議案中，主張國家完全獨立，大會爲獨立而鬥爭，這是關係到整個印度的，各個王國也都包括在內；然而，却提出了這樣的方針：在地方上，在各個王國中，不創設大會的委員會，並且指出了，在這些王國中的鬥爭，應當由各個王國中的居民自己來進行。國民大會對這種鬥爭的援助，如果這些鬥爭沒有超出和平的及合法的範圍以外，在這樣的條件下，「限於精神的援助和同情」。就這個決議案的本質說來，就是表示拒絕對各個王國中的運動給予任何的導指和援助，一年來所展開的事故，明明白白地暴露了這個決議案的全部破產。全國的羣衆都竭力

要求積極援助土著王國中的運動，國民大會方面對這些運動給予具體的領導及一切活動的同等待遇。在許多地方，事實上已經有了這種領導，國民大會個別的地方委員會及個別的會員，直接參加了這種運動的領導。

大會討論土著王國中的狀況的問題，不能不反映羣衆的這些情緒。在羣衆的壓力下，國民大會在自己的決議案中，已經不限於對土著國家給予精神的援助。爲着歡迎羣衆的奮起，重新宣佈大會的主要目的是求印度的完全獨立，並且包括土著的主國在內。新的決議案和去年度的決議案不同，全權委託大會的事務局，要牠和這種運動密切地聯繫起來，時時給予必要的指導。辯護自己去年度的不干涉土著國家的事情的決定，大會在自己的決議案中指出了：「在土著王國的人民中間有地位的許許多多羣衆的奮起，已經能够削弱或甚至完全取消大會加給自己的那種限制，將來會有這樣的結果：加緊大會和土著王國的人民之間的聯繫」。

如同關於民族要求的決議案一樣，這個決議案也是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的。然而牠比去年度的決議案却有了很大的進步。

除這些決議案外，要通過了實難英國的外交政策決議案。

國民大會的這次會議表現了什麼呢？牠有如何的結果呢？

國民大會的這次會議，鮮明地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猛烈增長，大會對羣衆的影響的增大，並且是繼續展開反帝國主義鬥爭中的巨大進步。同時，這次會議暴露出來了這種道路上有着的一切困難和矛盾，並且以新的力量提出了這種十分必要的問題：繼續向前擴張和平鞏固反帝陣線，繼續向前鞏固大會隊伍中的統一。

關於最重要的政治問題（關於民族要求，關於土著國家）的決議案，牠號召進攻印度的敵人由羣衆方面得到了滿意，並且對於全國運動繼續向前的增長，顯出了和這適合的影響。會議以後經過了幾個月，在國內並且在大會裏發生了新的大事件，牠們證明了這種運動在國內沿着一切路線增長起來了。

同盟罷工的鬥爭沒有中止。回答雇主對工人可憐得很的生活水準開始了的進攻，印度的工人階級以反攻來報復了，在這幾個月間，已經發生了許多大規模的罷工。印度的工人階級準備了新的重大的戰鬥。準備紡織工人的總同盟罷工，提起了鐵路服務人員總同盟罷工的問題。

繼續展開了農民運動，增大了農民反帝鬥爭的決心。在這種關係中最值得指出的和最有趣的，是全印度農民委員會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在加爾各答的會議上所通過的決議案。根據國民大會最後的決議而通過的這種決議案，要求加緊反憲法的鬥爭，爭取完全的獨立，爭取組成民主的國家。作為具體的行動計劃，這個決議案準備加緊農民反帝的鬥爭，並且把範圍包括在反帝國主義總鬥爭以內。樹立全印度國民大會、全印度農民委員會、全印度農工大會及一切其他反帝組織之間的統一；對於土著王國中的運動給予積極的援助；為使省政府執行農民聯合會的要求及大會的選舉宣言而鬥爭。因甘地的訓令而暫時停止了土著的王國中的運動，又重新展開起來了。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陣線繼續擴大了。

在會議以後，國民大會對這一切事件有了什麼反應呢？而對着展開了的黨派運動，國民大會的右翼，企圖鞏固他們在會議上所通過的決議案的成功。這在右翼方面企圖在大會中繼續鞏固自己的力量上，企圖削弱左翼的影響，拒絕他們參加領導及由右翼份子組織的一色領袖機關上，找到了自己的表現。根據大會的特里浦爾會議上所通過的決議案，議長波齊必須適合甘地的願望來組織執行委員會的事務局。波齊和甘地之間關於組織新事務局的長期談判沒有結果。甘地堅決主張創立一色的領袖機關，在造成了的情況下聯繫中，波齊在四月底召集的全印度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實行辭職。拉丹波拉、伯拉、德當選了大會的議長，他是國民大會右翼的一位領袖。他組織了新的清一色的事務局，完全是由右翼的份子所構成的。就這樣，右翼關於創立清一色的領袖機關的問題的見解，得到了勝利。然而這種勝利却不能說是鞏固的。

左翼的候選人波齊辭職和創立右翼的領袖機關的事實，加強了對大會（黨和外部）領袖機關的政策的不滿。全國召集了許許多多黨大會，在這些大會上都表現了對右翼領袖機關的政策的不滿。根據波齊的建議而組成的所謂「前進集團」(Forward Block)，就是這種不滿的表現。波齊說明了成立這個集團的任務，同時宣佈這個集團採用國民大會的綱領和原則，不退出大會，自己的目的是要加強大會的革命精神，以及組織廣大黨衆進攻帝國主義。

這個委員會應當編製整理左翼各黨派和波齊所組織的「前進集團」之間的活動計劃；「前進集團」，就本質說來是左派民族主義者的政黨。國內及大會中所造成的情況，以及已經開始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不列顛帝國，為着自己的利益，希望引誘印度加入這種戰爭），對國民大會加給了特別重大的任務。

關於印度對戰爭的態度問題。早在英國加入這次帝國主義戰爭以，就廣泛地引起了全國社會輿論的注意。

印度的民衆，不願參加英國為不列顛帝國的利益而進行的戰爭。在民衆的壓力下，國民大會在自己的決議案中不只一次地闡明：印度不應當參加不列顛帝國所加入了的戰爭，在戰爭的時候，印度不應當對英國給予任何的援助——無論是人力或物資資源。

英國政府所採取的憲法補正文，(Amendment bill) 惹起了抗議和昂貴的巨大波瀾。因為這種補充的條文，在戰爭的情況下，英——印中央政府就取得了無限的全權，所以，「負責的」省政府的權力就被取消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在加爾各答所召集的全印度國民大會的會議上，對於戰爭和憲法補充條文的問題，曾經通過了特別的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中，委員會曾經聲明：國民大會對戰爭的態度，將堅決地遵守自己不只一次宣佈了的政策。「委員會決定反對強迫印度參加戰爭，及戰時沒有取得印度人民同意而利用印度資源的一切企圖。委員會不贊成把印度的軍隊調到亞丁去，因為這就是說：他們為着不列顛帝國的利益而被利用了。委員會聲明：自己堅決地反對那種印度憲法增加補充條文的企圖，這種企圖的目的，是在戰時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裏，中央政府正是英帝國的代理人」。

印度對於不列顛帝國的憎惡增大了，擴大反帝鬥爭的陣線，增加了印度人民的團結性和組織性，對鬥爭和勝利的意志也加強了。更加團結了自己的隊伍，展開了反對不列顛帝國的徹底和堅決鬥爭的印度人民，他們能夠獲得自由和獨立。

X
X
X
X
X
X
X
X



今日的「北京」

Frank Oliver
李磊譯

凡是住過「北京」一個月的人，沒有誰肯離開這裏的。當他離開的時候，他一定會發覺他還要回來，像這樣的事，是一件極普遍的情形。住過「北京」一年的人，他會希望他終身的光陰，都消耗在這兒，就連這樣或者他還不能認為滿足。這是一種愉快的病，我們可以稱之為「北京病」。

我是剛剛離開「北京」的，雖然中日戰事使得「北京」改變了不少；雖然這成吉思汗和永樂大帝的古城，被外國的軍隊佔領了，可是我相信這個別離是暫時的，將來我還是要回來的。

表面上，「北京」今天受著一個在日本軍統制下的「中國政府」的統治，這一個奇怪的組織，有辦公處，有警衛隊，許多官員的頭銜都是很高的——可是一點實在權力也沒有。這個有名無實的組織，管轄着圍繞在「北京」城內的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沿着鐵路和公路的一條狹長的地帶。這些鐵道和公路的沿線，雖為日軍所佔，可是也在中國游擊隊經常的包圍和威脅之中，在這個組織之下，有一個「市政府」，裏面包括警察消防以及關於社會事業方面的幾部，他們平日所有的設施，完全是仰承日軍的意志。

日本的軍隊，以「征服者」自居，日本憲兵，通過了偽警，負責管理「北京」城內的一切事務，他們統治了「北京」城內所有的住戶，強迫學生出席日軍的「祝捷大會」，強迫民衆出錢給那些專門從事反英以及反其他外國人運動的「糾察隊」；出錢給那些參加「討蔣大會」的羣衆。日本人又統制了中國的教育，編輯各種教科書，什麼可以教，什麼不可以，教都由他們來決定。他們又允許日本人以及朝鮮人經營很多的舞廳，烟館，日本歌妓院以及中國的妓院，他們又時常強迫中國人讓出他們的房屋，給那些從日本移殖來的日本人居住。

在城內有一處很大的區域，現在被人稱做「小東京」，這兒滿是日本人的氣氛，無數的日本商店，出售着便宜

的日本貨，在幾條主要的馬路上，和在東京一樣，人行道的旁邊，掛滿了日文的廣告標識，出入這裏的，都是穿「和服」和着「木屐」的日本女人，中國人是很少跑進這個區域去的。這些店舖開設的主要目的，是供給日本軍隊以及日漸增加的日本移民的日常需要。因為互相競爭得非常厲害，所以他們很少有利可賺，自從「北京」被日軍佔領以來，有許多店舖，已經換了好幾次股東了——大概都是已經「覺悟」的股東，警告給那些憧憬這兒為樂園的新來的日本人。中國人的商業，自然也受到很大的打擊，其中最大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戰爭的關係，可是對內地交通的隔絕；民衆對華北偽政府所發行紙幣的不信任；日本對天津英法租界的封鎖；日本人所發動的抵滬英貨運動；以及日本小商店營業上直接的競爭，也在在足以影響着中國商業的開展！

城東，以前是外國人主要的住宅區，現在這兒熱鬧的程度，趕過了日本東京的銀座，閃耀奪目的霓虹燈，裝置在每一家店舖舞廳酒店妓院以及其他一切不正當場所的門牆上，它們營業的旺盛，我們可以從事實上得到一個證明，在一九三八年的一月裏，單單妓院一項的收入，根據一個不公開的「半官性質」的數字，大概有一，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戰前，日本人在「北京」的數目，僅有二千多，一九三八年是二萬，到了現在，已經有五萬多了。

在「北京」城內，新興的日本建築物有數十處之多，這些建築物的角都是圓的，看起來好像是盛雪茄煙的大箱子，和瀋陽的房子，很有些相似。在過去十年中，瀋陽街道上日本人的風味已經超過了中國人的風味了，每一輛人力車上一個日本的乘客。每一輛汽車上，也都有一個日本的車夫。

「北京」——這古典的城垣，有些地方，城牆已經給破壞了，種種破壞的工作，倒不是由於城外「敵人」的攻擊，而是由於城內「征服者」軍

區，現在這兒熱鬧的程度，趕過了日本東京的銀座，閃耀奪目的霓虹燈，裝置在每一家店舖舞廳酒店妓院以及其他一切不正當場所的門牆上，它們營業的旺盛，我們可以從事實上得到一個證明，在一九三八年的一月裏，單單妓院一項的收入，根據一個不公開的「半官性質」的數字，大概有一，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戰前，日本人在「北京」的數目，僅有二千多，一九三八年是二萬，到了現在，已經有五萬多了。

在「北京」城內，新興的日本建築物有數十處之多，這些建築物的角都是圓的，看起來好像是盛雪茄煙的大箱子，和瀋陽的房子，很有些相似。在過去十年中，瀋陽街道上日本人的風味已經超過了中國人的風味了，每一輛人力車上一個日本的乘客。每一輛汽車上，也都有一個日本的車夫。

「北京」——這古典的城垣，有些地方，城牆已經給破壞了，種種破壞的工作，倒不是由於城外「敵人」的攻擊，而是由於城內「征服者」軍

隊自動拆毀的。

通過城西一個破壞的缺口，一條主要的馬路，從城內展延到城外好幾里遠的一處地方，日本人打算把這兒圍成一個「住宅城」，日軍所以要擇在這兒建築的原故，是因為這兒有便宜的人工可以徵發，在「進步」的名目之下，凡是建築上所需要的土地，都被強迫的沒收了，村莊也給破壞了。但是便宜的人工，究竟是不能創造出建築的材料來，這還得要日本人用現金去購買才行，在我離開「北京」以前，有人問及一個日本的發言人，「住宅城」何日動工？他起初是含糊其辭；後來才談到「住宅城」的動工，要看美國書與日本的廢鐵的多少而定。

由城西的一個缺口，也伸出了一條馬路，通到了一個區域，日本人預備在這兒再建設一個「實業城」，可是這也需要大批的廢鐵和機器的。總之，日本人是想在「北京」的兩翼，建設兩個完全日本化的城市，一個是屬於住宅的，另一個是屬於實業的。日本人在「北京」令人最不滿意的點，就是對於中國人的交際，加以極嚴厲的限制，一個中國人，要是和一個白種人，尤其是英國人，有一點關係或是友誼的話，這對於他將是一件極不利的的事情。在不久以前，有一位中國的朋友來看我，他坐的人力車，停在門外，馬上就有幾個日本人僱用的「糾察隊」，假扮做曹落花生和收買洋報紙的。當我的朋友和我在裏面談心的時候，那幾個「糾察隊」也和我朋友的车夫在外面談起心來了，他們問車夫誰是他的東家？住在那兒？做什麼事？爲什麼和英國人來往？到了第二天，我那不幸的朋友，就給「警察局」帶去了。這一件事情，使我得到一個教訓，我通知每一個中國朋友，叫他們不要來看我，也不要希望我去看他們。但是，這也不是一點辦法沒有的，必要的時候，我常常在美國人的家裏，很安全的和我的朋友會談。

「北京」的日本憲兵，滿想把日本的警察制度和辦法，推行到「北京」來，但是因爲中國人不如日本人那樣柔順，易於統治，所以推行起來很困難，對於一般中國人，警察的消極抵制，簡直是一種微妙的藝術。在「北京」有幾家酒館，假如有一位中國人來宴客，一定先要把客人的名單，抄給酒店的老闆，再經過「警察局」的手，送給日本人。中國人要是很公開的宴請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馬上就會有禍患對他降臨。日本人爲了表示不歡迎白種人在他們日本的樂園中起見，常常予白種人以種種不方便的地方。例如「北京」的各主要城門，要到下午七時才關閉的，但是通到跑馬廠去的一個城門，因爲有很多外國人住在那裏，日本命令在下午五時就把城門踢起，這樣一來，使得一般外國人晚上從城內回家，深深的感覺到匆忙和不便！外國人和中國人同樣的喜歡收聽各處新聞的廣播。當中最著名的一個電臺，是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的寶島（Treasure Island）電台，日本人從一個和寶島隔同樣波長的日本電台上，也開始廣播起來，攪擾寶島電台的聲浪。雖然美國正式提出抗議，可是也毫無效果。此外凡是收聽倫敦和香港廣播的，也遇到了同樣的困難情形。外國電臺被允許對中國廣播，不受日本人干涉的，祇有柏林電台一家。

外國報紙的訪員。在日本人的招待會上，常常受到極周到的禮貌和友誼，但是有時候，他們的中國助手，突然會莫名其妙被捕了，加以拷問和恐嚇，到了釋放的時候，「抱歉，誤會」了事，有時候，一個訪員住屋的外面，有一羣日本的「吹鼓手」從早上吹到晚上；並且他們無論走到那裏，總有一個偵探跟他們在一起。

「北京」中國人的樂觀主義，真叫人驚奇不置！不僅是知識階級如是，其他勞工階級也是一樣，工人，人力車夫，家庭僕役，小商店的主人，他們個個都有着一種不可征服的樂觀精神。這兒的報紙，都在日本人統制之下，僅僅能刊載日本人所允載的消息和評論。例如「蔣政權快消滅了」；「日軍已佔領中國大部分的土地，並且到處受人歡迎」；「中國抗戰陣營內部分裂」；「祇有在日本人的統制下，才有和平與繁榮」……但是這些荒謬絕倫的宣傳，引起了中國人很深的反感，中國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相信這些報紙的。他們祇有堅決的相信，光明已經快要到來，中國政府將要重行回到「北京」和華北，當日軍被驅逐回國時，「北京」還是要回復到國民黨統治之下的。

雖然「北京」的面目已經有了一點改變，可是她的主要的特徵，依然是存在的，日本的店舖，絕不能掩蔽掉北京偉大壯麗的古典的建築。「紫禁城」還是和從前一樣，其他還有許多著名的廟宇，日本人也很加以尊敬，天壇沒有遭到損壞，文廟喇嘛廟以及藏經樓都是完好如故。

武力絕不能改變一個有着幾千年歷史的生活方式。在每個胡同裏面，長着各種喬木樹柳和皂角樹，濃蔭籠罩着幽靜的庭院，四周圍繞着嵌以彩色玻璃的亭閣，面對着庭院，後牆沿

一個中國的朋友來看我，他坐的人力車，停在門外，馬上就有幾個日本人僱用的「糾察隊」，假扮做曹落花生和收買洋報紙的。當我的朋友和我在裏面談心的時候，那幾個「糾察隊」也和我朋友的车夫在外面談起心來了，他們問車夫誰是他的東家？住在那兒？做什麼事？爲什麼和英國人來往？到了第二天，我那不幸的朋友，就給「警察局」帶去了。這一件事情，使我得到一個教訓，我通知每一個中國朋友，叫他們不要來看我，也不要希望我去看他們。但是，這也不是一點辦法沒有的，必要的時候，我常常在美國人的家裏，很安全的和我的朋友會談。

「北京」中國人的樂觀主義，真叫人驚奇不置！不僅是知識階級如是，其他勞工階級也是一樣，工人，人力車夫，家庭僕役，小商店的主人，他們個個都有着一種不可征服的樂觀精神。這兒的報紙，都在日本人統制之下，僅僅能刊載日本人所允載的消息和評論。例如「蔣政權快消滅了」；「日軍已佔領中國大部分的土地，並且到處受人歡迎」；「中國抗戰陣營內部分裂」；「祇有在日本人的統制下，才有和平與繁榮」……但是這些荒謬絕倫的宣傳，引起了中國人很深的反感，中國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相信這些報紙的。他們祇有堅決的相信，光明已經快要到來，中國政府將要重行回到「北京」和華北，當日軍被驅逐回國時，「北京」還是要回復到國民黨統治之下的。

着大街，好像是一個隱居的所在。城內的知識階級還很多，中國的藝術家，還是照舊在創作他們偉大的作品；作家雖然不敢言，可是他們可以縱情的談；還有許多中國的大學生，正在美國人辦的大學中訓練着。

中央公園依舊是當年的風姿，許多妍麗的牡丹，開在那絛扭萬狀的四百多年的技藝上。這兒有一坐「太廟」，四周松柏成蔭，是華北一個可愛的建築，它曾經歷了兩個朝代的興亡。北海也是別來無恙，它是世界上一個奇怪的花園，在明故宮的廢墟上，背映着一湖恬靜的綠水很安閑的聳立在那裏，高大的古松長滿了幽靜的皇家行獵的圍場，後面有一座小山，山的那邊有一個可愛的廟宇，裏面的和尚，時常替二二偶然的遊客，預備了一些茶水。

城內有許多寺廟，清美的建築物，牌樓以及許多店舖門面上的雕刻，大街上滿是遊行的小商人，吃食攤，以及理髮匠；還有兩輪的牛車，騎着驢子的農夫，一隊隊運貨的駱駝。許多中國人整天出入各寺廟，燒香拜佛，他們各人的目的不同，有的是爲了父母的疾病，有的是爲了自己的命運，有的是爲了生意，有的是爲了朋友行旅的安全。在廟外坐着許多代寫書信的人。他們專門替那些不會寫信的

人服務。在前門的外面，有許多店舖出售各種小巧玲瓏的東西，有雕刻精美的美的翡翠；有名貴的字畫；有貴重的瓷器；有美麗的絲織品；有精緻的刺繡的上衣，有中國特有的木製的傢具

酒店照常營業，供給顧客以挺好的美味，日本人雖然也時常來光顧，但是你可以不去管他，自己來獨闢一室，縱情的豪飲一下。菜的花樣很多，有嫩子雞，「北京」鴨，杏仁湯以及其他十五種精美的小菜。這兒還有蒙古的菜館，先拿一片片的羊肉，浸在醬油裏面，再放到火鉢上去乾炙，然後把它夾在「燒餅」裏，佐以紹興老酒，味道非常的可口。

在夏天的晚上，坐在涼爽的院子裏面，你可以聽到「知了」的鳴聲；以及鴿子飛過時鳴笛的聲音——這是因爲鴿子飛的時候，縛在他背上的風笛，受空氣震動的原故。

這一切，幾千年生活的方式以及思想，根生蒂固的過去的文化，今天在和一個外國的侵略者在搏鬥，現在要是談到成功，也未免言之過早，不過，誠如冠爾瓦斯（Kibert Gerwa）氏，在戰前所寫的一樣：「在橫暴和野蠻的枷鎖之下，中國的文化，雖不免受到一時的窒息，但是，在不久以後，他會漸漸蓬勃起來的，並且較之以前更有價值，範疇也更廣泛：

「征服者」除擅用武力，還有別的法可以遏阻中國人偉大天才的發展，這些「征服者」，祇有慢慢的同化於中國的文化，這個時候，一種新的不可抗爭的文他勝利是完成了！」

中國人對於他們自己的「忍耐性」，「蕃殖力」以及「崇拜過去習俗」這幾點，很有自信，有人曾經說過：「中國人時常會把他們文化中主要的意念，保留到一個新的時代裏去，這並不是在表面，而是實際的一種偉大的潛在力量！」

啊！是的，每一個離開「北京」的人，不久還是要回到「北京」去的人，我當然也是和他們一樣！

（譯自A.M.號雜誌）

代郵

建英女士：成都某君因讀

得 女士在新知半月刊第四

卷第六期讀者園地中發表之

信件至感同情特致函敝社囑

代轉 女士希速函示最近通

訊處俾便奉達

本社啓

純淨及含幾怪

康福多

片劑 液劑 功效 相同

四大功效
美味滋補
祛痰療咳
防治肺癆
穩妥戒烟



上海正德大藥廠發行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論哲學史

關於哲學史的意義，本質，與分期諸問題

光明

哲學史是哲學的發展底歷史。哲學是一種意識形態，因此哲學史也便是意識形態的發展底歷史。而意識形態在本質上又是社會的上升結構，它的存在和發展，是必須依附并且被決定於社會的底層經濟基礎的。如是則結根結底，哲學的發展也就必然依附并且被決定於社會發展底發展，哲學史也就不可能地是現實的社會發展史在意識形態部門底反映。

這樣的論哲學史，顯然是以史的唯物論底真理為論據的；一般形而上學的哲學史者和觀念論的哲學史者，自然是本質地不能同意和接受這個論據。

在黑格爾的哲學史著作沒有產生之前，哲學史的敘述，就正是處在形而上學的論理階段。遠自亞里士多德的創始了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以及對在他之前的希臘哲學者作了一個雜羅的敘述開始，哲學史論的方法，就沒有能超越過形式邏輯的窠臼，這表現為如下的幾個特徵：（一）根本否認哲學的合法性的發展，因此也是根本否定了哲學史成立的可能；（二）或是把哲學的發展解作是各種哲學的無原則的堆疊，從一個哲學之發展到另一個哲學，就純在只有外形的關係，而看不到任何內在的聯繫；（三）因此哲學的發展，就不可能被提為是人類整個意識形態的

發展，哲學史成爲了個別的一些哲學者的不相繫屬的傳記；（四）從而自然也不能到達於哲學發展的社會根源性底真理認識。

這樣，哲學史的敘述，就成爲是哲學史上先後後出現的各式各種哲學體系開一筆雜亂的流水賬。正像狄慈根在「辯證法的邏輯」一書中所指出的。「哲學史的發展，一直到我們的時候，還只是被人視爲一二十個著名思想家所連接成的純心智的歷程而已」。因此哲學史之被稱爲是「優子的書房」或是「醉心于思慮及單純概念的人們的昏迷書房」，并不是沒有理由的。普列哈諾夫在他的著作「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中指出：「在哲學的文獻中，早已發覺把哲學史單當做各種哲學體系的湊合的普通觀點，不能令人滿意了」。從而即使是崇奉形而上學的學者像畢加荷之流，也不得不公開指斥「這類湊合是并不能解釋什麼的」。

黑格爾基于在方法論上鍛鍊完成了辯證法，因此在對於哲學史的論述上，也就自覺地糾正了過去形而上學哲學史論的缺陷，而首先闡明了哲學發展的內在規律性，從而才把哲學史提高到科學的地位。可是黑格爾本身的觀念論哲學體系，阻礙了黑格爾去完成哲學史的真正科學性底任務；正像他整個哲學的顛倒一樣，他的論哲學史的

發展也是立足在一個顛倒的架構上。哲學在他原是被看做「作爲思維自己的精神而存在的時代精神」，因此哲學史也便是他所稱爲「絕對精神」的一個辯證地發展的過程。黑格爾說：「哲學體系在歷史上相繼而起的順序，和理合在概念諸規定的邏輯原因上相繼而起的順序，是同一的」。因此哲學史在他便不能是理念或絕對精神自己的發展史之外的任何東西。它還是被限制于爲一個「純心智的歷程」。黑格爾誠然宣稱了「哲學是在思維中把握時代」，但顯然的他是把客觀現實世界移入于哲學，而并非把哲學移入于客觀現實世界；黑格爾把握了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可是却只是限于在觀念論的角度上把握，從而他的論哲學史之科學性底限制性，就是不可避免的。

關於這點，卡爾在「哲學之貧困」裏曾經作了這樣的批評，他說，在黑格爾，「歷史的哲學無非是哲學的歷史，而且是他自己特有的哲學的歷史，再沒有「按照時間的順序的歷史」，而只有概念中之觀念的連接」。這個批評是很適切地掩捉住了黑格爾哲學史的缺陷。

正由于這種觀念論哲學史的脆弱底素質，因此當黑格爾瘋狂的哲學浪潮在德國過去之後，對於哲學史的論述，顯然又有回歸到形而上學階段的趨勢。在「回到康德」的口號下，康德的沒有

哲學史的真正歷史理解的缺陷，又再度的呈露出來，這自然特別是在新康德者的著述裏，表現得最為明白。佛佛銳學派的理論，就根本視歷史的發展是無規律性的，他們認為規律本身不是客觀存在的東西，而只是為研究便利計的一種工具。他的主要代表之一的呂克迪，就宣稱歷史的基本法只是描寫；因此哲學史也不能有它自己的規律，而只容許有我們對它的各式各樣的解釋和看法。出名的哲學史專家文德爾班，事實上也正同意了這種觀點，而只承認有極端主觀論的哲學史。進一步到理性批評論派的福里斯，哀勃爾脫等人，則是更為露骨的否定了哲學史的合法則性，他們堅決地聲稱哲學史的發展是毫無系統的，或是用他們自己常用的話說：「過去幾千年的哲學史，只是無數哲學家的不斷的筆戰史而已」。

辯證唯物論者不能滿足于黑格爾的觀念論地論哲學史，首先要糾正黑格爾的頭顱倒置，同時自然更不能同意這些形而上學的哲學史論的觀點。根據了卡爾，恩格斯，伊里奇以及約瑟夫等廣博的和深刻的關於哲學和哲學史的論據，我們得知了像本文第一段所規定了的哲學發展史底真理。

可是有一個明確的缺陷却也是必須指出的，即是辯證唯物論者對於哲學史的正確理解，雖則基于卡爾，恩格斯，伊里奇以及約瑟夫等的深刻的論據而建立了起來，可是這些論據原還是片段的，理論的。直到今天，辯證唯物論者却還沒有能根據了這些寶貴的啓示和光輝的結論，而完成對於哲學史作一全面的真正辯證唯物論的整理

。梅林顯然曾經有過這樣的企圖，并且已經寫下了他的著作「哲學史」，可是由于他的沒有澈底理解哲學在本質上應該是客觀現實的認識，因此他的企圖還只是一個不成功的嘗試。從而很可浩嘆的，新康德主義者即格的二冊「唯物論史」，倒成爲了在這一方面唯一而有系統的著作，而實到今天，它還是仍被看做作爲唯物論地研究哲學史的一個極完美的著作和參考。可是當我們一想到這書是如何的充斥着康德主義的精神時，我們正將不寒而慄，因爲即格關於哲學的定義，對於各個唯物論體系的解釋，以及他自己的批評意見，實在都是處處遠離了辯證唯物論的原則，而是完全依附在康德的二元論和不澈底性裏面的。同時即使像愛里夫非亞巴爾斯（Eldershaus）這樣，以研究哲學宇宙觀對社會經濟關係的依存關係爲目的的，在純正的辯證唯物論者方面也還是沒有。愛氏雖則因爲根本沒有接受辯證法唯物論的真理，而也沒有能在他的工作上得到成功，可是他究竟還是寫下了像「經濟與哲學」那樣的著作，努力的想闡明一切時代的哲學，都是由適應于那一時代的經濟狀況來決定的。正如普列哈諾夫關於愛氏見解的介紹中所說明的：「任何民族的經濟總是在決定着它們的人生觀與宇宙觀，而這種人生觀與宇宙觀首先表現于哲學。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作爲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築也隨之而變更了。經濟的發展既使社會分爲各個階級與階級的鬥爭，則該時代所特有的「人生觀與宇宙觀」便不會有一致的性質。各階級的人生觀與宇宙觀，各不相同，是依着他們的地位，他們的需要，他們的企圖，與他們相互爭鬥的行程而改變的

」。（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而在辯證唯物論者或歷史唯物論者底自己，却並沒有能提出更好一點的成績。普列哈諾夫自己以及他的學生德波林等雖則都會在哲學史的方面努力過，可是却大都只是限于近代哲學底領域，對於作爲哲學之搖籃的希臘思想，都沒有加以深刻整理。而德波林的一二著作（像近代物質論史及辯證法唯物論入門等），更顯然是以即格的「唯物論史」作爲其主要藍本的，就內容而言，對於哲學發展的聯繫性底敘述，雖則頗足多者，但關於每一哲學的經濟背景的說明，則還是非常不夠。我們看到，這種僅就哲學的本身來說明哲學，而忽略了形成每一哲學的社會根源的傾向，顯然是並沒有完全脫離了觀念論的窠臼。這裏也就牽涉到一個有關于哲學史的本質底問題，即作爲一個辯證唯物論者來論哲學史，哲學史應該被看做是一個哲學的範疇呢？還是一個歷史的範疇呢？

我們第一個直覺的判斷，大概總是把它看爲是一個歷史的範疇的。因爲我們會如此設想，作爲一個哲學範疇來把握哲學史，可能流入于概念化地把握哲學史；而作爲一個歷史的範疇來把握，才能保證是現實性的，不脫離了社會具體的歷史發展的。普列哈諾夫在他的「史的一元論」中大體上就遵循着這樣的見解，可是相反的論斷却可以如此的解釋，辯證唯物論者所理解的哲學，本身便不是一個純概念的東西，而是確確實實承認了社會存在底決定作用的，因此在哲學的範疇之下，已經包含了歷史的意義，也就是社會的意義。因此把哲學史看爲是一個哲學的範疇，并無妨于哲學的現實性底說明。梅林底「哲學史」，

則正是抱有了這樣的觀點。

可是梅林也沒有澈底站在史的唯物論底立場上而說明了哲學史的歷史現實性，像我們在前文已提起過的，他雖則是正確的說明了哲學是一個意識形態，因此也正正確地說明了哲學史是意識形態的發展史，但他的承認這種意識形態的社會根源性，却僅僅只有表面化的文字意義。實質上則他根本沒有把哲學看做是客觀的現實認識，從而他之把哲學史稱爲是意識形態的發展史，就間實成爲是意識形態的抽象的，獨立的發展史了。這樣，梅林在把哲學史看做是哲學的範疇一點上，他的史的唯物論底不澈底性使他又接近於黑格爾的觀念主義。

真正的辯證唯物論者對於哲學史的論述，應該同時要求承認爲一個哲學的範疇而又爲一個歷史的範疇，因爲本質上哲學史正是認識的歷史和現實的歷史底統一。作爲是認識的歷史，以哲學看做人類意識形態的整體，它的發展有相對獨立的意思義，對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言，構成了特殊和一般的關係。作爲是現實的歷史，則正因爲意識形態的本質底意義，只有在與它相關聯的社會存在中才能找尋到，因此哲學史是不能外於現實的歷史之外的任何東西。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問題便是哲學史的分

期問題，這顯然也是由於對於哲學史整個見解的不同，而表現得非常殊異。新康德主義者們既是

站在否定哲學發展的合法則性一點上，那麼自然會認爲哲學史的分期是無足輕重的，隨隨便便的。這種見解在中國的新康德主義者流中間，也表現得很明顯，張東蓀的觀點則更是直率而露骨

，他在他的「哲學」一著作中，就這樣說着：

所以本書對於哲學史之分期，不甚重視，以爲分期不足以表示思想之段落，這種分期只是爲敘述之便利而已，其後更是直截了當的承認：「分期是一件隨意的事」。這正像文得爾班的說哲學史分期的標準是人爲的「一樣。新康德主義者的從否定哲學發展到合法性的抹殺哲學史分期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原是邏輯的一貫而不足爲異的，但別的承認哲學發展的法則性的觀念論哲學家，自黑格爾以下却也犯了類似的毛病，在哲學史的分期問題上他們同樣認爲是可以隨便的或是用「主觀來肯定」的，黑格爾哲學的反對者之一的德倫特萊堡教授（Professor Trendelenburg），事實上原只是黑格爾哲學的俘虜，在他的巨著「邏輯的研究」中，他認爲每一個哲學體系都「各自有着它自己獨特的立論和意見」。因此終極地認爲不必也不可能去「確定哲學史的分期」。而黑格爾自己已對於哲學史的分期問題，原也是陷入於混亂之中。首先他是在理念的發展觀上把握哲學史的分

展」的階段上。

辯證唯物論者的論哲學史，正像論述一般歷史的發展過程而承認其不斷所造成的質變一樣，與社會發展的分期相應，而是也確定了哲學發展的分期底積極意義的。這歸結爲如下幾個見解：

（一）把哲學的全內容作爲一個統一的對象，那麼哲學史的發展是一個自發的過程，哲學史的分期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的自然段落和歷史必然，決不是人爲的，決不是由主觀可以隨隨便便決定的。（二）列齊指示了我們，辯證唯物哲學之出發點，首先是在於承認邏輯的東西是追隨了歷史的東西的：「邏輯的法則，是客觀現實在人的主觀意識上的反映」。思维的範疇，不是人的工具，而是自然界規律性的表現」。因此，作爲人類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底哲學史的分期，其自然段落和歷史必然必須是追隨了現實的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的具體內容，是建立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不斷鬥爭的這一事實上，因此人類歷史發展的自然段落，其最適當的劃分標準是也不能外於生產力突破生產關係的這一大突變的關鍵上；這在人類歷史中，自原始共產社會以下即具體的形成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諸時期。

與這個社會發展的諸時期相應，哲學史的分期底自然段落，當表現爲如下諸順次：（一）反映奴隸社會初期生產力激急提高之希臘古代唯物論哲學時期及奴隸社會走上崩潰之路的希臘古代觀念論時期。（二）反映封建社會黑暗時期之

古時代獨斷的教會哲學時期。（下接四頁）



顧亭林哲學批判

華 顯

——兼評實用主義的真理觀

「舊職中官及老僧，

相看多怪往來頻；

問君何事三千里？

春謁長陵秋孝陵。」——錄自顧炎武重謁孝陵。

明末清初，中國哲學正是從「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時代。

「……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者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練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同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盡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辭，神州蕩覆，宗社丘墟。」（顧亭林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大道」條）「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肆超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李恕谷「書明劉戶部墓表後」），而陸王

哲學的末流，便是這種清談空論，脫離現實者的代表意識，因之，在當時反清復明運動滋長的現實情況下，在當時西歐自然科學源源輸入的影響下，對這種理論與現實割裂的，窮途末路的陸王主觀唯心論底批判，自屬必然的要求，于是由「主觀的冥想」哲學，進而為「客觀的考察」的「實學」。顧亭林先生便以實用主義的立場，實證主義的手法，開一代考證學的先河，惜乎以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其批判精神的頂點，也未能超出儒教復古傳統的範圍。」（向林冰「中國哲學史綱要」）

顧亭林，原名綽，明亡後改名炎武，字甯人，江陰鉅山人。生于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紀元一六一三年），歿于清康熙二十一年（紀元一六八二年）享年七十。亭林幼年博學，事繼母王氏

復孝。清兵下江南時，他糾合同志起義兵守吳江，不成。崑山城破日，母年六十，遺囑炎武「我雖婦人，然義不可屈」，並且告誡他勿仕二姓，後遂絕食死。他奉遺教，矢志復明，周遊天下，陰結豪傑。在他晚年，五謁孝陵，六謁長陵。足跡所及，遍考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迹，自金石碑碣，以及地理經濟之學，無所不通，出遊時，後車滿載書籍，作實地考察。康熙十六年，卜居陝西華陰，和李二曲交遊。考其居陝用意，也和反清復明的政治鬥爭不無關係，因之他說：「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縮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而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布之勢」。但行動却很隱晦，大概一方面也怕「名之累」而「失身於暮年」（廣宋遺民錄序），所以學生有請他講學的，他說：「近日李二曲，亦以聚徒講學的名途招逼迫，幾至凶死，雖處武不屈，然名之累則已甚」。康熙三年，他曾因文字入獄半年，康熙十七年，開博學鴻儒科，清廷要羅致他，炎武乃預便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俕俱在，無速我死」，康熙十八年，他因不願參加明史館工作，寫信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他曾在雁門之北，五台山東，及長白山下，墾田牧畜，以實行其經濟政策，同時也完成其堅貞的人格而訓示後人，他在廣宋遺民錄序末段有這樣一節沉痛憤慨的話「余嘗遊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為不似之人，而朱

君（廣宋遺民錄作者名明德，吳江人，與炎武同輩，長炎武五歲，時炎武年六十一歲，該書以程克勤著宋遺民錄為藍本，廣益至四百餘人。——顧按）乃為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吾老矣，將以訓後之人，冀人道之永不絕也」。

所著書有日知錄三十二卷；補遺四卷；天下那國利病書百二十卷；肇城記一百卷；音學五書三十八卷；五經異同三卷；左傳杜解補正三卷；九經誤字一卷；石經考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經世編十二卷；下學指南六卷；文集六卷；詩集五卷；歷代帝王宅京記十卷；昌平山水記二卷，此外小品著述很多，大多都收入亭林遺書。

理氣心性之學，自宋至明，發展已入窮途，同時這種「務燭之以歸于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實之不論」（日知錄卷七）「行吾敢故謂之內也」條）的主觀唯心論，客觀上又促進了明朝的滅亡；再加當時西洋自然科學的輸入，自明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至清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凡一百五十年間，西洋人來華者共七十餘人，所著關於自然科學書籍共二百七十餘種，于此，清代學者，特別是顧炎武等，在政治鬥爭的現實條件下，學問功夫自不得不趨向於考證學而「心求理，事求實」（國朝學案小識）。「第一，對於種種資料，分析其時代先後而辨別其流變，第二，每下一說，必博求佐證以資其信，語必博證，證必多例」（中國哲學史綱要）流風所及，給後世自然科學的發展，打定了基礎。但于其說亭林的哲學是實證主義，却不如說它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是實證主義而發展的哲學。

的人生問題，二者本具有血濺的關係。亭林以經學批判理學，反對單談心性理氣，而主張「經世濟人」，所以他說「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然許可，以墮于謝上蔡，張橫渠，陸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為聖人之道，上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強在洒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于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于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一切不談」（與友人書）「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與友人論學書）「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與人書廿五）「凡文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與人書三）。而「經世濟人」治平之用，亭林以為只有經學才能担任這任務，所以他對理學的看法，也以為「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全祖望崎嶇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但在以「實識」來批判「冥想」的理學的一點上，南派的顧亭林，尚不脫書本子上的實識，比較北派顏元——反對書本子上的實識而主張用身心實識，似略差一籌。

西洋實用主義（Pragmatism），最初使用這名詞的是美國數學家皮耳士（Charles Peirce）。他在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及一八七八年一月發表的通俗科學月報（Th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發表了一篇「如何能使我們的觀念明瞭」（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論文。提出了人類的思想判斷，必須含有實際的效果的意義，沒有實際的結果的思想，便只是言語的堆積，所以真理不可不為引起實際的效果的東西。他是從康復哲學用語裏發現了「實際的」（Practical）和「實用的」（Pragmatic）二語的不同，因而引伸出來的。「實際的」含有實際技能的意義，「實用的」含有實際幸福的意義。所以實用主義含義，終不離行為結果，實際效用的意義。以後，詹姆士（W. James）便把這名詞正式用到哲學上去，代替了他最初用的「根本經驗論」一詞。西洋實用主義派發達于英美而傳佈于德奧，人物很多，雖然他們各依其特別着重點而別立名目，像杜威的工具主義，或試驗主義，或直接經驗論；失勒的人格唯心論；塞士的倫理主義；吉布生，何維生的人格唯心論；塞士的倫理主義，或倫理的人本主義等等，但根本主張，却無大異。

實用主義的真理尺度以實際效果為依歸，原無厚非，因為真理本是具體的，實踐的；但真理一味以對人類的實際效果或效用為依歸，未免充滿了成見，甚至流為反動的，市儈的，而在認識論上成為觀念論的把戲，因為真理除了具體的和實踐的二特性外，更必須是客觀的，不受人類意識左右的；實用主義因為接近着馬哈和阿克那留士的經驗批判論，所以他的真理觀不免是抹殺真理而找尋來的真理。並且，假如真理只是對於人類有實際效果的東西，那末一切迷信只要對人類有實際效果，一切迷信便都可成為人類的真理了。失勒的確會作如是的想法的，無怪實用主義成為英美倫理們的護身符了。同樣，亭林先生以理

學不能作「經世濟人」。「治平之用」因而以「經學」修正了它，但他假如發現某種邪說（這裏是指一切虛妄幻想的學說）比經學更能「經世濟人」，那末他無疑會奉它爲不二真理的。這所以說「亭林先生果然比一般講心性理氣的先生高明了一點，懂得一些『實踐』對於真理的重要，但他的高明處也就限制於這一點，他沒有把真理的實踐擴展到社會的實踐，而僅限於書本上的實踐，因而他根本抹殺了真理的客觀性，因而他就根本沒有澈底明瞭真理的實踐性與具體性。

實用主義本是絕對的唯心論與進化的自然論的調和，也就是詹姆士所謂「硬性派與軟性派的調和」。這就是說：它對於絕對唯心論，只排斥了它的絕對說和主知說，而容認它的精神原理，所以它的根本立場還是不離觀念論。證之於亭林先生，也是很顯然的，他在「下學指南」裏，就顯示了他的爲學宗旨根本脫離不了唯心論，他說：「……曰博學以文，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正夫正婦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因爲他的觀點脫不了唯心論，所以他自已也未能免去「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與友人論學書）；所以他幸逢明清之交，而稍知學問之實踐意義，而終不能作真正實踐，舒其抱負，而只好吟誦一下「豈無懷土心，所羨千里塗」（亭林詩文集）了。蔣竹莊先生說爲亭林先生這種爲學要旨爲「爲學經世之綱領，不出乎此。炎武不幸處明清革命之際，不得實施其抱負」（看蔣維喬編述「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第八頁），未敢苟同

，事實上他這種觀念論的爲學要旨，並不是「明清革命之際」所要得的，「不得實施其抱負」也不是「不幸」，而是必然的。但他較一般行己無恥「學爲不似之人」却確乎值得我們頌揚的了。同樣，他的歷史觀，也脫不了唯心論的：「目擊世變，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缺點」。（文集卷四與友人書九）事實上，歷史的動力，決不是風俗人心，風俗人心只是現實環境所派生的所反映的東西，真正歷史的動力是這樣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獲得的方法，物質財富（食品，衣服，鞋子，房屋，燃料，生產工具等等，即社會生存及發展所必要的東西）的生產的方法」（引自約瑟夫著「伊理奇主義問題」一九三九年第十一版俄文本第五百五十頁）。

然而，我們也不可苛責亭林先生，「某種的社會存在，某種的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就有某種的它的思想，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同上書第五四五頁）亭林先生在明末清初的封建社會裏，建樹這樣的主張，已不可否認其在學術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五六至五七頁曾有這樣的評語「清初大師如夏峯，梨洲，二曲輩，純爲明學餘波，如船山舜水輩，雖有反明學的傾向，而未有新建設，或所建設未能影響社會。亭林一面指斥純主觀的王學不足爲學問，一面指出出客觀方面許多學問途徑來，於是學界空氣一變，二三百年間跟着他所帶的路走去，亭林在清代學術史中所以有特殊地位者在此」。

本刊徵稿簡約

一、本刊爲全面性的綜合月刊，舉凡國內及國際問題的專論，社會科學和哲學等學術文字，以及一切體裁的文藝作品，只要附合本刊立場，皆所歡迎。

二、來稿一律須用稿紙繕寫清楚。并附加新式標點。譯稿并須附記原文，或詳記其出處以及出版年月日。

三、來稿文字一律用語體文。

四、每稿存數以三千字到五千字最爲適宜。但特別有價值的文字，則一萬字左右的稿件亦所歡迎。

五、來稿經登載後，酌贈本刊，新人出版社出版之各種著作或現金，凡希望以現金作稿酬者，請於稿上註明當即取消其稿酬。

六、抄襲或一稿二投的文稿，一經發見當即取消其稿酬。

七、一切來稿除特別聲明外，本刊編輯者有刪改之權。

八、來稿一經刊出，其版權即爲本刊所有。

九、來稿不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附足郵票者例外。

十、來稿務必寫明作者真實姓名及地址，發表時用何筆名，則悉聽作者決定。

十一、來稿有時間性者，務祈於出版日一星期前寄下。

十二、來稿請寄上海靜安寺路四四一號新人出版社轉本刊編輯部



歷史唯物論基礎教程

黃特

第一章 對於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認識

一 歷史唯物論的出發點

從眼前的

現實說起

我們在今天，正是處於一個歷史上空前偉大的變化和躍進的時代。也不只中國是如此，整個世界都已經到臨了這個激盪的歷史底變化點和躍進點。就中國而言，那麼為民族解放，民主實現，民生完

成而發動的神聖全面抗戰，已經進行了三年之上；在越打越強，越打越有辦法的事實下，我們顯然已經可以把掘到最後勝利的確實性。當然，我們并不抹殺目前還存留着走向勝利完成之路的一定逆流，但在全國人民一致堅決要求抗戰，要求團結，要求進步的洪流之前，這些逆流的克服是絲毫不成問題的。試看作為大資產階級的政治捕客的×××，他的投降妥協的和平陰謀，到今天有沒有能動搖我們的抗建信念，以及破壞我們的大局千萬一。再看還潛伏在國內的那些與×××一鼻孔出氣的頑固派反進步派的大人先生們，他們的努力鬧揚失敗主義，努力製造磨擦，努力打擊團結，也還不是遭全民大眾的痛恨和唾棄。抗戰，團結以及進步，在今天已經成爲了歷史的必然，誰違反它，誰就沒有便宜。

整個世界的情形來講，那麼以英德的爭霸爲中心的第二次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也已經打了一年了。我們不必多費篇幅來敘述它的發展的情形；但有一點卻可以確定的，就是不論目前打得你死我活，難解難分，歸根結底，却一定是二敗俱傷，而整個的帝國主義國家，却終必遭受到崩潰和傾覆的命運。即使退一步說，容或還能苟延殘喘一下，但崩潰和傾覆的

一天，却總歸是要來的。爲什麼呢？因爲這正也是歷史的必然，任你本領多大，也沒有辦法逃得過這個歷史必然的掌心。我們看到了擺在我們眼前的現實，也看到了這個現實的發展，原來都是歷史的必然底產物。

現實裏是

無數個個人的活動

歷史的必然原來有這樣大的神通，那麼歷史的必然究竟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其實正是我們現在要學習的整個的課題。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我們應該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可是在現實歷史中真實地活動着的，原是無數個的個人，在某種意義上說，原是人類創造着他們的自己的歷史，因此歸根結底，我們要研究歷史的必然，還應該就從在這個現實歷史中活動着的無數個個人的行動開始研究起，必須探尋出這些行動的產生，存在，以及變化發展的真正的原因和實際的情形是怎樣的。譬如就我們當前的抗建事業來說，我們就應該理解中華民族四萬萬的子民，除開極小部分的墮落份子頑固分子外，爲什麼能這樣堅強的團結在一起，爲了同一個神聖的目標鬥爭，而在過去三年中表現了無數無比偉大和英勇的行動，爲什麼我們能够產生蔣委員長以及毛澤東，朱德，陳誠，李宗仁，白崇禧，張自忠等等偉大的民族領袖和抗建英雄，他們所提供于國家民族的那不可勝計而爲我們全民大眾所一致擁戴的抗建行動又是怎樣產生的。又如第二次的歐洲帝國主義大戰，我們同樣要認識，希特勒、墨索里尼、邱吉爾、貝當、萊諾、張伯倫、達拉第等等人物在這個戰爭裏行動的情形以及所起的作用是怎樣的。

所謂研究實歷史中的無數個人的行動，它的最重要意義，便在發現這無數個人的態度以及行動，究竟是依什麼來決定的。假使從表面現象來分析，我們可以說這些態度和行動，是由無數各式各樣不同的原因所構成，但是本質地把握，那麼我們就需要指出它的根本的以及最後的原因是什麼。這是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研究課題，而也正是歷史唯物論的出發點。

社會法則 與歷史法則

講到這裏，我們就必須謹慎地也是清楚地確定了一個觀念，那就是，我們雖則把現實中無數個人的態度與行動作為是歷史唯物論研究的出發點，但這裏所謂無數個人，決不是各自孤立，互不關聯的無數個人，却是密切地聯繫着的相承相應的無數個人。而能够把這無數的個人密切地聯繫起來使他們

可以相承相應的，就正是社會。社會究竟是什麼樣一個東西呢？這個問題比較的複雜，我們且等到後文再討論，在這裏我們所要理解的是，由無數個人的結合而成爲了社會，這無數個人就決不能脫離了社會而單獨生活，「人是社會的動物」，因此人類的生活也就成爲了社會的生活。依此而論，由於無數個人的行動所造成的歷史的動向，也就可以說是社會的動向，換一句話說，一切社會生活或是社會事件的內容，也就正是無數個人行動的堆疊。我們再就我們的抗建事業來說，那麼抗建事業本身自然也是一個社會的事件，而這個社會事件的具體內容，正像我們在前面所已經指出的，就是我們每一個中華民族子民的血汗底努力。因此上面我們所說要研究現實中的無數個人，他們的態度以及行動是怎樣發生，並且究竟是依什麼來決定的，現在也就說可以說，社會上所發生的各式各樣的事件，是怎樣發生，並且究竟是依什麼來決定的了。這也就是所謂社會法則。

但是擺在我們當前的社會事件，經過十年百年以及更多的年代之後，却無疑的將成爲是歷史上的事實了。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所發動的神聖抗戰，到那時候當然全被歷史家們作爲一個歷史問題而提出，而研究它的起因是什麼，經過是如何，結果又是怎樣；這正像我們今天研究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或別的歷史事實的起因，經過，以及結果是怎樣的。因此我們便可以理解，一個社會事件在發展的意義上說，又必然成

爲是一個歷史事件，從而社會法則也終必轉化成爲了歷史法則。當然，在歷史裏面，原是包含着自然的歷史，但在這裏我們所說的，則是指人類的歷史也即是社會的歷史而言。

從這裏我們已看到，人類的行動法則，社會的法則，以及歷史的法則，原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在前面我們已說明歷史唯物論研究的出發點，便是社會的發則和歷史的法則。

二 歷史唯物論的意義與任務

歷史唯物論是唯物論在社會領域的應用

歷史唯物論一稱唯物史觀，根據它的名辭，我們也已經可以理解它的意義，那便是「歷史的唯物論的解釋」或是「唯物論的歷史觀」，因此它即是唯物論哲學，特別是辯證唯物論的哲學，在社會領域也便是歷史領域底應用。

從而我們要真正理解歷史唯物論的意義，就勢必先理解唯物論以及辯證唯物論的意義。在第二章裏，我們將詳盡地來討論辯證唯物論的意義，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關聯，怎樣從辯證唯物論發展到歷史唯物論，以及歷史唯物論中應用辯證唯物論的特徵等等。但在這裏，我們也不妨先將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的意義簡單地說一說，讓讀者獲得一個明晰的觀念。

那麼，所謂唯物論，它的根本的內容便在于主張宇宙的本體是物質，物質是客觀地存在的，精神以及一切主觀的東西，都只是這個作爲構成宇宙間萬物的原始因子底物質的派生物。至于辯證唯物論，當然同樣接受唯物論的這一正確的根本主張，不過它是更爲高級更爲進步更爲完整的唯物論，即它是在變化和發展的觀點上來把握物質，因此它的內容是更和客觀世界的真實情形相一致，也就是更接近于真理。

把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應用到社會和歷史的領域，也即是把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來解釋社會和歷史，這就是歷史唯物論。因此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論點，就必須把社會和歷史都看做是一個物質的東西，像一切其他物質

一樣地是客觀的存在着，有着自己獨立的變化和發展的規律。而這個社會的變化和發展的規律本身，作爲一個客觀存在着，它也不是因時不變，而也是會發生變化和發展的，這一點我們在下一節裏將作比較詳細的討論，這裏且暫時擱開不討論了。

歷史唯物論是辯證唯物論的特殊部門

辯證唯物論在本質上原是研究「自然、社會（歷史），以及人類思維的發展法則」底法則，那麼對於社會領域即歷史領域的發展法則的研究，那也是應該包括在內；換一句話說，歷史唯物論就應該在辯證唯物論之內，而不在辯證唯物論之外了。那麼我們又爲何把歷史唯物論看做是辯證唯物論在社會領域的應用，而不把它稱做是辯證唯物論的本身呢？原來辯證唯物論固然已經包括了對於社會和歷史的發展規律底研究，但它所着重的却是社會和歷史的一般的發展規律，特別是和自然界以及人類思維的共通底發展規律，換一句話說，辯證唯物論是把整個宇宙間事物的發展規律，當做一個對象來研究的。可是很明顯的，社會和歷史的發展規律，除開和一切世界上存在物所有的共通底發展規律之外，却還有着它自己某些獨特的規律，這些獨特的規律，當然不只並不違背事物發展的一般的規律，却反而作爲一般規律的補充以及具體的表現。對於這些獨特的規律加以深化的研究，便是每一種科學的根本任務。從而在辯證唯物論底總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底規定下，對於社會和歷史的獨特底發展規律作全面研究的歷史唯物論，自也足已構成爲一個特殊的對象和科學系統，更基於本質上它正是辯證唯物論在社會和歷史領域底直接運用，和辯證唯物論這一總世界觀和總方法論，較之其他獨立的科學有着遠爲密切的聯繫，因此我們就很有理由把它看做是辯證唯物論的特殊部門；不在辯證唯物論之外，却又不是辯證唯物論本身。對於這一點取得理解，足以幫助對歷史唯物論的精湛得到更深入更適切的認識。

歷史唯物論是辯證唯物論的特殊部門

我們對於歷史唯物論底研究，具有着二個基本的大任務：

首先，我們對於歷史唯物論的研究，是要求科學地也是正確地發現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也就是

推動歷史的關係底真相。

其次，我們對於歷史唯物論的研究，更必須超過僅僅作爲對歷史作科學性的分析與解釋而已，重要的是我們更必須藉着對於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之正確的認識和把握，而進一步作改造現實社會即推動歷史發展的具體實踐，使歷史規律的必然趨向從可能走向現實，使人類社會從必然的王國躍進到自由的王國。

把這二大基本任務，應用到當前我們自己的民族解放鬥爭實踐上來，那麼，藉着歷史唯物論的學習，一方面我們要求對於中國歷史的演進，特別是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發展規律，取得澈底的認知和理解，他方面則根據這一歷史軌跡的認知和理解，而科學的預見地確定了中國社會前進的途向，而對於作爲中國社會躍進的具體表現的當前的偉大神聖底抗戰建國事業，則更當順應歷史的必然而提供以主觀的努力，以便使這一事業之最後勝利早日來到。

三 歷史唯物論的方法論底特徵

辯證唯物論的方法論底意義

作爲歷史唯物論的科學底前提以及理論底基礎的辯證唯物論，就整個體系而言，其最根本，最進步，也是最偉大的作用，便在於它的全面的、方法論底意義上。辯證唯物論並沒有企圖建立任何死板的教條，並沒有企圖完成任何固定不變的真理，並沒有企圖使自己所闡明的對於客觀真實的認識，成爲獨立化，僵硬化，天經地義化。「在這個哲學的面前，沒有什麼究極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存在；它證明一切都只是轉變無常，在它面前存在的只有生成和衰滅底不斷的過程，只有從低的到更高的之無限的向上進程，而這個進程在人類思維的腦筋裏的反映，就是這個哲學自身。」（恩格斯）因此重要的只是變化法則的本身，而不是變化法則的結果。辯證唯物論之舞

推動歷史

人類生活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的發展規律的本身，我求人類活動，社會存在以及歷史發展的現實基礎，而正確地擷取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與自然

煌的真理正在它之能把全部的內容僅僅當做是變化的法則以及發展的規律來處理，方法論地把握和分析認知的對象，使人類認識不斷的深化，不斷的豐富起來。

作爲方法 論看的歷 史唯物論

辯證唯物論的方法論底特徵，在歷史唯物論裏也同樣發展現出來，歷史唯物論的課題，并不是擠捉住一些歷史現象的結論或個別的幾個特定的原則，而却是謀對於歷史發展規律的全面的理解而使可以方法論地對於歷史事實的原因，取得一全部的解決。普列哈諾夫曾經指出過歷史唯物論的這個方

去論底意義，他說：「所謂全部的解決，不是指社會發展的算術，而是指它的代數而言；不是指指出某一現象的原因，而是指出如何應該去找出這些原因而言。」也正像恩格斯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赤裸裸的結果，而是研究；如若把結果看做跟到達這結果的發展沒有關係的東西，那結果又有什麼意義。」因此，歷史唯物論的全部，就正應該當做一個完整的方法論來運用，通過歷史的現象而去把握歷史的本質，而完成創造歷史的人類底固有的神聖使命。

歷史唯物論的方法論特徵底另一個重要意義，便在於社會變化法則即歷史發展規律底本身，也同樣是會變化要發展的。人類歷史所經歷的各個不同的社會階段，一方面順應着社會變化和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和規律，但每一社會和每一特定歷史階段的變化和發展，還各有着它們自己的特殊底法則和規律。因此，歷史唯物論決不是公式化地爲一切社會一切歷史找尋一個機械不變底共通規律，而却要求具體地分析各個社會之歷史的特徵與其獨特的變化法則，深入每一特定歷史事實的本身而把握其真實的發展規律。不是用法則去規範歷史，而是從歷史的現實本身中發現其法則及規律。這樣，社會變化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雖然是研究的出發點，但更重要的，却是方法論地去理解這一般規律在每一特殊社會裏的具體底表現。

唯有這樣，社會變化和歷史發展的真實，才能真正科學地爲我們所認識。

(上接三四頁)(三)反映資本主義社會之興起而標榜科學及理性之近世經驗哲學及理性哲學時期。(四)反映社會主義社會之歷史必然而作爲無產階級理論武器的辯證唯物論哲學時期。

在每一時期內，除開這一反映現實社會發展的哲學主潮之外，自然還有着一一定的逆流；并且這一主潮又可能分做幾個波浪來表現。譬如就近代哲學而言，在經驗和理性的基本規定上，它首先表現爲十七世紀的英國直覺經驗論哲學，其次表現爲十八世紀的法國機械唯物論哲學，隨後又表現爲十九世紀的德國古典觀念論哲學。這一個前浪催後浪式的發展順序決非是偶然的配合，而也是爲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鬥爭的這一基本規律所決定。爲什麼近世哲學在十七世紀是以英國哲學爲代表，十八世紀則以法國哲學爲代表，十九世紀又以德國哲學爲代表？就正因爲在十七世紀英國市民階級基於科學研究的發達和生產技術的進步，從而必需謀生產力的突破舊的生產關係，這樣它便首先揭發了對於封建貴族的叛變和進攻，而第一次締立了經濟上的資本主義之帝國。這一時代的英國哲學之所以會成爲近世哲學史上的第一個主潮，就正因爲這一時代的英國是有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最尖銳最表面化的鬥爭的這一客觀事實。同樣的，十八世紀之所以會成爲法國機械唯物論哲學所支配的時代，也就正因爲十八世紀是法國市民階級徹底傾覆封建統治階級的時代，法國大革命顯然是說明了一個更爲激烈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并且是到了突變形式引爆階段。而十九世紀的德國古典哲學之興起，并且成爲了歷史上一切觀念論哲學之最高堡壘，也就正由於落後的德國市民階級是如何在加快其提高生產力的步伐，過步前進以求與英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並駕齊驅，這個生產力的加速度的提高過程，最後也必然揭引起與舊的生產關係的嚴重衝突，這一事實便是德國古典哲學跨上哲學王座的物質基礎。

由於以上舉引的一些哲學史上的具體事實，我們也便已經可以看到哲學史之爲現實社會發展史在意識形態部門的反映，實爲不可撼易之真理。

X
X
X
X
X
X
X
X
X
X
X

書報評介



讀新哲學談話

廖英夫

黃特先生的「新哲學談話」一書，出版迄今已有好幾個月，但我直到它已經再版之後，最近才有機會把它讀去，並且是重覆地讀了二遍。過去在新知半月刊上，我是曾經陸續斷斷地讀了好些的，那時雖然未曾得觀全豹，但對它已有十分好感。後來單戈先生在同刊上一篇評介「新哲學談話」的文字，我也曾讀過，雖則現在手頭找不到那本雜誌，但印象中還記得單戈先生大約認為這本書雖則各方面都寫得可以令人滿意，却似乎認為有幾個問題稍嫌說明得太簡，特別是哲學史的部份，黃特先生在再版的話裏也承認了這一點，但根據我自己的看法，簡雖則比較簡，但明白還是敘述得很明白，因此是簡而明，不是簡而不明，而簡而明，也正該是我們對於一個哲學讀物的要求。一般哲學讀物的最大的缺點，便在於講是講得很多很繁雜很囉嗦，但還是一個講不明白，讀者讀了也就仍舊摸不著一個頭腦，弄不清一個理路。原來哲學理論要寫得簡明實在不是容易的，但黃特先生的這個著作實在是做到了這一點，這是值得我們欽佩的，而配合了黃先生苦心孤詣而做到的全面性和系統性，我是完全信服這

本書是確乎為一本優秀的哲學中級讀物，即使不是最好的一本，但實為國人所寫最好的哲學著作之一。這是這本著作可以當之無愧的。

這本著作的另一特色，是在於它做到非常的中國化，這不只是由於這本書每一點所說明的理論，都和我們中國目前的現實切切相關，也不只因為黃先生在本書裏所舉的例子，又都是和我們中國人的生活以及現在的抗戰息息相關，更因為黃先生在本書裏所寫的文字，是非常的通俗，樸素，和切實。黃先生別的哲學論文我讀過的也不少，但總覺得沒有像「新哲學談話」那樣寫得平直和順，我並不是說黃先生別的哲學論文寫得不好的，却是說這本「新哲學談話」寫得更好，更中國化，讀起來非常親切，這或者是因為用了談話體寫的緣故，因此讀時就像是和一個良好的師友談話一樣。

黃先生在本書裏似乎很有一些新的具解，譬如新哲學的認識論，通常一般哲學著作總是以「反映論」稱之的，黃先生則以「實踐的反映論」為名，這的確更能啓明新哲學認識論的本質。而劃分世界觀，本體論，宇宙論的區分，解釋本質

內容，現象，形式間的不同，關於新哲學發展的二條戰線各階段分期的闡明，都是有著很好的見解很好的成績。而正像黃先生自己在初版自序裏所說的：「為了初學者的便利計，我還是試用了一些適當的字眼，寫下了近乎是定義的文句。」這確也是本書最大的貢獻之一。譬如把「必然」說明是「任何事物在運動過程中由於內在自發的發展規律而引起的種種作用和情狀。」「偶然」是「一個運動過程在發展中，由於一個外在的規律底滲入而發生的作用和情狀。」自由便是「對於必然的一個認識和把握。」本質則是「事物的基本規定性，是任何客觀存在的內部聯繫，是使一種東西之為那種東西底決定的性質。」現象則是「事物的本質底外的暴露，具體的表現，以及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內容則是構成一個事物之各種具體的素材，或者可以說是一個事物底內含的成份。」而形式則便是這些素材，這些成份所存在的一個方式或是狀態。」根據則是「任何事物在運動過程中造成變化和發展的主要動力，或者說是基本的內在矛盾。」諸如此類，比比皆是。別的哲學著作把新哲學的諸範疇處理得很好的原也很多，但能對諸範疇的根本意義這樣確切扼要地規定的，則本書實為最成功的一本。不能對這許多範疇獲取中心的認識，黃先生在本書裏，却是对這問題加以解決了，這是造福讀者匪淺的。

我自己實是深深愛好這本「新哲學談話」，也深深得益於它。是以本書原已沒有需要再來加以介紹了，但還是願意把我自己看到它的好處說明如此。

民族詞人辛棄疾誕生八百年紀念

趙東原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詞是中國文學中最美麗最活潑的一種文體。正像詩之于唐的運動和成功一樣，詞則以趙宋一代為最鼎盛。綜觀宋詞作者的技巧和作風，大略可以劃分為豪放派和細緻派二者；而够得上稱為豪放派的頂兒鬚兒的代表作家者，除了那個詩詞書文全能的天才文豪蘇東坡之外，便要推我們現在正要介紹和紀念的南宋偉大的民族詞人辛棄疾先生了。

辛棄疾誕生于公歷一一四〇年（宋高宗紹興十年），今年正是他誕生的八百年週年。我之所以要借用「四十年代」的一頁寶貴篇幅，而來對這位豪邁詞人的誕生作一個小小的紀念者，就因為辛棄疾不只是一個人物，才華蓋世的大詞家，而更是一個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供獻其畢生心力來從事鬥爭的偉大的戰士。因此就蘇辛二人的比較而言，雖然他們的作品是同樣的豪放雄邁，令人氣壯，但字裏行間，辛氏的作品更是遠較蘇氏為充溢着熱烈的愛國意識和生動的民族感情。我個人同樣愛好蘇辛二氏的作品，但對辛氏的詞，讀時更滿懷一種崇敬之意，其原因即在此。辛棄疾字幼安，別號稼軒，是山東歷城人。

他的生期在上面已說過，是正當公歷一一四〇年，也便是宋高宗紹興十年。因此他的誕生的時代背景，便是南宋偏安的局面已經逐漸造成，與侵略者金人的和議快將訂立成功的時候；他的故鄉山東，更是早已處在侵略者的暴淫的統治之下，辛氏自幼即身受到異族壓迫的痛苦，因此也決定了以一身為民族國家奮鬥的決心。雖則他的老師蔡松年和最要好的同學黨懷英，先後仕金，做了大官，但辛氏絲毫不受他們的影響，還是立意貫徹他的恢復祖國河山的大志。而為民族效勞的機會終于降臨到他，當公歷一一六〇年，他正是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底時候，恰逢侵略者的領袖，金主亮南征大敗，在北歸途中為人所殺，而草原野間的中華志士，都乘機紛紛崛起，共謀打擊敵人的。這時辛氏就參加了一個民間領袖耿京的隊伍，為他掌管書記，并且力勸耿氏將武力置諸中央政府直接的指揮之下，以便發揮抗敵的更偉大的威力。耿京聽從了他的話，就派他奉表南歸，與中央商討好軍事聯繫的辦法。從這時起，辛氏就開始任宋朝承務郎的官職，但不幸他的同志耿京就在這時却為部下的叛徒張安國所殺害，張賊并且投

降了金國，辛氏當時立即會同了幾個忠勇為國的部隊，戰敗金兵，而把出賣祖國殺害民族英雄的奸徒張安國捉來正法了。高宗這時便任命他做江陰簽判，那時我們這位偉大的民族詞人，年齡也只有二十三歲。

此後在抗金的民族鬥爭中，他屢建功勳，到公歷一一七八年即他四十歲的時候，他的官職已屢升到湖南安撫使。在湖南任上他更是積極的發動民衆武裝，組織「湖南飛虎軍」，而作為抗敵的準備。其後又歷任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安撫使，他每治一地，總是努力激發老百姓的民族意識，并且在事實上整頓武備，一直到一二〇五年，還全力支撐了韓侂胄的北伐的建議，并且以努力恢復故國河山為囑，但不幸到一二〇七年，我們這位偉大的民族詞人却終究因積勞致病而逝死了，享年六十八歲。

綜觀辛氏的一生，始終是在為患難中的祖國服公務，并且始終沒有放棄過完成民族解放的抗金鬥爭實踐，雖則宋朝的客觀形勢沒有使他能全部完成他的偉大的民族解放事業，但他之終生為這一個神聖的目標鬥爭，并且利用了文學的寫作來作為他的鬥爭武器之一，其抱負其立志，就實在值得為八百年之後的我們來追述，來紀念。

中華民族在今天的客觀形勢是完全不同于南宋之時的情形了，在民族解放鬥爭的全個過程中，我們不俱會有千百個「一面寫作，一面抗敵」的偉大的戰士產生，這些戰士却一定會較之八百年前的辛老先生更為幸福，因為他們終必將看到最後勝利的來到。

天

挺高

得醒得這麼早，還是起來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再說吧。

飛是爬起來了，清晨的，新鮮的空氣，也算呼吸過了，可是再往後怎麼辦呢？老在這亭子間裏踱方步總還用一個名字來呀！所以老子說上海是千樣好，萬樣好，就這一樣不好：第一，早上戲館子不開，第二，沒有「早粥舞」可跳，不然像老子這個千載難得一朝早起的，碰到了這種尷尬的勢口，也不致于會沒有一個好好兒的歸宿了，可是這會子呢，這會子簡直是：「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飛……我好比，唉！……」

光，做了他媽的這麼一條法蘭絨褲子！

算呀算的就有點害怕；這樣子化法也不成條路子呀，前個月進二百十，上個月化三百四，這個月一跳就跳進五百大關，這樣子跳法簡直是要跳成了幾何級數了。錢，化起來自然爽快，可是化多了就得老寫信那才透真麻煩，老子曾經在上帝面前禱過這門一個告，就是「又要老子不寫信，又要老子（這不是老子，這是老子的老子）寄錢來！」可是上帝沒有准我，老子不寫一封信！不寫一封堂堂皇皇的信，家裏的錢就永遠不會自動的寄出來，所以老子說提起錢倒有了主意了，既然血乾，自然得寫信，這是一個不易的邏輯。而且難得頭腦有像今兒這麼的新鮮，自然更該好好的來研究一下寫信的藝術。唉，會卿卿會卿卿，你開老子的條斧，老子只好開開媽媽的條斧了。

他媽的，沒有胡琴鑼鼓搭配，就這樣乾吊噪子也是個沒勁……算了吧，還是上「好字頭」去吧，老子跑過西已非一天，大小數百餘戰，但是早上開火的滋味判今天還沒有嚐過，怪不得要通宵營業，這好處老子到今兒才算領略到了，（真是慚愧！）摸一摸口袋，不對；所有的財產統統集中在此地了，一共是四十二塊八毛再加四分電

信是這樣寫法：

……上次所寄來之三百元，因添製春裝大衣等，現已用罄，兒今誠不知將如何再

老子今兒——不，現在得說昨兒，起來得太早了，早得簡直發癡。您想吧：十點不到就醒了，剛醒；就覺得臉上一股子灼熱，一想，對啦，一定是昨兒晚忘了把窗簾擡上，因此叫他媽的太陽光給偷偷的溜了進來，十二月裏這還不打緊，現在可不對，現在是端午脚邊，太陽也上了勁了。拉拉窗簾，管他娘的，再睡忽兒養養神吧，咳，偏偏作怪，左一個翻身，右一個翻身，憑嘛也甯想睡着了。大概是天氣太暖了吧，一閉上眼，就想起劉卿卿，（卿卿兩個字是老子學校裏一個老子頂佩服的同學老杜發明的，那小子說這就是密斯的代名詞——這叫做學術中國化），又想起了劉卿卿的小嘴，徐卿卿的奶峯，朱卿卿沒有骨頭的屁股……乖乖，想呀想的就覺得一股子火往上冒，不得了，再想簡直是要「那個」了。唉！已經神經衰弱得這樣子，好歹算了吧，難

車票。房錢三十元，已經兩個月沒付了——不過房錢再晚個把月付倒沒關係；頂緊的是明兒，明兒老子得請會卿卿一起玩兒：花樓戲票二張，大菜兩客，跳舞四小時，再加汽車接送，說不定還得買點嘛的小玩意兒送送，這麼一來也就差不多啦。事成，一提起錢老子倒有了主意，先算一個月裏化了多少，家裏寄來三百，向老張借一百五，擲用聚餐會費五十二元半，向老張起新式簿記來呢，借方就是五百〇二元五毛。貨方呢：一半奉送好萊塢賭股董老園，一半孝敬舞女買月經帶，總算老子自個兒也叨着三十七元的

大人胃口，因最近校中為加緊教育之故，又指定教課書，參考書凡九部，皆係不得不讀之英文原版好書。兒今所修者為法律系，先生謂讀了這等書，則不但在中國可做律師，將來到外國去也可掛牌了，但近來外匯暴縮，美金一元，約抵法幣二十三元之譜，兒自付買書九部，則負擔過重，故經兒向校長再三懇商後，已的減為六部。六部價約十四元

，折合法幣為三百二十餘元。兒近來讀書與味極高，對於所指定各書，亦莫不以先睹為快。

大人乎，兒知家中景况，並不寬裕，但事關學問，故又不敢造次從事，總之一待為男畢業，家中問題定可迎刃而解也，見信務請速速匯下三百五十元，俾便購買，而實研究，餘容後覆，專此敬請

福安

男偉叩上

××日

信寫得滿官冕，可就這一點，良心上實在有點說不過去，「買賣」這兩個字，對於老子早已變成了一個回憶裏邊的名詞了。賣書或有之，不買書則累年矣。翻翻家裏寄來的信：「……偉兒，家中情景，每况愈下，且有坐吃山空之勢，故你用錢，務要節省，要知你現在一人一月所花，勝過家中十數口一月之用度……總之，苦熬到你畢業，為父負担，即可減輕……」一聽了這些個字眼，老子的感觸就多起來了，想他老楊千狼萬狠，可就吃墨水的事兒不狠，大學讀了三年半，還只落了個少騙馬（Sophomore），說到「畢業」兩字，真是談何容易！（老子想起老杜跟我唸的一首詩了：「好逸惡的旅程呀！」）想起了老子與書本無緣，又要借買書這個幌子欺騙堂上，也不禁掉下兩點英雄淚來！咄，不行不行！咱老楊男子漢大丈夫，豈能為這點子功名利祿小事就這等酸楚起來？「楊大哥，請了吧！」老子把信封也關好了，拉一拉椅子，從寫字檯邊站了起來，回老子先使了一個拍馬鞭的架式，然後一亮相，回

頭朝鏡子裏打了一拱，學那小丑嗓子，口占了兩句道白：「上街寄信去，元寶滾滾滾來！」

一

剛開門，小甘來了。

「噯，老楊，怎麼今兒起來得這麼早呀？本想叫醒你一道吃飯去。」小甘很熟悉地把帽子一掛，坐了下來。

「吃飯不敢當，有什麼事請見教。」

「沒有事，隨便談談。」

小甘是老子以前××大學的好朋友，那小子當年窮得可以，連褲子也向人家借來穿，可是他窮雖窮，那腔吊兒浪當的勁兒跟咱們還是半斤八兩，誰都不輸誰，口袋裏一個大的也沒有，偏他媽的也這個那個的玩，自己沒錢玩，就跟着咱們到處跑，因此咱們叫他「甘二爺」，又給提個綽號兒叫「力羅上流」，有個買香煙，找火柴，跑跑腿之類都是他的事兒。後來聽說小甘到橋北去溜了一趟，撈了個起碼「新貨」幹幹，就這麼一下子抖起來了。（今兒他穿的是B.B.西裝，挺得緊）上兩個禮拜老子在大新跳舞舞碰到他，這小子跟老子談了一篇和平救國的大道理，老子聽了不對勁，就這麼糊裏糊塗的分手了。

「小甘，這一响非常得意吧。」老子敲了他一支烟。

「沒有話，混事兒，過一天算一天！」

「自己人面前別款虛了，瞧這副行頭真是沒得說的。」

「算了吧，這叫做一家不知一家的事，別光瞧這門面好看，俺是一肚皮的不痛快哩。」

小甘一來，信一時自然是寄不成了，老子把信一掉，隨手碼了一壺茶，三杯落口，咱們可是聊開了。小夥子碰頭，不用說第一自然是聊聊聊，可今兒小甘是客，所以老子爲了禮讓起見，自然就得先從小甘的聊聊——陳聊聊聊起呀。憑良心說一句，以前小甘要不爲了害陳聊聊的思想，老實說也不會那麼急得要向人家借褲子穿，急得要力羅上流了。不過事實上不管他心眼兒用多少，憑了這小子一副窮相，人家可還不是給他一個不理不睬，儘碰釘子嗎？後來小甘發發狠到橋北去溜了一趟，什麼事似乎才都起了點兒變兒，可不是嗎？上次聽老張說這會子陳聊聊跟小甘也已經很有這麼一手了。一提起陳聊聊，小甘就眉飛色舞了，他長長地啣了一口烟，頭朝着天花板，彷彿是很悠然神往的樣子！

「自然囉，俺在她身上，說多不多，也化上了這麼三四百了。」

「那不成了嗎？憑這點子交情也可以開個旅館窩窩心了。」老子故意吃他的豆腐。

「滾你的蛋！人家又不是什麼……褲帶子還麼鬆法，而且咱們是……」

「咱們是嗚呼！」

「咱們是很純潔的……」

「噯，了不起了不起，咱們的小甘也玩起這一套東西來了……」

咱們從陳聊聊聊到一切的聊聊，又從一切的聊聊聊到怎麼樣玩聊聊，咱們的結論是玩聊聊沒有第二條路子，玩聊聊只有一句話——就是要錢足。

「所以囉，」小甘非常得意地拍了拍老子的

肩評：

「咱們總得想個法子攪點錢呀，一個人頂要緊是要經濟獨立，經濟獨立了什麼事才都有辦法對不對？」

停了一歇小甘忽然又非常感慨地吐了一口氣

「尤其是攪女人，沒有錢簡直不行……」

老子聽了也非常感觸，一邊點頭，一邊就說：「話自然這麼說，可咱們有個鬼的法子攪錢呢？」

「？」

這句話一問小甘的臉色就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了，方才聊聊當口的一股活潑勁兒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彷彿一個人要向人家借錢，臨到了降臨的時候，他的神氣就忽然一下子不自然起來了。他把嗓子減低了一半，把個手遮住了嘴吧，才彷彿很機密似的說道：

「老楊，不瞞你說。今兒俺來就是想跟你談談這件事。」

於是小甘跟老子嘖嘖吸吸了一大陣子，他的意思老子全明白啦：他自個兒落了水，因此也把人一家一齊拖落水。當然囉，不管老子是個怎麼樣的不成材——老子總算是個大學生呀！全中國四萬萬八千萬人，中間大學生能有幾個？要是大學生全都撲通撲通的落了水，那這國家可不是糟了嗎？「可不是嗎？老子到底還不失為一個大學生！」這個念頭一轉，老子就覺得自個兒高向了許多：「這個念頭一轉，老子就覺得自個兒高向了許多：「你拖老子落水，你在你東家面前自然有個交代，可老子總不能隨隨便便的做你的替死鬼呀！」所以老子就斬釘截鐵的說：

「這種買賣老子不幹，這種賣良心，丟人的錢老子拿不來！」

小甘十二萬萬分勉強的笑了一笑：

「瞧你！誰真認真的替他們幹麼？反正這不是一是混幾個子兒化化！混過，算過，您說對不對？」

老子今兒不知道哪兒來的這麼大的一股正義感，越是小甘說得圓滑，老子越是覺得他無理：

「混子兒」——這句話自然沒錯，可混子兒難道就可以不顧，嗯，不顧那個了嗎？嚇！這真是……混子兒，說得多麼靈巧，可是你說混子兒叫你賣良股你去不去？你去不去？「賣良股」三個字老子自然不好意思說出口，老子不過拍拍小甘

肩胛，用了一種老子教訓兒子的口吻說道：

「小甘，我勸你還是那個吧，要攪錢也得另外找條路子。」

小甘碰了一個釘子，一臉孔哭喪的神氣：

「當然，老楊，俺絕對不勉強你……」

接着是一陣沉悶，接着小甘又狠狠的連抽了

幾口烟，把個烟屁股一丟，才又無可奈何的補充了一句：

「憑良心說俺要不看在「錢」面上，俺早就

不幹了，這碗飯簡直不……」

不提錢猶罷，一提錢老子上的感觸可就多起來了，您別笑我阿Q相，老子祖上原先——可這是

事實，戰爭以前咱們家裏的確有點錢，戰爭一來，萬事完蛋，什麼都毀了個精精光光，戰爭的一切，究竟是孰令致之耶？不然老子每個月化上個八百一十，還不是根本不成一個問題嗎？想呀想的老子就突然地憤慨起來了，老子覺得滿肚子

火燒似的热情，需要用點嘯來表現一下。

但是一下子老子又想不出什麼適當的字句來表現，後來老子急了，老子就狠命的朝空中打了一拳：

「小甘，你幹你的吧，老子愛老子的國！」

可小甘對於老子這份愛國的熱情彷彿毫不在意似的，把衣架上的帽子一拿：

「算了，咱們吃飯去吧。」

三

在黃寶和咱們找了二副座頭。咱們今兒名爲

吃飯，其實是喝酒，可咱們今兒這個酒喝得是真沒意思，大家悶着頭幹，一句話也不說。小甘的

酒量本來就糟糕，偏他媽的要喝五茄皮，老子聽他喝不上八兩，臉色就發紅，眼睛也水汪汪了。

喝到了第五杯上，老子可真給他嚇了一大跳，他把咬了一口的排骨突然往桌上一拍，一隻油膩膩的手伸過來要握老子的手：

「老楊，俺方才跟你說的話算是全部取消！全部取消！」

「算了，過去的事別提牠啦。」

小甘彷彿不肯放鬆似的，突然鼻樑旁邊又掛下了一點眼淚：

「老楊，俺對不住朋友！……章大頭是給俺……」小甘朝四邊望了一望。

小甘這副神情可真把老子楞住了，說他醉，不嫌醉，說他清楚，可更不嫌。

「小甘，你喝醉啦。」老子朝他笑笑：「誰喝醉？烏龜孫子才醉啦，俺對不住朋友，俺心裏難受……」小甘瞪着眼睛，是像要哭出

來的樣子。

「別胡思亂想這套東西啦，來來！咱們吃茶正經。」

但是小甘不理老子，小甘是越來越那個了，起先還文靜，後來簡直是逼着嗓子直嚷，慢慢的大家也對咱們注意起來了；老子可給他弄得真窩

「好了好了，算了吧，小甘，您有什麼話咱們留着家裏去說好不好？這兒大庭廣眾，不方便。」

「管他方便不方便！」小甘把剩下的半杯酒又一口吞了，一邊把個空杯子朝老子揚揚，一邊忽然又霍的站了起來，站起來了還不算數，還把個拳頭擡得桌子「膨膨」的響：

「俺偏要說，俺對不住朋友，俺出賣朋友，俺這狗，狗，「狗」！」末後一個「狗」字喊得特別響，簡直把那個拳頭擡桌子的聲音都給蓋過了。

「小甘，你到底是怎麼啦？這兒又不是橋……，說話得有個顧忌，回頭麻煩……」

「俺偏不怕，小甘把嗓子又提高了，一邊拉着胸膛，一邊喘着眼淚；叫着：

「對呀！俺是漢奸，是漢奸，俺是漢奸便怎麼樣？你們來呀，你們來槍斃好啦，俺要呼一聲才不算人吶，本來俺這日子不好過，倒不如死了爽快……」說到「死」字，小甘的頭也垂下來了，眼睛也閉攏了，彷彿是真的死了似的。

給他「漢奸不漢汗」的一嚷，弄得老子更加手足無措了，可是嘴是生在他的身上，他要使勁喊，叫老子有什麼辦法呢？後來老子忽然急中生智，老子想還是跟他聊聊陳聊吧，也許他聽

了「陳聊聊」三個字一樂意，酒就醒了。

「小甘，上次聽老張說陳小姐跟您已經很有這麼一手了。」

「什麼小姐不小姐，還不是娼妓棍子！」

「小甘，你別弄錯呀，老子說的是您的陳小姐呀。」

「誰弄錯？陳小姐難道就不應該是娼妓棍子了嗎？俺沒有錢她就給老子一個不理，俺有了錢就跟老子跑，老實說俺要不爲了這隻爛污，他媽的灰孫子才會幹這斷命行當吶！」說說的小甘的又火起來了。

老子左也沒有辦法，右也沒有辦法，勸他跑他不肯，叫他不要他又不肯，老子實在沒辦法，祇好下記辣手，再灌他幾杯五茄皮了！

「好好，咱們喝酒吧，咱們喝酒吧！」

喝酒小甘倒贊成，因此老子又劈烈拍拉騙他乾了幾杯，這才算把他的鳥嘴弄閉了。

吃完飯老子把他送回家去，駛到牀上差不多已經是人事不知了，但是臨走的時候小甘忽然又把眼睛睜了開來，握了握老子的手：

四

「老楊，俺沒喝醉，俺心裏清楚得緊！」

大概二點半光景從小甘家裏出來，老子的酒性也慢慢的有點發作起來了，走在路上很有點飄飄然的样子，一時想不上要往哪兒去才好？走到了愛多亞路口頭的時候真彷彿是走到了十字街頭，腦子裏儘打着一連串的「？」號，上按摩院呢還是去跳茶室舞？打彈子呢還是看電影，後來一算都不行，老子那個倒霉學校已經有好幾天後有去

報到了，倘使在平時這還不打緊，不過這個當口是不行，因爲下禮拜就要開始小考了；究竟考點什麼鳥？而且是個怎麼樣的鳥考法？老子都得去打聽一下；所以老子硬一硬頭皮，到學堂裏去打個聽聽再說吧。

搖搖擺擺跨進了學校，第一自然是瞧佈告板，看有個什麼鳥的新鮮玩意兒沒有？一瞧，嚇！——天大的喜訊！教務長牛大王到底是跑了，上個禮拜就鬧得滿校風雨，說是牛大王受到了鬼子的壓力，也許吃不下了要閃着走，果然牛大王臉相，自己先溜了。本來學校裏上下各事是牛大王一手抓，牛大王一溜別的不打緊，學校裏是誰要關個六宅無主，亂烘烘而不可開交了。至于老子呢，當然是唯恐其不亂，因爲牛大王在時老子尙有三分顧忌，牛大王一跑，老子彷彿就突然「高」了許多，老子拍拍胸膛：

「請看今日之學校，究竟是誰家之天下？」

離上課還有刻把鐘光景，老子就踱進了二〇二教室，一看四停學生已經來了三停，關別了幾天的聊聊們也差不多到齊了，老子就不由自主地起了一個久別勝於新婚的感覺，剛跨進課堂門老子就衝着叫了一聲「好！」因爲老杜正在怪聲怪氣地呼着毛毛雨呢：

「劉聊聊，

我不要你的金，

劉聊聊，

我不要你的銀，

奴奴奴，

我只要你的心，

哎喲喲，

你的心！」

老子高興，就跑到講壇上面，粉筆一揮，就龍飛鳳舞地在黑板上塗下了這幾個字：

「今日作文題：

老杜跟劉聊聊（計：卽八號）發生肉體關係

代理××長老楊」

老子還沒有跑回自己座位上面，就聽見劉聊

聊跟那個小王在搭訕着罵起老子來了：

「這種人不配做大學生！」

「是的，真不配！」

「這種大學生沒有人格！」

「是的，真沒有人格！」

「這種大學生簡直……」

「是的，簡直……」

老子今兒大該是黃湯灌飽了吧，什麼「I am

is there, I admit second」早都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難敢罵老子，老子就挨誰，於是老子一個轉身

，就巴巴的跑到了劉聊聊的跟前：

「你罵誰？」

「我罵寫的人！」劉聊聊也板起了面孔：

「寫的人就是我，「劉聊聊」又不是你的名字，所以不准你罵，懂不懂？」

(上接第五十七頁)

(三)及(四)不詳，未能答覆。

阿泥福先生

(一)假如店主是個深明大

義的人，那末很可能不辭掉

乙的職務，因為事實上乙並無職務上過失(按照你借上的語氣而假定的)，而甲自己又不願

照充乙的職務，那末他何苦此一舉呢。但甲

劉聊聊受不住老子的這股勁兒，就哇的一聲

撲倒在書桌上哭起來了，憑老子往常的脾氣呢，

祇要聊聊們一笑，老子的心就慈了，說不定會跟

她說幾句道歉話，安慰安慰她，可是今兒不知道

哪兒來的這股股阿Q式的勁道，她一笑；老子反

而橫了心，老子在心裏先就罵起來了：

「你哭，你哭得喘，拚了老子不跟你結婚就

算了，你哭中個烏用！」

老子又順便拐到了小王的跟前，「嗤的」把小

王推了一把，牽頭朝他臉上晃了一晃：

「小王，老子警告你別噁哩咕噁，留神老子

揍你。」

小王也不敢回嘴，於是老子像一頭門勝了的

公雞似的，振一振鬃子，就打算班師回朝到自己的

陣地上來了，但是還沒有走上自己的崗位，所

有最後一道防線上的弟兄們，全都「駭的」站了起

來，向老子致以最高的敬意，有敬烟的，有遞小

報的，有拍拍老子肩膀的，忙得老子不亦樂乎，

老杜也是倒履相迎，用跑步的姿勢跑到了老子

跟前，右手伸出來跟老子重重的握了三下，然後

很吃力地吐了底下這個字：

「God—God—God—God—God—」

向店主說明時，環境(最好與店主作私人的

威嚴的商談)態度(非常誠懇)語氣(溫和)

等却是非常重要的因子。(二)甲先辭走，乙

的職位當然有可能繼續下去。但甲的決定決不

是解決這問題的辦法，因為逃避解決，決不是

解決。(三)那全部要看店主的人格和良心。

照法律講，他當然有權辭職乙的職務(參看民

老子一面點頭，一面不迭的說着「Thanks

Thanks。」

先生一進來老子才又洩了氣了，聽了一段小

報，覺得毫無意思，于是頭往肩上一靠，還是打

個瞌睡養養神吧。

落課鐘把老子從夢裏喚醒過來，抹一抹口唾

，覺得這一課上得混身不得勁，對啦，還是溜吧

。

剛跑到大門口，忽然矮三飛也似的趕了過來

，把一張小紙頭往老子手裏一塞，老子一瞧：

「老楊：

弟等今晚開選東二二四號，公司性質，歡迎

參加。

老張，老杜，阿魏，矮三，小廣東，阿林：

……」

咄！閉房問老子怎麼能不來呢？這真是！老

子來不及回答，就一連串說了三個「ok」：

「[ok ok ok]」

後來老子忽然又想起了一句剛剛學會的外國

話，原來「[so long]」可以用來代替「[bye-bye]」，所

以老子握了握矮三的手，尖尖地喊了一聲「[so-

long—」就跑了。」

(未完)

法債編四百八十八條第二項)(四)除了說明

苦衷，請求他收回成命外，沒有較好的辦法。

(五)由甲向店主闡明己意，請求維持原狀，

假如乙僅以不離該店為本問題解決目的，那末

除了上述辦法作為最好的辦法外，第二個補救

的辦法，就是請求甲乙職位對調。這樣，店主

欲望滿足了，而乙也仍能在店內繼續服務。

新中國的兒女(四幕劇)

黎陽

第二幕

登場人物

楊彩芳 年廿七八歲，甚美麗。從前是電影明星，現在却在天津作舞了。

因為生活很特殊，所以人便顯得稍唐一點。似乎已經飽經世故，多少有些遲暮之感。行為機警，熱情和理智在她的身上平均發展，使她成爲一個美麗的典型。

小英 十八歲使女，她只不過是一個無知的孩子，所以還禁不起憂患和意外。

陳天翼 偽警察長，年三十餘歲。性情暴躁，缺乏判斷力。

王明德 年廿餘歲之警官，標準漢奸。性情狡猾，而貌陰險。

趙新民 年卅餘歲之警官，動作瀟灑，思想遲鈍，對於生活的認識極淺薄。

徐慕仁 見第一幕。與彩芳相戀。

時間：

距第一幕只有半日之隔，時間約在晚八點。

景：

這是一間很華麗的休息室，裏面的陳設都是廿世紀的流行物，沙發，煙架，小茶几，都佈置得井井有條，在在都可以表現女主人是一個聰明能幹的角色。靠右面的一個門是通臥室的，左面便是走進這間屋子唯一的門，舞台背面的牆壁上有兩扇窗，在夜晚如果開着窗門，晚間潮水的流聲便可以傳到室內來，因為這所洋房正是位置在海河的邊岸上，從窗口一直望

下去便看見滾湧的河水在激盪着，從早上到晚上從來就沒有休息過。窗簾是用名貴的絲絨做成的，似乎只有它們才能象徵女主人的溫柔與美麗。幕啓時，小茶桌上正放着兩杯喝剩下的殘酒，楊彩芳一個人靜悄悄地倚着窗門，身上穿着睡衣，腳下着拖鞋，用手撫摸着窗簾，背向着觀衆，似乎在想着甚麼。待了一會樓下鈴聲大作，楊慢慢轉身，凝神聽鈴聲。

楊 小英；趕快下去開門！

(小英應聲下，片刻後爲警長及警官二人入)

陳(進門後用目巡視室內一週) 對不起，楊小姐！因為這是上司的命令！

楊(鎮靜地) 上司的命令？這是甚麼意思？難道我犯了甚麼罪名，要勞你們幾位的大駕，把我請到公安局去嗎？

陳(躁急地) 不要跟我閒扯淡！趁早把他交出來，不然，連你一齊鎖了去！

楊(故作驚異) 他？他是誰？這裏除了我和小英之外，就沒有另外甚麼人！

陳(憤怒地) 不要裝算！(註即不要裝糊塗之意)趁早把徐慕仁交出來，省得老爺們自己動手！

楊 徐慕仁。原來你們要找的是徐慕仁，難道他幹了甚麼錯事嗎？

陳(不能忍耐地) 這些個你都管不着，老實告訴我們徐慕仁藏在甚麼地方！

楊(裝腔做勢地) 他嗎？始終就沒有來過！

陳(益怒) 胡說！你還想騙我們嗎？老實告訴你，我早已經派一個弟兄

監視他的行動，他親眼看見徐慕仁從一個飯店裏走出來，便走到你住的這所房子裏頭來了，難道你還想抵賴嗎？

楊(諷刺地) 也許你的那位弟兄恰巧是個近視眼，保不準他會看錯了，

而你們呢？也就相信了那個蠢驢的話！

陳（大怒，見王趙仍站立不動，乃大聲呼喊）：真是兩個死人！還不趕快到那間屋子搜搜去，還死在這兒做甚麼？（對楊）：這怪不得我，因為你自己太不爽快了！所以我們也只好不客氣，自己動手了。

（警官二人走入臥室，實行搜索。楊臉色鎮靜如常，陳滿面焦急，在室內踱躑，臥室內響聲，大做）。

陳（突然地）：假使我能夠給你一筆很大的數目的鈔票，你肯不肯答應把姓徐的那個小子交出來呢？

楊（微怒而諷刺地）：你小心看錯了人，舞女們雖然出賣身體，可是不出賣人格！留着你的準備票子（註準備銀行）奉承你的小老婆去罷！或者是等着上司做壽的時候留着它恭恭敬敬地送一份厚禮，說不定上司喜歡會昇你做公安局長呢？

陳（憤怒地）：她媽的！這是甚麼話？你竟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罵起老子來了。好！你等着瞧，等一會把徐慕仁搜到了，非重重的辦你一下不可！「窩藏亂黨」這個罪名，恐怕你總逃不掉吧！

楊（楊不做答，向陳望了一眼，鎮靜地拈起一根紙烟，點了後，放在嘴邊，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將烟氣向空中吹去，似乎感到了一種滿足。然後緩緩地走到窗口附近，推開了玻璃窗，望着天外的星子在出神，和陳的焦急做一個很好的對照。片刻後，警官二人從室內走出）。

楊（誤誣地）：辛苦了二位，你們想要找的徐慕仁，想必是已經網好了，現在暫且放在臥室裏，等你們的局長去親自查看，認認清楚了吧？

王（沮喪地）：真是奇怪！我們連地板縫都看過了，可是始終找不到徐慕仁的影子！

陳（憤懣地）：也許姓徐的那個小子根本就沒有來過。

陳（怒氣沖沖地）：混蛋！真是一對飯桶！連一個那麼大的活人都找不着，以後還當甚麼差！你們在這兒看好了她，不準動一步，讓我自己去搜！

（陳走入臥室，二警官目目相覷，都在提心吊胆地擔憂）。

楊（開玩笑地）：二位請坐呀！我看見你們兩位累得真够腫的！假使你們的太太看見了，還不定多麼心痛呢！

（二人驚覺自己之怯態，立刻裝出威嚴來）。

王：不許多嘴！將來總有一天讓你認得王大爺！今天你也許逃過去了，可是明天呢？誰也保不定你不會落到我的手裏來！

（臥室門開陳垂頭喪氣地走出，二警官心裏的石頭才算落了地）。

陳（抱怨地）：他媽的真氣死人！明明曉得那個小子藏在這兒可是偏偏找不到！

楊（挑釁地）：對不起！假使你們已經麻煩够了我的話，我想我應該進去換兩件衣服，再奉陪幾位老爺們，因為這樣穿着睡衣，睡鞋接見貴客究竟是不大合禮貌的呵！（說罷翩然走下）

陳：這件事真透着稀罕！明明是走進這所房子來了，可是我們偏偏找不着，真他媽的活見鬼！

王：看起來這個女人倒真有兩手！不用說，模樣兒長得漂亮，就是做事，說話，那一點又不透着機靈動兒，怪不得姓徐的那個傻小子拚掉性命纏着她呢。

陳：小王！辦公事要緊！現在這不是扯淡的時候，你如果瞞上了那個女人，那也很好辦！只要你把這件差事辦好了，上司方面交待得過去；我

一定替你做介紹人，乾脆拜她做乾媽，你賺好不好呢？（說完放聲大笑）

王（面現窘態）：局長！您又開玩笑笑了！下官一向不近女色，就是烟酒吧，也不過在應酬場中偶爾逢場做戲地玩那麼一下，所以下官自問，一向是只曉得認真辦事的！

陳（誤笑地）：得了，小王，狗以不了吃屎！只要公事辦得好，喜歡個把個女人又算得了甚麼？上次我到鳳仙那裏，就聽見老四說過，有一個姓王的警官跟她很好呢！

王（益窘）：也許……也許另外有……有一個……

陳：得了，小王！我一向就不干涉人家的私事！現在我們還是辦公事要緊，現在既然來了，總不能白跑一趟，總要把徐慕仁找着，方好交差，要不然恐怕咱們這點前程也有點靠不住了呢！

王（恭順地）：那是自然！下官們一定要盡力設法，（一眼忽看見小桌上有兩個酒杯，一個酒杯裏還剩有殘酒，另外一個却打翻了，立刻覺得

機會來了)。局長！您看見了嗎？這兒有兩個酒杯，杯子裏還有殘酒！這就是徐慕仁來過的最好證明！讓我們再來仔細搜一搜！

趙（癡愚地）要說也真奇怪！走進來這麼半天，現在才看見了這兩個酒杯。

陳（吩咐地）還是把那個女人喊出來，仔細地問一問，既然有了證據，不怕她不招出來！

趙楊小姐！請你出來，局長有話和你談！

（片刻後楊走出，已易裝，態度安然）。

楊（故作地）幾位老爺們還有甚麼貴幹嗎？

陳（戲演的倒不錯！真是大明星架十足！）（突嚴厲地）趕快把徐慕仁交出來，省得你自己受罪！

楊（仍鎮靜地）徐慕仁就沒有來過，假使來過了，你們也應該早搜出來了，難道我還真的騙了的這幾位能幹的老爺們嗎？

趙（暴怒地）放狗屁！趁早交出來，免得老爺們自己動手！

王（指酒杯）這兩個酒杯就是最好的證明！

楊（故作驚慌地）噢！這不過是……不過是我剛才喝剩了的酒……假使你們幾位老爺肯賞臉，我想……我想敬你們每一位一杯香積酒！

王我問你酒杯爲甚麼會有兩個？

楊因爲……噢！我的心裏亂極了，請你們諷諷我，我真是一個可憐的女人！

陳老實說，徐慕仁藏在甚麼地方？

楊（堅決地）他……他始終就沒有來。

王好！你以爲除了你能够知道他來了沒有以外，就沒有別人知道嗎！（說完走到房門按鈴）我想那個小孩子一定禁不起威嚇，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讓她說出一切。

（楊故作驚慌，片刻後，使女小英入）。

王不用怕！老實說出來，在半个鐘頭之前，有沒有男人走進這所房子？

小英（畏縮地看了看楊彩芳，然後驚慌地點了一點頭。）是的，老爺！

陳現在他還在這所房子裏嗎？

小英我想他沒有走出去，因爲我一直就在樓下靠近大門的一間小屋子裏

過衣服。

王你知道這個客人姓甚麼？

小英大概是姓徐，他是小姐的好朋友！

陳好了，你下去吧！

（小英走出，楊假做驚慌之狀）。

陳現在事情很明白了，你再嘴硬也不會有甚麼好處？老實說你把徐慕仁藏在甚麼地方？

楊他……他現在不在這裏。

王（着急地）逃走了嗎？

楊（突然怒憤地）這關係甚大事，我恨你們，爲甚麼你們要追趕一個無辜的人？他並沒有犯罪，也沒有做過不名譽的事情；如果你們仔細地想一想，你們全願諷他的。我們都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以爲替祖國爭自由，謀解放是有罪的吗？難道你們做了敵人的走狗，就一點也不覺得慚愧嗎？……

陳（大怒）住口，真他媽的，天生賤種！（出手槍）不給你點利害，你也不認識老子是誰？趁早說出來，徐慕仁逃到甚麼地方去了？

楊他……他逃到一個你們永遠找不到的地方去了。（忽然狂笑，）慕仁，我真替你驕傲，因爲這些走狗究竟找不到你了。

王（着急地）你是說徐慕仁已經死了嗎？

楊（堅決地）不，他沒有死，他的精神是永遠存在的，他的靈魂是整夜地伴纏着我！可是我們却只有在夢中相會的幸願了。（說罷黯然欲泣）

陳（以槍指楊）徐慕仁的尸身在那裏？

楊（神狀昏迷地）我不知道，我只看見他從這兒去……（說着指向窗口）走出去，就沒有回來！

（三人急奔向窗口，向下看，入目的只有波濤的急流和無邊的暗夜，三人的心都沉下了一塊鉛，陳垂頭喪氣地走到沙發上坐下）

陳完了，現在我們所能做的，只有把尸身找到，好歹交待上了算數。

趙您想想，這樣急的滿水讓我們怎麼找得到一條死屍呢？

陳（怒氣沖沖）飯桶！我找到得找，找不到也得找！否則你們兩個人的

飯碗，恐怕保不住了。

王（同時地）是！局長！

趙（同時地）現在我要到鳳仙那兒去謁一會，你們趕快打撈死屍！

趙是！局長

（陳先下，王趙隨後下，楊一人枯坐沙發上，陷入沉思。片刻後小英入。）

小英（泣容滿面）對不起！小姐！我剛才實在吓昏了，我不該告訴他們，說徐先生來過了。

楊（憐憫地）噢！好孩子！不要哭了，我完全原諒你！

小英（悲哀地）他們臨走的時候，告訴我，說徐先生已經跳河死了，您知道我心裡有多麼難過？

楊小，英，你看我難過嗎？

小英 您的臉色似乎很蒼白很疲倦！

楊 疲倦？也許吧！但是我並不難過！你知道我是多麼地快樂嗎？我好像要發狂，因為我做了一件偉大的工作！

小英 可是他們說徐先生已經……

楊 投河死了，是不是？但是那只是一個假的圈套，他們全上了我的當！你知道，從前我是演過電影的，而且還很紅過一時，可是後來呢？因為年歲漸漸大了，一般批評家就開始向我攻擊了，他們說：「請你趕快走出影壇吧！你已經失去了少女的黃金時代，我們再也不要看你那種過了時的演技了」。所以我一氣跑到北方來伴舞。現在呢，我才知道今天我的表演成績已經到了藝術的最高峯，那些批評家只不過是一羣瞎了眼的騙子！

小英 小姐，我並不明白！今天晚上我明明看見徐先生走進來的，而且沒有走出去，難道他會飛到天上嗎？

楊（驕笑地）得了，我的傻孩子！你覺得就跟那羣走狗們一樣！可是我是多麼地感謝你，因為救了徐先生的是你，並不是我！（說完了走到小衣櫃旁邊，從那裏面拿出一件四裝大衣披在身上，然後畢挺地在房間裏走了幾步，裝出男人的低音）。小英！你們的小姐在家嗎？噢！

在她的屋子裏嗎？……好極了！拿一杯酒和兩個酒杯來！

小英 真的和徐先生一樣！

楊 所以我說今天是我成功的表演！可是你知道嗎？我在路上被人跟着的時候，我的心，直要跳到嗓子外頭來，但是我還得裝出鎮靜的樣子，直等到我在臥室裏，好了睡衣，我的心才安定下來。

小英 是你假扮徐先生？您真是大才！

楊（得意地）你也不用恭維我，這樣的奸表演在舞台上實在是看不到的，因為這裏面關係着一個人的生死！一個國家的存亡！假使我失敗了，那麼徐先生也……早該他們牽到了，你知道這個城裏處處都是羅網，現在他們既然相信徐先生死了，也許搜查會鬆一些，說不定徐先生可以安然地離開天津到上海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

小英 您的意思是說徐先生從此便走了，不再來看您了嗎？

楊（引起感觸的）不，不是的！以後他還會來看我的，但是那一天却說不定了。我們爲了中國的新生要忍耐地承受着一切離別所能夠賜給我們的痛苦！我們雖然暫時不能夠相見，可是在心裏，我們是常常見面的，而且我們還可以彼此通信，互相表白自己的快樂和悲哀！難道我們還有甚麼不滿意的嗎？（說着漸漸走近窗口，倚倚窗櫺，對着激動的波浪出神）。小英！你瞧，河水永遠是這樣地流着，在黑夜裏永遠唱着同樣的歌，你知道，從前我是頂頂這種單調的聲音的，它讓我感覺到孤獨和遲暮，它讓我不安寧地睡眠和思想，可是自從他來了之後，情形全變了。

小英 您說的是徐先生嗎？

楊（夢幻地）是的，自從他來了，我才開始認識生命的美麗，我再也不討厭河水的潮聲了！我還記得他輕輕擁抱着我，在我耳邊低聲地說：「這些水，不論是遠處來的，近處來的它們每天都在對你說：『我永遠不會忘掉你！』彩芳，你覺得幸福嗎？』從此以後，我每天晚上都喜歡聽潮水的聲音，好像它們是我的好朋友！我覺得它們是世界上唯一的美麗的聲音！它們每天晚上都低低地告訴我：『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噢！慕仁！我是多麼地愛你！

（樓下忽有腳步聲，自遠而近，楊急握緊小英之手）。

小英 真該死！我剛才急着想跑上來，忘了鎖門。（楊面色微現蒼白，片刻

後，門開，徐慕仁着工人衣服走入。

徐（熱情地）彩芳！（轉向小英）小英！趕快下去，把門鎖好！（小英下）

楊（憤不自禁地）慕仁！你怎麼……

徐 我放不下心，所以我又冒了危險來看你，你能原諒我吧？

楊 慕仁！假使你愛我！你就應該趕快離開這所房子，因為走狗們是隨時可以光顧的。

徐 我想應該和你再相會一次，所以我就扮了一個工人跑來了。一路上我都是把身體貼在牆上，用牆的影子遮蓋着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來的，我看見巡夜的憲兵騎了車子在馬路上走，還看見值班的警察靠着電線桿子打盹，可是他們這羣狗，一個也沒有看見我，所以我不必擔心，現在我覺得很安全！

楊 你記得已經說過我們從此不再見面了嗎？我們要等待，我們暫時要忍耐地，承受一切難別的痛苦；一直等到有一天中國自由了，然後你再來看我。

徐（熱情地）可是我擔心着你的安全，甚於我自己的生命；即使我因為來看你而失掉了生命。我還是驕傲的快樂的，……

楊 不！你應該想一想別人會怎樣說，他們會說你這種犧牲是不值得的，是生命的浪費！我自問雖然沒有替祖國盡了甚麼神聖的義務，但是我却不願意因為我便妨害了你們的工作。我們固然不怕流血，然而總要他們付給一個相當的代價。假使你愛我，你就應該立刻離開此地；

徐（衝動地）彩芳：你知道我是多麼地愛你？我關心你的一切，我在高高看着你穿了我的衣服走出了旅館大門，我便擔心你會發生一種不可預料的危險；因為跟蹤我走進旅館大門的那個便衣偵探，又在跟蹤你了。我不願意因為我的緣故，讓你承受了甚麼虛驚，所以我便從茶房的手裏，買到一套舊衣服，扮做了工人來看你。假使你真的被捕了，我就坦白地走出來替你担保一切的罪名！

難道你就沒有想過像你這樣一個肩負着民族解放重任的人，你的生命是來得更有價值嗎？你一個人可以抵得起一百個中國人的生命，可是你却冒了萬分的危險，而所為的只不過是一個不足輕重，對於國家並

沒有盡過責任的女人！

徐（感情激動地）彩芳！不要這樣說！你同樣的是一個可敬的女子，你有你自己的偉大的人格！假使機會來了，你會替民族解放担負起更多的責任，你可以……

楊（阻攔地）不要再說下去，現在你要回答我一句話，你肯不肯立刻離開這所房子！

徐 我很願意聽從你的話，不過你的安全……

楊 這件事你完全可以不考慮，因為藝術上的最高峯今天已經達到了，我很容易地騙過了那羣走狗的眼睛，甚至於小英都把我認做是你了。所以你可以不必擔心，他們已經相信你是從這個窗口（指窗）跳去，和死神做了朋友，以後他們也不會再來麻煩我，因為我替自己想了

徐 你的確計劃得很周到！照理我應當鼓起勇氣踏上我的征途了；可是請

你想想吧！我們幾時才能再見面呢！五年？十年？也許我們會永遠不再見了！想着每天相會的人，會真的永遠地不能相見，我便感覺到一種不能忍耐的痛苦，它好像一塊千斤的重石，掛在我的脖子上，壓着我的身體漸漸地向下沉，一直到我躺在墳地上，然後才奪得了永久的安

靜！
我當然也很了解離別對於一個人所能引起的痛苦！可是我們可以用回憶和希望來滿足自己，因為只有在別離的時候，我們才可以用幻想描摹過去的歡樂和預約未來的歡樂。靠了別離，我們才可以知道我們的愛情，是一時的狂熱還是永久的摯誠！慕仁！你能够答應我趕快離開天津嗎？
(完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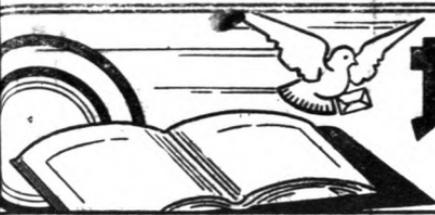
請

批判定閱
介紹交換

四十年代大事記(一九四〇年六月廿六日至七月廿五日)

項目	國	外	之	部
戰	國	外	之	部
事	國	外	之	部
政	國	外	之	部
治	國	外	之	部
國	內	之	部	
戰	國	外	之	部
事	國	外	之	部
政	國	外	之	部
治	國	外	之	部
<p>一、英軍採取攻勢——英軍於六月晚在海峽對岸登陸，採取攻勢，旋被德軍擊退。七月初，英國撤退海峽羣島防務。</p> <p>二、英法海軍交關——七月三日英海軍攻勢法蘭西艦隊，法艦隊奉有命令，保持航海自由，必要時可用武力。因此除斷絕英法外交關係外，法艦轟炸直布羅陀，希特勒允許取消停戰協定中之海軍條件，俾使其保留武裝。但亞歷山大艦隊已被解除武裝。</p> <p>三、飛機互轟——自德佔領法境以來，並無戰事發生，唯在地中海及海峽上空飛機互相轟炸而已。</p> <p>四、和平攻勢與薩爾斯會議——意外相兩次訪問柏林，希特勒以理智名義，呼籲和平，但遭英國拒絕。故於七月二十五日舉行薩爾斯堡會議，謀先解決巴爾幹戰結。</p>	<p>一、法政體變更——法政府自貝當政府成立，籲請光榮之和平，與德義簽訂停戰協定。自此以後，法政府趨向獨裁。七月九日，召開國會，授權政府，修改憲法，使適合目前情勢，並推貝當為第一任元首。</p> <p>十三日，貝當委賴伐爾為內閣總理。同時，前來諾內閣時之內政部長芒台爾，海軍部長剛秉基等前往倫敦，偕同戈特爾將軍，組織抗戰新政權，繼續抗戰。</p> <p>二、蘇聯歸還失地——蘇聯於六月廿七日要求羅馬尼亞歸還比薩拉比亞，比地原係蘇聯領土。於上次大戰後，被蘇聯所佔領。羅王卡洛爾立即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接受。歸還蘇聯失土，惟接收時，迦拉滋曾發生紛擾。同時，匈保亦陳兵邊境，躍躍欲試。意大利雖對匈保表示同情，然亦相勸切勿操急。五日，親德內閣成立，吉格都任總理，立此種國體變法法律，而轉向軸心國。</p> <p>三、立愛拉宜布成立蘇維埃政權——波羅的海沿海三小國於二十一日宣布成立蘇維埃政權，並請求加入蘇維埃聯邦。美國務卿威爾斯大舉抨擊。</p> <p>四、美國大選之展望——共和黨綱委會於六月廿五日開會，舉出威爾基為總統候選人，麥克萊為副總統候選人。</p> <p>民主黨大會於七月十八日開會，選出羅斯福為總統候選人，華萊士為副總統之候選人。</p> <p>共和黨通過黨綱為(一)反對參戰。(二)援助被壓迫之人民。(</p>	<p>一、鄂桂等反政情形——我軍自六月下旬對襄河西岸當陽以東之日軍主力，及宜昌、荊門、江陵一帶，採取攻勢，殲滅其外圍殘部。一面追擊武勝關，控制平漢路南段交通，一面並切斷漢宜路之交通。桂、日軍分兩路進攻，圖以龍州為目標，均被擊退。</p> <p>二、鎮海戰事——七月十六日，日軍砲轟鎮海，一度陷落。但自廿一日起，採取攻勢，廿三日克復。</p> <p>三、日機不斷轟炸重慶——重慶自上月遭日不斷轟炸後，日機仍數十成羣，不斷轟炸，使館大半被毀，中央大學亦大部被毀。</p>	<p>一、七中全會閉會——七月一日，重慶舉行國民黨七中全會，重申繼續抗戰之決心，於八日閉會。此次會議，對於外交軍事政治，並無多大決定。所討論者僅關於教育及經濟。議決中央黨部添設婦女部。並添設戰事經濟部。</p> <p>二、漢緬禁運——六月底，英政府日方之要求，如撤退上海公共租界及天津英租界之駐軍，及停止經由香港緬甸之運輸。英方初加拒絕。日方繼續提出，態度強硬。英政府初則試探蘇聯意見，蘇聯表示反對，是以英政府亦加以拒絕。嗣後日軍在香港附近登陸，封鎖香港，形勢緊急。撤退英僑民，並改任諾少將為港督。日方於此時，重申對於漢緬禁運之提議。英政府乃請求美法合作。然美英間亦有矛盾，故英政府不得要領。致於七月十八日，與侵略者妥協禁運三月。一方高唱反侵略而戰，一方又向遠東侵略者低頭，並謂此與中日和平有關。此數舉也，實有威脅中國屈服之意義。蔣委員長除申斥英方之不合理外，並命郭泰祺提出嚴厲抗議。事後美國亦表示反對。</p> <p>三、美國遠東政策之改變——自羅斯福書閣門羅主義以後，中國一部份對此大覺失望，謂此不啻為日人之「大亞洲主義」加一注脚。謂美國將改變遠東政策。雖經赫爾補述美國決不承認武力侵佔之土地，稍挽回一部份之情緒。唯帝國主義之真正面目，亦可略窺其一斑。</p>	

項目	政	治	經	濟
<p>國 外 之 部</p>	<p>三) 攻擊羅斯對於防務之成績。 民主黨愛和平之人民。 援助愛和平之人民。 民主黨謂門羅主義。 後補充謂不承認武力佔領之土地。 泛美會議開會之領土。 曾西半球內之領土。 不能解決中國事變。 以前有田外相發表外交政策。 以美來一黨之首領而組閣。 美增加近衛徒成首領而組閣。 通過額國防費——美在巴拿馬河兩端敷設水雷，防德意之侵入南美。並重蓋史汀生長陸軍，諾克斯任海軍。</p>	<p>八、</p>	<p>一、蘇聯改變工作制度——為應付危機起見，故加緊生產；(一)工作時間延至八小時。(二)每星期之六日工作制度，改為七日。(三)嚴禁未經許可之棄職。</p>	<p>四、蘇芬貿易付款協定成立——於六月二十八日簽字，規定貿易代表之法定地位及第一年貿易總額為一千五百萬美金。</p>
<p>國 內 之 部</p>	<p>四、宋子文在美接洽——宋子文赴美後，即與羅斯福、赫爾，等商談，開為接洽借款事。</p>	<p>六、農林部成立——陳濟棠為部長，宣誓就職。</p>	<p>一、增加捐稅——兩租界於七月一日，增加捐稅。 二、恐怖事件——自偽方發表所謂「黑冊」以來，租界人心，頗起恐慌。自此以後，暗殺綁架，竟於無日無之。社會人士如張旭等之被殺，陳三才等之被綁，馬元放等之被捕，申報館之被襲擊。甚至紐約時報駐東主訪員阿朋特以美國公民之資格，亦遭兩架而日人痛毆。工部局防不勝防，訴諸領事團開會消弭恐怖事件。</p>	<p>五、</p>
<p>國 內 之 部</p>	<p>五、重行確定外交路線——重行確定外交路線，為近日大部人士所熱烈討論者。法國於敗挫之餘，竟禁止運越貨運。英國亦向侵略者低頭，並含有威脅中國之意義，此種舉動，顯非友好之行為。故外部工作人員中，又見親德派抬頭。唯大部份均主張親蘇，因蘇聯始終忠實的援助我國抗戰。一部份人士如林語堂提議親蘇親美。</p>	<p>三、美日交涉——七月七日，日便衣憲兵十六人攜械擅入美軍防區，藉口保衛日將西尾，驅使破壞公共租界各國駐軍司令期之協定，致遭美軍逮捕。午後，日憲兵司令三浦親往道歉，領回日兵，旋以遭受虐待為辭，提出嚴重抗議，並發動各地日人響應，謂侮辱「皇軍」。實則此乃日方試探美國遠東政策之限度，故借題發揮，赫爾以此等地方事件，就地解決，不了了之。</p>	<p>二、土地局卷宗移交事——五日，工部局將上海市長、鴻鈞氏所寄存之土地局全部卷宗，竟移交偽方。此種行為，顯係不合法之舉動，故我政府通知工部局謂保留一切權利，並責其負一切由此而起損害之責任。</p>	<p>四、</p>



讀書園地

心頭底矛盾

趙肅

一隻手插在褲袋裏，一次二次的捏着那二張一元的鈔票，才在文化街頭，同時又是書店的門口。

書店職員在書堆裏踱來踱去，要是我沒有袋裏的二張護身符——錢——早就溜跑了。可是今天我是準備來買書的。這次不是來揩油的。

於是，我踏進了書坊，一本又一本的翻着書，我覺得每一本書都好，都值得買。可是，儲袋中的所有，買什麼書好呢？使我再也決定不下。

但經過許多次的決斷，和「精中再選」的結果，我

終於買了本「給青年作家」。挾着書出來，滿口默吟着編者的話。「……文學是一件怎樣艱辛的工程，在它的成功的因素中，才氣只占十分之一，而血汗却占了十分之九」。又滿腦袋計劃着：此後如何學習文學；怎樣利用暑假好好的努力一下，揮一遭「血汗」。而學習好這個戰鬥的武器。

走到馬路上；在身周圍的不再是書架，書桌；觸入眼簾的不再是書了。我的心清了一下，蕪地記起今天的目的。

平時，父親時常對我講世情：說將來世界上沒有本領不好喫飯，因此，為將來計，我輩應趁此好準備——當然他的所謂本領是：第一筆墨。第二算盤……囉。

我選他的訓誡，想買一冊珠算入門書，預備在這暑期中熟習珠算。

又跑了幾家書坊，末了找得一本「珠算捷徑」，我想，在牛個暑假中要習熟珠算，必需捷徑。於是，我毫不躊躇的買了，滿意地準備回家。

歸途，忽然想起自己的矛盾，不覺要笑出來。

從起初買的一本書看來，好似我有做一個作家的志，可是後來買的那冊書，好似又要習商了。自己却還覺得莫明其妙。

——這或者是心頭矛盾底表現！

現在擺在我面前的問題是，怎樣合理的解決

這矛盾，我到底還是做一個喊出時代的聲音底文學家呢？還是做一個專圖營利的商人呢？我到底決定了走第一條路，當然不是做一個空頭的文學家，而是做一個為改造社會而努力的战斗底文學家。

把「珠算捷徑」揣在一邊，我還是熱心地讀着「給青年作家」了。

征心二章

潤丹

(一)

我們的征心似箭呀
我已久久渴望於戰場的色彩
戰場的色彩是壯麗的
如同燎原的烈火
如同海濱的日出
如同萬丈懸崖的奔瀑
如同春天泛濫的河水
它是那樣的富有誘惑力

年青的墾殖者爲它誘惑
把古老的犁耙交給妻子
交給頭髮斑白的父親
茁壯的勞働者爲它誘惑
背棄了墳墓而喚醒的姻愛

以及吸去自己許多血汗的工具
活潑的學生們爲它誘惑

青澀地丟去佔有

會澀汗過自己無量心血的書本

跑出灰暗清冷的教室

奔忙在纏綿的廚房裏的

奔忙在茶樓酒館裏的

奔忙在情綿的繡眼裏的

奔忙在失望的衝巷裏的

各色各樣的人

許許多多的人

都給它誘惑了

給它的壯麗的色彩誘惑了

戰場的色彩，啊！戰場的色彩

而我——一個終日踴躍街頭的一無所有者

自更無力抗衡它的誘惑

唔，我已穿上我仰望已久的戎衣了

等南去的列車

欺我南去

我便得滋潤我的渴切的理想

遠望烽火瀰漫的雨天

我不禁好放肆縱的歡笑

這被纏綿好久的肆縱的歡笑啊

這蹦跳在內心的肆縱的歡笑

戰場的色彩呵

我的征心呵

(一一)

我的征心似箭呀
而不是欺我南去的列車

纏繞地去了

纏繞地去了

車廂裏踴擠着同我一樣裝束的人

我自己却因一個偶然的因素而沒有趕得上

你南去的列車啊

你不是軋碾過那鐵軌

你是沉重地軋碾過我的心坎

我爲攔阻與戰場暗面

而眩惑於無從忍耐的煩燥

煩燥是隻有力的手

抓住我，壓倒我，壓倒我，抓住我

像債主抓住他的拖期的債客

我期待欺我南去的列車

殷切甚於期待愛人的約會

我的征心似箭呀

你先我而去的朋友，踴擠在車廂裏的

請告訴我

正迷戀着戰場色彩的同志

說我來也就快了

今晚，或者明天

我便追逐着你們的後塵而來

一同渲染戰場色彩的光輝

戰場的色彩是壯麗的

戰場的色彩呵

於永福

候車室

來信簡覆

林商先生：對於「國際問題的基本原理的理

題解」，平心先生的「國際問研

究法」一書還是值得一讀的。至於對於「目前

國際時局的演變及其本質的分析」，那麼我們

介紹你喬木先生的幾個著作：「爭民主的浪潮

」以及「一九四〇第一季的國際」(以上二書

均新人出版社出版)。它們實爲近年來國人對

於國際問題解剖的最好的著作，一定能給你許

多收穫。又喬木先生的新著「西線的一生」(

即一九四〇第二季的國際)，也即將於最近出

版，同樣是你需要一讀的好書。

耿仲平先生：

對於你的問題，我們的意見

是採取否定的理由要脫離目前的職業(

覺得你並沒有絕對的理由要脫離目前的職業)

正像你所說你的職業還沒有成爲你的工作的決

定的妨礙)，而事實上說離了職業也許反而成

爲了你工作的妨礙。

你們的精神是可欽仰

的，你們的做法是完

全正確的，「將功贖罪」仍不失爲中華好男兒

。來信因過長，不便登，乞諒。

魯思，西蒙，汪漫諸先生：

(一)

此事若

係事實，自當力爭，但應注意二點，第一懂憑

猜想不足持，必須有相當證據，其次進行調查

時應注意技巧，不要打草驚蛇。(二)應該把

你們的小組擴展成全體同學的組織，才有力量

(下見四十八頁)

編輯者的話

(一)本刊七月五日出版了創刊號，照例是應該在八月五日出版第二期的，但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本期的本刊却一直延到九月五日才能和讀者見面，事實上是說期了一個半月，這是編者所深引為抱歉和不安的；而對於幾位熱誠地來探問本刊是否還繼續出版的讀者，我們更致以十分感謝，並且趁現在第二期出版的機會，用事實來告慰每一個愛護本刊的讀者。雖則孤島的環境日非，但我們一定爭取最後一個可能來使它維持存在。因為我們清清楚楚的認識，在此時此地，我們的讀者羣更是如何迫切的需要着正當的精神糧食，我們是決不放棄我們的義務的，我們只是要求讀者給我們以更積極的支持。

(二)本刊創刊號問世後，頗得讀者好評，這是我們非常興奮的。但關於定價方面，有些讀者認為太貴，這亦確是事實，在百物飛昂，生活程度提高四五倍的今天，把五角錢來買，本刊物價，實是一個不輕的負擔。我們對這點實也是深引為不安的，可是限於本刊經濟力的薄弱，而對照着報紙和印刷費的昂貴，價格方面是很難減低，我們只有多多充實內容，使讀者這實實的五角錢不是白費的。我們并相信讀者鑒於我們的實況，一定能原諒我們，并且支持我們。

(三)本期內容，每篇都值得一讀。司馬鋒先生的社論「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指出了一百年來世界和中國的交相聯繫的兩個革命規律的發展內容，這對於近代社會發展的理解提供了精闢的關鍵。國際問題的論述則不多，但射擊先生的一篇長文「英德大戰前夕的歐局總檢討」已包括了最近一個階段的國際時事的基本要點底整個分析，再配以思汗、劉達等諸先生的譯文，更能多方面的觀測了國際局勢的內容和演變。

學術文字方面，創刊號和本期都偏重了哲學，以後却希望能在各方面平均發展。本期的幾篇，尤明先生的「論哲學史」和華顯先生的「歐林哲學批判」，都有獨到的見解，而更屬難能的是黃特先生從本期起，特為本刊撰寫一個「歷史唯物論基礎教程」。在歷史大變動的今天，歷史唯物論的真理對於每一個求認明時代的必然者有何等重大的意義，黃先生的這一教程一定能在這方面提供很多供獻。

文藝欄本期因高挺先生的創作「一天」的刊登，而顯然較之創刊號為充實。高先生這篇文字對於當前孤島上某一份青年生活的刻劃之深，實在有非常的天才表現，而為現實文學不可多得的佳作。黎陽先生「新中國的兒女」底第二幕，也較第一幕進入於更為緊湊的階段。

四十年代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廿九年九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四十年代社

發行人 四十年代社

總經理 上海靜安寺路四四一號 新入出版社

電話三三九九八

本埠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光明雜誌公司 中國雜誌公司 兄弟雜誌公司

外埠特約經售處

具明 正興公司 桂林 大華雜誌公司 貴陽 讀新書店 重慶 華中國書公司 金華 東南圖書服務社 香港 大公書局 星加坡 上海書局

每逢五日出版 本期零售五角

定價 預定

冊數	本埠	外埠	國外
全年	五元	二元四角	七元
半年	二元六角	二元八角	三元六角

中法大藥房



總發行所

上海北京路一五八號
製藥廠
上海西大路七一〇號

電話

九三三二一 九三三二一
九三三二一 九三三二一
九三三二一 九三三二一
電報掛號●五七三

本藥房創立迄今垂五十年，除運售各國原料藥材醫器外科用具，並精製化學藥品，先製發仿製，研究，倡圖，精製，外，並，器，材，原，售，五，今，創，本
器，材，原，售，五，今，創，本
器，材，原，售，五，今，創，本
器，材，原，售，五，今，創，本

艾羅補腦汁	艾羅療肺藥	羅威乳白魚肝油	羅威麥精魚肝油	象牌麥精魚肝油	雙獅牌牛肉汁	雙獅牌童鷄汁	九造真正血	紅血輪	九一四內服新藥膏	九一四外用藥膏	九一四白濁新藥	龍虎人丹	救星復活水	象牌時疫水	雙獅牌殺蚊香	雙獅牌薄荷錠	
寧神安腦 益智補身	清肺祛痰 止咳化痰	美味無腥 滋補強身	滋補強身 肥體	大補氣血 強健筋骨	開胃健脾 調理氣宜	補血生精 調和百脈	補血生精 調和百脈	清血解毒 消腫止痛	清血解毒 消腫止痛	清血解毒 消腫止痛	清血解毒 消腫止痛	解脫防疫 人人必備	祛毒救疫 起死回生	祛毒救疫 起死回生	神效無比 驅蚊耐久	驅蚊耐久 驅除牙痛	驅除牙痛 靈驗立愈

雙獅牌花露水	羅威沙而	雙獅牌防臭水	中國寶丹	中法菓子露	羅威水菓鹽	羅威匹靈	古力晶眼藥水	滅痛藥片	胃寧藥片	孩兒面	精裝孩兒面	象牌牙膏	發髮藥水	家庭藥庫	旅行藥庫	嬰孩快樂片
清香辟穢 通鼻止癢	與毒盡傷 洗之立效	殺菌消毒 滅除蚊蠅	內服鼻吸 急救防疫	清潔解渴 消暑佳品	化使清血 降火利便	陽風發熱 一服即愈	速亦消腫 效驗如神	不含毒質 定痛如神	化食定痛 和胃整腸	粉質雪花 細嫩芳郁	軟性雪花 美容潤膚	潔齒固齒 防治蛀齒	滋養髮根 免髮脫生	良藥必備 小病自癒	藥性甘純 祛穢便利	化積消食 祛痰止咳

上海新出版人發行

思想生活

工作漫步

劉連著

本書是一本完美的青年修養讀物，就全書的內容看，可以說是關於新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實踐的基本知識。就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各方面都有所論述，而又用許多實際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問題，來作為這些科學思想的印證和運用。作者的筆調寫得非常通俗活潑，讀後易懂，關於現實問題的討論更屬切實深入，因此是青年讀者最理想的讀物。

本書的主要內容

- 基本修養
- 生活態度
- 工作指導
- 現實問題

自然、人類及其相互關係，關於社會科學的一般原則，社會現象的經濟基礎，對於經濟學的基本認識，對於政治學的基本認識，對於哲學的基本認識等等；
環境，頭腦專與環境，應有的生活態度，動搖即是毀滅，請不要走歧路，生活節制與工作節制等。
一面學習，一面工作。怎樣讀書，組織讀書會有什麼困難，為婦女工作人員進一言，要不要犯日記等。
怎樣在艱苦的環境下奮鬥？爸爸做了漢奸，談戀愛，怎樣進行戀愛。一個不滿意的婚姻及其解決等等！

實價九角
日內出版

日內出版

黃特劉連 合編

全書十五萬字 實價一元五角

本書乃就新興哲學的嚴謹完成者及繼承發揚者們，所寫著作中之最有價值最足代表的一些，摘錄它們的精華要義，除了必要的字面上或意義上的聯繫之外，又儘可能應用原書的字句所編成。因此實為原書的具體而微。而把這十多種新哲學的經典名著的重要內容和中心觀念集合在一起，則已包括了辯證唯物論體系的整個，而可以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于全面了，所以本書可作研究用，又可作參考用。

新哲學經典·名著的精髓

辯證唯物論體系

● 全書內容 ●

- 自然辯證法(恩格斯)
- 辯證法的邏輯(狄慈根)
- 社會和哲學的研究(拉法格)
- 史的一元論(普列哈諾夫)
-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普列哈諾夫)
-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
- 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列寧)
- 辯證法的唯物論入門(德波林)
- 伊里奇的辯證法(德波林)
- 關於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史太林)
-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史太林)
- 新哲學大綱(米丁)
- 索引
- 恩格斯)
- 馬克思)

上海新出版人發行

靜安寺路四一四號 電話三三九三九八